# 绝代双骄前传（完结版）

.

●（一）地灵庄

湖南，天香塘地灵庄。此庄位处湘江岸边，占地极广，田连阡陌。庄中房舍精致，花遮柳隐，真可谓世外桃源。

庄主「三湘武林盟主」铁无双，人送绰号「爱才如命」，须发皆白，满脸红光。此刻，他坐在庄院的花厅里，

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徒儿。左边的浓眉大眼，面膛紫黑，正是他的大徒弟上官天德；右边的面清目秀，温文有礼，

却是他的二徒弟兼女婿李大嘴。

原来，铁无双的女儿铁宝宝，人称「胖昭君」，虽然体态丰满，却端的有沉鱼落雁之姿，闭月羞花之貌。当初

上官天德和李大嘴，都想争做这东床驸马，但不料铁老头子选来选去，选中的竟是那武功只算得上二流、全凭一张

巧舌在江湖上混的李大嘴。上官天德虽然不服，但师傅所命，却也无可奈何。

今晚正是洞房花烛佳期，铁无双看着仆人在屋里屋外忙活，转头对侍立一旁的李大嘴说道：「贤婿，你先去准

备准备，等会儿切莫冷淡了宝宝。」皓月当空，烛影摇红。送走了闹洞房的人们，酒意微醺的新郎倌李大嘴喜孜孜

回到新房里，闩好门，走到新娘子身边，揭开了盖头。他原以为看到的是一张宜喜宜嗔、既羞且娇的美艳面孔，却

不料新娘子竟然冷冰冰的没有一丝笑意。李大嘴柔声道：「娘子，时间不早了，快点上床睡吧！」铁宝宝竖起柳眉，

没好气地说道：「你自己睡吧！我心里不痛快，想一个人坐坐。」

李大嘴问：「有什么事不痛快？说出来看为夫能否替你分忧。」胖昭君瞟了他一眼，道：「没什么。我有些不

明白，我爹为什么非要让我嫁给你？」李大嘴微感不快：「我文武兼备，风流倜傥，有什么不好？再说，今天我们

已经拜了天地，难道洞房花烛之夜就要为夫独宿空衾？」「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只好认命。但是，今天要不要

圆房，可要看老娘的心情好不好！」李大嘴勃然大怒：「良辰吉时，岂容错过。你如果再推三阻四，我就要霸王硬

上弓了！」言罢，他一把抱过铁宝宝，只听得指风飒飒，顷刻间如风卷残云，将胖昭君身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

裸露出一身白肉来。

但见那胖昭君，钗亸鬓松，红香散乱，点漆星眸里，滚动着晶莹泪水，羊脂玉颈内，冒出来微弱气息。两条大

腿，白腻圆润，光泽映人；一对粉臂，象两条刚刚出水的嫩藕，滑溜溜，甜滋滋地使人想要咬上一口。那臀部，那

膝盖，活似汹涌的水面卷扬起波峰，顺着腿的河床滑落下去，奔过坦荡壮美的腹部，在肚脐眼处打了个旋涡，然后

撞上两丛突兀而起的礁峰。

这荡人心魄的人体之美，顿使李大嘴欲焰熊熊燃烧，耳热心跳，馋涎欲滴。他大吼一声，握住了铁宝宝弹力十

足的一对豪乳，使劲地捏圆搓扁，随后又猛烈地吸啜着嫣红的乳头，并不时咬噬她雪白的乳肉。铁宝宝挣扎、扭动，

可是都无济于事。她感到自己的乳头已在李大嘴的吸啜下不知不觉地硬挺起来，同时阴道间也开始分泌出汁液。她

知道自己的自尊已荡然无存，不禁无助地扭动娇躯，希望阻止李大嘴的继续进攻。

李大嘴放开胖昭君，飞快地抖落掉自己身上的衣服，精赤着身子又抱住了铁宝宝，他大腿紧压住铁宝宝的玉腿，

阻止她下身扭动，同时将火热的龟头紧紧抵在她那被迫张开的蜜穴上，借宝宝的扭动磨擦她的肉缝。剧烈的运动令

宝宝早已香汗淋漓，不得不放弃了抵抗。

乘着她气力不继，阴茎已慢慢挤开了铁宝宝的肉缝，一点一点地插入她的阴道之内，直到火热的龟头狠狠顶在

她的花心上。李大嘴满足地停下来，静静享受着成功进入的快感，体会着胖昭君温暖紧窄的肉壁正夹紧他的阴茎，

不断地吸啜套弄着，一丝又一丝爱液渐渐如潮水般涌出，令他的抽插加倍顺滑。

李大嘴喷着粗气，开始了最后的冲击。他一口气狂抽了五、六百下，骤感全身一阵抽搐，对着那开合着的娇嫩

子宫口，将体内的欲望尽情地发泄了出来。包含着无数小生命的奶白混浊精液全撒入铁宝宝那急需填满的子宫之内，

充实里面的每一丝空间，然後才慢慢地由子宫口倒流而出，沿着阴道、阴唇，再由那雪白浑圆的大腿，缓缓地流落

床上。李大嘴筋疲力尽地放开胖昭君，酒醉加上疲累，使他很快鼾声如雷，进入了梦乡。

月斜星稀，夜阑人静。不知什么时候，李大嘴从酣梦中惊醒。他伸手摸摸旁边，却摸不到铁宝宝的丰满肉体。

他蓦地睁开眼睛，望了望周围，新房里果然没有胖昭君的身影。时间大概已是子夜了，胖昭君到哪里去了？新娘子

洞房花烛之夜不知去向，他该如何向老岳父交代？李大嘴心里一急，赶紧起床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寻找。转过几道

回廊，他突然隐隐约约听到有男女调笑的声音。他定下神来，仔细分辨声音发出的地方，却认得是师兄上官天德的

睡房。李大嘴心中起疑，急忙放轻脚步，靠近窗前，用小手指蘸着口水，在窗纸上点了个小小的月牙洞，凝神看去

——这一看，气得他心头无名火忽喇喇燃烧，鼻孔唬唬冒烟。

烛光下的大床上，隐约可见被翻红浪，帐漾银波，一阵阵男欢女爱的戏谑之声，直钻进他的耳朵。听声音，男

的是师兄上官天德，女的却正是自己刚过门的老婆胖昭君铁宝宝！再仔细看，铁宝宝犹如酒醉杨妃，裸露一身白肉。

她爬在床上，屁股蹶起，只见她那肥圆的屁股下露出一条鲜红的阴缝，两片肥大的阴唇裂开着，不断有淫水从里面

流出。而上官天德挺着那条长大的巨物，在她臀后奋勇抽插，两手则从两侧绕到铁宝宝胸前，恣意揉捏着那两座高

耸的乳房，嘴里还不停地调笑道：「师妹，你觉得师兄这根如意金箍棒是否比李大嘴更厉害？」铁宝宝轻「啐」一

声，嗔道：「他哪能跟师兄你比嘛！」两人干弄了一会儿，上官天德说道：「来！我们换个姿势。」他坐到床沿，

让铁宝宝坐到他膝头上，用手帮她分开阴唇，叫她对准那通红发亮的龟头，慢慢地插进自己的阴穴。铁宝宝依言而

为，轻轻地扭动着屁股，让阴茎在阴道里滑动。

上官天德则用双手把玩着她的大奶，时不时还伸出嘴巴去吸吮乳头。铁宝宝屁股的扭动速度越来越快，随着白

嫩屁股的扭动，她那对硕大的乳房也开始飞快的颤动着，脸蛋绯红，一双妩媚的杏眼，微微闭合着，脸上完全是一

种美爽之至的表情。她很快就高潮了，瘫软在上官天德的怀里一动不动。两人正在千般恩爱最难丢，万斛相思今日

了之际，猛听一声巨响，房门被强力踢开，紧接着「蹬蹬蹬」脚步声骤起，李大嘴已屹立在床前。上官天德与胖昭

君一阵慌乱。但不过片刻，他们便镇定如常，冷眼瞧着李大嘴，看他如何施为。

李大嘴咬了咬牙，恨声道：「你、你二人竟敢做出来了……」「你要怎样？」上官天德与胖昭君反而咄咄逼人。

李大嘴竭力抑制，语声中充满了悲愤之意：「念在铁老英雄爱才如命，待我恩重如山，只要你二人从此改过，洗心

革面，不再暗中苟且，今日之事，一刀两断，我、我可以闭口不提。」「哈……」胖昭君大笑着说道，「你想要我

做你的老婆，我就要你做活乌龟！活乌龟，哈……！」上官天德也讪笑着说：「你素以才子自居，难道连癞蛤蟆想

吃天鹅肉这句话也不懂么？快给我滚了出去，别来打扰我们的好事！」李大嘴身子一阵狂抖，这是忍无可忍、却还

在忍的缘故。

胖昭君见状，更加放肆，浪声浪气嬉笑道：「听到没有，叫你滚出去，别来管我们的事。李大嘴呀李大嘴，不

怕你刁似鬼，也只喝得老娘的洗脚水……」「你们、你们休得逼我动手！」李大嘴恨不得吃了他们，发出警告，声

音仍在颤抖。

上官天德报之以一阵狂笑：「就凭你那两下子，也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李大嘴平时尽管巧舌如簧，这会儿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胖昭君还在极力撺掇：「你给他点颜色，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上官天德长啸一声，

赤裸着身子从床上飞起，落到桌旁，握起搁在上面的剑。与此同时，李大嘴却一动不动。上官天德狞笑着一剑刺向

他肚腹的「中脘」穴。

李大嘴手掌一抬，竟紧攥住了对方的剑尖。上官天德神色大变，身子如同筛糠，颤声惊呼：「阴风黑沙掌！」

李大嘴那只抬起的手自「曲池」以上已变得漆黑。这正是铁无双的祖传绝招「阴风黑沙掌」，以徒手搏兵刃，如弄

草木！上官天德没料到师父竟将这手不肯传授给自己的功夫暗中教给了师弟，刚嘀咕一句「师父恁地偏心」，李大

嘴的掌风已凝聚着百倍仇恨，朝面门劈到。他简直无法抗衡，惨叫一声，往后便倒，眼见是不活的了。胖昭君悲怒

交加，裸着丰满的身子跳下床，不顾一切地扑向李大嘴，又哭又骂：「你敢杀了他，我要你赔——」一个「命」字

尚未出唇，她已闭上眼睑，倩女离魂。「阴风黑沙掌」给她送了终。

李大嘴恨犹未消，尤若得了失心疯，怒吼着：「我不吃了你这贱妇，难消心头之恨！」随即运掌如刀，竟然真

的在胖昭君那坚挺高耸的乳间抓下大大一块细皮嫩肉，随手丢进大嘴，一阵狠嚼，吞下肚子里去。饶是如此，还不

足以解恨，偏头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铁宝宝尸身拖进香厨，一阵刀劈手扯，竟丢进锅里，煮将起来。

这一阵，天香塘地灵庄已是人声鼎沸，闹翻了天。两个丫头发现了铁宝宝与上官天德的尸体，喊醒了全庄上下。

除了铁无双烂醉如泥，所有人都在搜捕凶手，顺着地下的血迹，一路找进了香厨。李大嘴被堵在屋内，无路可逃。

他的醉意经这一番折腾，早醒了几分，朝众人嚷道：「你们要抓我去处死，等我吃了老婆的肉再跟你们走好了！」

他伸出手掌抓起锅里的人肉，也不怕烫，狠狠咬了一口：「妈的，好酸！」人群中爆发出刺耳的尖叫。他们瞧见李

大嘴竟然吃人，一个个吓得面色如土，掉头就跑。

李大嘴初时莫名其妙，继而大悟，喃喃自语：「妈的，吃人原来能令人害怕的，这倒也蛮不错嘛！」他举起人

肉大啖大嚼起来，仿佛那肉变成了珍肴美味，也不觉得酸了。酸味能解酒，人肉吃下，醉意全消。李大嘴犯愁了：

若待铁无双醒来，必为女儿报仇，不将我大卸八块，煮熟了拿去喂狗才怪呢！恶事已然做下，江湖中已无容身之处，

别无选择，眼前只有唯一的一条路——恶人谷。

主意打定，他迈步走向庄外，朝远远躲在暗处探头窥视的人们喊道：「喂！替我转告铁老丈人，小婿不辞而别

了，他老人家若是想念我，就让他捎封信到恶人谷来！」言罢，他大摇大摆而去。没人敢吭声，连呼吸都屏住了。

戴月披星，日夜兼程。从此，恶人谷中又多了个恶人。

●（二）恶人谷

恶人谷！这是个能令孩儿闻之不敢啼哭的恐怖地方，也是个天下闻名、名侠辈出的古战场。它地处昆仑山西麓，

巉岩峻拔，道路崎岖。

时当正午，是阳光能够照进恶人谷的唯一时候，幸好恶人谷中的人本就不喜欢阳光，太阳露面的时候越少越好。

入谷的道路曲曲弯弯，蜿蜒起伏。来到谷口处，一方石碑突兀立在道旁，上刻两行大字：入谷入谷永不为奴谷中的

小酒店里，大门半开半闭，一阵阵酒菜香味飘了出来。酒店的厅房布置得十分雅致，五、六张八仙桌旁只坐着一个

顾客。她明眸皓齿，巧笑嫣然，秋波四溢，貌似妙龄少女，天真无邪，但实际是成名多年的一代女魔，人称「不男

不女」的屠娇娇。

酒店掌柜矮矮胖胖，笑脸圆圆，正是恶人谷「十大恶人」中的「笑弥陀」哈哈儿。他送上酒菜后，便坐在屠娇

娇旁边，轻轻抚摩着屠娇娇搁在桌上的纤纤玉手，色迷迷嬉笑道：「娇娇，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我？」屠娇娇向他做

了个媚眼：「人家想念你嘛！」哈哈儿哈哈大笑起来：「别给我灌迷药了！谷里新来的李大嘴人物倜傥，文采风流，

你别是想念着他吧！」「李大嘴？」屠娇娇嘻嘻一笑，「我怕会给他囫囵吞下肚子里去！」她抓住哈哈儿的手，夸

张地放在自己丰满高耸的酥胸上：「来，你摸摸看，一提起他，我的心就砰砰乱跳呢！」哈哈儿的手隔着薄如蝉翼

的衣服，顺势抓住了屠娇娇富有弹力的乳房，使劲地揉搓起来。在恶人谷，他们两人暗中有一腿，早已是公开的秘

密。这会儿，两人嘻嘻哈哈调笑了一阵子，哈哈儿站起身，在屠娇娇吹弹得破的嫩脸上拧了一把，说道：「厨房里

还在煮东西，我得去看看。娇娇，现在反正没顾客，你也去吧，我还有件东西送给你。」「好啊！让我看看是什么

稀罕物件儿。」屠娇娇也站起身，袅袅娜娜地跟着哈哈儿向后面的厨房走去，身后带起一股如兰似麝的香风。

「咦！锅里没有煮东西呀！」走进厨房，屠娇娇惊异地叫起来，「你把我骗到这里干什么？送给我的东西呢？」

哈哈儿走到她身后，双臂环抱着屠娇娇，胸部紧贴着她的背部，高高翘起的肉柱儿也趁机贴近她的浑圆的大屁股，

隔着裙子碰触了一下。然后，他撩起屠娇娇的裙子，触手所及竟然是一大丛乱蓬蓬的野草。「哟！你连内裤也没穿，

可真骚呀！」哈哈儿说着，另一只手松开自己的裤带，把自己那条又长又大的东西掏了出来，瞄准屠娇娇雪臀中间

那条深谷小径，「滋」一声插了进去。「娇娇你看，我送的稀罕物件儿来了！」屠娇娇骤感阴道内插进一根粗大滚

烫的肉棍，忙双手撑在灶台上，俯下身子，翘着圆圆的屁股，转头对他妩媚一笑，说：「原来是这物件儿，我早领

教过啦！」一边说，一边向后扭动屁股，迎送哈哈儿的抽插，只感觉阳具的每一次插入都差不多触到了子宫最深处，

时不时碰到里面敏感的软肉，激起她强烈的快感。

哈哈儿越干越猛，但觉屠娇娇那两片阴唇一下下地收缩，恰如她的樱桃小嘴般紧紧咬着阴茎的根部。他上下挺

动腹部以迎合对方骚浪的阴道，一双魔手不甘寂寞地狠狠探入屠娇娇的湖丝肚兜内，恣意地捏揉把玩着屠娇娇那对

上下晃动的大乳房，直把红嫩的小乳头捏弄得硬胀挺立。

两人缠绵亲热了十几分钟，终于，在最后的高潮到来时，哈哈儿将整个阴茎深深地埋入屠娇娇的阴道，随着眼

前金星乱闪，精液不可抑制地狂涌而出，深深射入屠娇娇的花心深处。屠娇娇也是全身痉挛地颤抖，粉白滑嫩的手

拼命将哈哈儿紧紧搂住，嘴里发出一串如痴如醉含糊不清的呓语。

雨散云收之后，两人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刚想出去，忽听外面有人叫喊：「哈哈儿，杜老大要你马上到恶

人堂集中，有外敌入侵！」话音忽断忽续，飘飘渺渺，倏忽而逝，不是「半人半鬼」阴九幽还有谁！

恶人堂是一个巨大的山洞，里面阴郁晦黯，蛛网尘封。哈哈儿和屠娇娇赶到那里的时候，其他恶人已到齐了。

当中的虎皮交椅上坐着一人，身材又瘦又长，一身雪白的长袍，双手缩在袖中，面色苍白，白得已几乎如冰一般变

得透明。他便是以「血手」威震武林的恶人之首杜杀。

其他恶人高矮胖瘦各异，内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个轻衫绿裙、鬓边斜插着一朵红山茶的少女，她那妩媚妖艳的

笑容，美得象花，甜得象蜜，此刻却用一方香帕遮住鼻孔，似要挡住这洞中腐烂发霉的阵阵臭气。她名叫萧咪咪，

在江湖上有个响亮的绰号「迷死人不赔命」，即使是「二十四孝」中的孝子，只要被她迷上，也会把老子娘全给卖

个精光。

杜杀挥了挥手，止住大家的喧闹，开言说道：「众位兄弟，我们恶人谷日益兴旺，但许多仇家也纷纷找上门来。

据报，我们的近邻『昆仑七剑』近日飞鸽传书给中原武林，称他们不日将出发扫荡恶人谷。现请众位兄弟商量如何

应付。」恶人们七嘴八舌地叫嚷起来：「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干他娘的！」杜杀还未答话，忽然气氛骤变，两个

人踉踉跄跄闯进堂来，惊慌失措地指着洞外喊道：「来了！来了！昆仑七剑杀进来了……」十大恶人齐声呐喊，冲

出恶人堂迎战。他们在自己的地盘里，再加上恶人谷其他形形色色的恶人无不痛恨入侵之敌，纷纷为他们摇旗呐喊，

擂鼓助威，可谓声势浩大，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并不畏惧，谈笑自如。

昆仑七剑——天穹剑客、星辰剑客、风雨剑客、雷电剑客、烟霞剑客、云雾剑客、霜露剑客——同仇敌忾，直

捣魔穴，北斗七星剑阵如山峰巍然屹立在十大恶人面前。

李大嘴以军师姿态出现，指点着北斗七星剑阵说道：「此阵暗藏玄机，能敌万人，若正面攻之，必难获胜。我

方须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同时攻击。喂，各位，阵势当中的那个天穹剑客，武功为七剑之首，肉也一定最好吃，

到时候，你们可别跟我抢哟！」萧咪咪恶心地说：「这七个道人一身臭汗，亏你还吃得下去，全归你包了得啦，送

给我，我还怕倒胃口呢！」「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嘻嘻笑道：「就照李大嘴说的办。不过，我们得推举一人打头阵，

吸引住七剑的注意力，其他人才好动手。」萧咪咪抢着说道：「既如此，就先试试我的销魂美人功好啦！」她笑容

可掬，迎着扑面杀气，刺眼剑芒，坦然走向北斗七星剑阵，步履是那么婀娜，腰肢是那么轻盈，仿佛闲庭信步。

昆仑七剑愣了一愣：这是谁家的少女，怎么跑到恶人谷，跑到这生死战场上来了？萧咪咪忽然跳起了销魂艳舞，

外衣、短裙、内衣……一件件离开了她的身子，飞向七剑，眨眼间，只剩下一件肉红色的贴体肚兜。她钗亸鬓松，

红香散乱，粉臂光洁，玉腿轻扬，纤腰扭动，象一幅绝顶妖姣的美女思春肖像，又象个狐媚魔道的小荡妇。随着她

手脚的曼妙舞动，胯下胸前春光四泄。她使出了名妓奇娼的看家本领，她动用了征服过无数男子的最佳武器。她风

情体态无一处不风流灵巧，顾盼生辉更显得魅力无穷。

七剑客目瞪口呆。他们都是出家人，奉行戒淫的清规，以为色亏行止，欲损精神，而视淫邪为万恶之首，哪里

见过这种赤裸裸的引诱？何况这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是在两军对垒之时！一时「善哉善哉……」之声不绝于耳，

七位剑客将七柄长剑舞得劲风呼呼，如同筑起一道防身屏藩，使人无法靠近，纷纷扭过脸去，以抑制心旌摇荡。观

战的李大嘴见状，顿时急了，嚷道：「糟了，他们剑锋在前，眼光向后，我方如何偷袭？这人肉怕是吃不成了！」

一旁的屠娇娇早按捺不住，眼见萧咪咪出尽风头，那女性的妒忌已油然而生，看七剑客转过脸去，她腰肢轻轻一扭，

飘到了昆仑七剑的眼前站定。

七剑客又是一愣：从哪儿又来了个如此温柔、如此美丽的女子？只见屠娇娇扭了几扭，身上的遮羞之物早不知

去向，她也成了个裸体女神！

她在这恶人谷中，如同在母亲的怀抱里嬉戏，又象是山神的情侣，在心爱的情人面前奉献自己。她炫耀风姿月

态，玉质冰肌，天然生就；她卖弄雨意云情，娉婷袅娜，鬼斧神工。雪白而透红细腻的肌肤，无一点瑕疵可寻；结

实而玲珑的玉乳，随舞蹈在起伏不定；均衡而有曲线的身材，平滑的小腹，修长浑圆的大腿，令人遐想的三角地带，

更是上天的杰作，象深山中的幽谷，未有人踪，清幽的很。

浅沟清泉从上面淌过，亮晶晶的，一闪一闪，蔚为奇景。昆仑七剑春色入眼，又是一阵目眩，忙不迭瞑目念了

一串「善哉善哉……」「不好！」天穹剑客猛醒，情知中计，失声惊呼，正要下令出击，已经迟了。十大恶人已抓

住北斗七星剑阵露出的破绽，领着众多小恶人从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凶狠杀来。七剑阵势一乱，威力顿减，各

自为战，寡不敌众。

云雾剑客疾呼：「众位兄长快快突围，我来断后！」他奋起遍体鳞伤的身子，左冲右突，恰似困兽狂斗。天穹

剑客急向星辰、风雨、雷电、烟霞、霜露五剑靠拢，协力杀开一条血路，锋残剑缺，精疲力竭，终于逃出谷口。回

头一看，六位剑客猛发出齐声惨叫，痛不欲生：远处尚未逃出的云雾剑客已成了个肉球，被十大恶人你踢过来，我

抛过去，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六剑呐喊一声，拼死杀了回去，从乱军中抢回已奄奄一息的云雾剑客，互相保护着，

这才慢慢退出了恶人谷。

云淡风轻，月冷星寒。激战后的恶人谷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武林白道意欲扫荡魔穴的行动第一次遭受到重挫。

「恶赌鬼」轩辕三光一如往昔开始狂赌烂赌，哈哈儿和屠娇娇也跟过去一样调笑偷情。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更大的

风雨，将猛烈地向整个江湖袭来！

●（三）神农架

就在恶人谷崛起江湖的同时，另一伙凶神恶煞也在中原武林道上横空出世。

「十二星宿」，他们以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一经出现，便几乎使天地为之变色，山河为之颤抖，任凭

一流高手，也谈虎色变，噤若寒蝉。他们把好不容易才平静了二十年的江湖又搅得稀里哗啦。

泰山打擂时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第一霸混世魔王，一夜间陈尸运河堤岸；天下无敌的夺命金刀，在大庭广众之中

暴尸街头；纵横江湖的追魂骷髅，莫名其妙死在他卧虎山庄的秘室床上；就连「天下第一庄」的欧阳老庄主，也在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血洗灭庄，自己一缕阴魂幽幽进了地府。

事后的调查表明，这些血案几乎都与「十二星宿」有关。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犯下累累血案，究竟是为

了什么？

三峡以北，长江和汉水之间，横卧着华中最高的原始山林——神农架。相传远古时代神农氏炎帝曾在这里遍尝

百草，医治百病，由于千峰陡峭，万壑深切，只好搭架上下采药，因而得「神农架」之名。

这里远眺云山茫茫，烟树苍苍，起伏幽远，一望无际；近看无数古树，参天覆地，各种花草，争艳竞芳；遍览

瀑布挂彩，岩洞献奇，珍禽飞鸣，异兽出没。

几位武林耆宿——弥十八、俞伯牙、萧女史、韩湘子、南郭生——便隐居于此，不食人间烟火。

这天早晨，萧女史独自来到号称「华中第一峰」的大神农架主峰，苦练她的「娥皇十八变」新招。她在那云雾

缭绕，相传为古神农氏搭梯上天的地方练了一阵后，坐到流泉边饮水小憩。看着泉水里倒映出的乌发如银、衰颓伛

偻的老妪，她忽发奇想：为什么不试用一下新招，看看自己能否返老还童？她急施展「娥皇十八变」神功，双手伸

进仙泉蘸湿，在脸上左一擦，右一抹。奇迹顿时出现！泉水里映照出一张黛眉笼翠，颊艳荷花，樱唇绽朱的美人俏

脸，就象一朵含露欲滴的白莲花。

萧女史刚欲笑，忽又蹙眉：脸蛋虽然变年轻了，可这手上还是筋暴暴，身上也是皱巴巴呀！她解脱衣裙，身子

全裸，躺卧在泉水中，以石当枕，满头秀发乌云般散布在青灰色的岩石上，微合双目运起「娥皇十八变」神功，双

手不断摩擦着自己的身体。那种感觉，就象是被情人的手在抚摸着。渐渐地，她的修长玉腿变得圆润而富有弹性，

全身肌肤也开始充满青春的活力。

蓦然，传来一声狗吠。在峥嵘磅礴、破天遏云的华中第一峰上竟有狗吠，已是骇人听闻，而这声狗吠更与众不

同，似有一种妖异之气。萧女史心头诧异，睁眼看去，蓦见林中跃出一团黑影，仿佛是一人一马，仔细看时，却是

只金丝猿猴骑在一只白牙森森的大狼狗上。狼狗虎躯狼吻，竟比常狗大了一倍，喉中不时发出低吼；金丝猿猴则是

火眼金睛，目光中有种说不出的惨淡绿色，诡异非常。一猴一狗走近泉边，金丝猴「吱」地一声叫，凌空在狗背上

翻了个筋斗，落在泉边，一双猴爪疾抓起萧女史的衣裙，又连着几个筋斗，翻向远处。

萧女史一急，赤裸着身子跳出泉水，飞步欲追。哪知那巨犬发出一声厉吼，扑向萧女史，一排森森白牙，直往

她咽喉咬了过去。萧女史慌忙闪避。那巨犬身子虽大，动作却出奇地灵敏，前脚一剪，已掉转头来，又向她扑去，

那排白牙几乎触着她的肌肤，巨犬血盆大口里喷出的腥气令人窒息。萧女史大怒，一招响雷劈山双掌合力佯砸巨犬

天灵盖。巨犬急跳开时，她左腿狂风断树、右腿铁牛耕地同时踢出。巨犬颚部挨了一下，翻滚在地，狂嗥不绝。

一声呼啸，那金丝猴已将衣裙挂在高高树梢，凌空飞跃而下，扑向萧女史，一双猴爪闪电般直取她的双目。萧

女史急以挡风仙人掌击开金丝猴双爪，接着便是仙人指路、神仙照镜、小鬼斩妖……一连攻出数招。那金丝猴纵跃

如飞，轻灵异常，萧女史的招式击它不中，而它那双金光闪闪的爪子，却始终不离萧女史双目三寸处。萧女史火冒

三丈，只恨自己忘了将那支神魔玉箫带在身边，眼见仅凭拳脚功夫，难以奈何两只畜生，急中生智，不顾全身赤裸，

一招落地霹雳，身子直直地仰面朝天倒了下去。

巨犬与金丝猴见她竟不出招，却似睡美人般躺下睡觉，不无疑惑，攻势便慢了半拍。说时迟，那时快，萧女史

双手伸出在地下一抓，一把泥土、一把草叶已在手中，挥臂一扬，漫天银龙金花洒起，如一张大网，迎头罩向两只

畜生。巨犬虽然凶猛，金丝猴虽然通灵，究竟都是畜生，怎能避得过萧女史这充满杀力的随手暗器。只听巨犬惨嗥，

金丝猴呻吟，负痛落荒而逃。

萧女史这才松了口气，一跃而起，欲飞身上树，摘取衣裙，却不料背后倏地响起一声轻薄的怪笑：「嘻……好

一幅巫山神女沐浴图！」赶紧返身跳进泉水，仅露出头在水面，定睛细看——山石后跳出八条人影，走近泉边立定。

领先一人身形瘦小，穿一件金光闪闪的袍子，凸颧尖腮，双目如火，笑起来嘴角几乎咧到耳根，三分象人，七分象

猴。

第二人肥头大耳，有两只突露的醋栗色眼睛，一个淫荡的塌鼻子，下巴翘起，舌头缩在两颗獠牙之间，活脱是

那只巨犬的孪生兄弟。其余六人则全是黑衣劲装，黑巾蒙面，只露出一双精光闪闪的眼睛。

「你们是什么人？」萧女史问道。黑胖子嘿嘿笑道：「原来你竟不知道我们『十二星宿』的大名，献果君、迎

客君便是我们二人……」萧女史摇了摇头，什么「十二星宿」，她确实没听说过，可是看这八个人的邪乎劲，却可

以断定不是善良之辈。献果君与迎客君只顾紧盯着泉水，那里面有依稀可见的美丽诱人的胴体：两只坚挺的玉乳、

顶部嫣红的蓓蕾、圆润修长的大腿、芳草萋萋的幽谷……「快滚开，无耻之徒！」萧女史发出喝斥。

献果君桀桀怪笑：「小娘子，快上来，陪咱兄弟们玩玩，那滋味包你终生难忘呢！嘻……」迎客君口角流涎，

淫笑着说：「小美人怕羞呢，来，咱们侍侯侍侯她！」说罢，踏进泉水中。其他人也不甘落后，一个个嬉皮笑脸，

跳进泉水里。萧女史退无可退，躲无可躲，眼看着八个男人，十六只爪子就要摸到她那丰满、白净、柔软的肉体。

她再也顾不得羞耻，纵身一弹，飞上岸来。瞧着她一丝不挂的模样，八张臭嘴笑得合不拢，十六只色眼淫火乱迸。

突见萧女史粉臂一探，随手折了根树枝，迎风一晃，宛如银丝长鞭，寒光杀气如炽，一招凝聚她全部内力的「狂风

断树」拦腰扫来，漫天杀机自那寒光杀气中暴射而出。

献果君大喝道：「好个『飞花漫天』，果然有两下子！」八条黑影，全部冲天飞起，然后向萧女史扑去。他们

若一个个分开来，武功还算不得一流高手，但八人久共生死，练有一套联手进击的功夫，却是非同小可。这会儿施

展开来，顿时令萧女史手忙脚乱，加上她又没有带赖以扬威的神魔玉箫，还在男人面前赤身裸体，不免羞怯，心理

上早输了一着。

迎客君见状，狂嚎一声：「八面威风！」八人自四面八方同时扑杀上去，饶是萧女史功力绝顶，经验老到，却

也无法同时化解四面八方的杀招。只觉左臂肩井穴上一阵酸麻，一声「不好！」还未叫出声来，便软绵绵委顿在地

上。

眼睁睁瞧着八条色狼围了上来，萧女史心如刀绞，万想不到近百高龄，竟落在这班贼孙子手中。罢了，宁可一

死，也不能受辱。萧女史双目一瞪，便要咬舌自尽，却突然听到几声惊天动地的怒喝，宛如晴天霹雳。转眼望，四

位老人足尖点着一棵又一棵树梢，凌空飞来，仿佛雷神天降。

不消说，是弥十八、俞伯牙、韩湘子、南郭生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到！原来，他们一早发现不见了萧女史，又见

她忘带护身玉箫，既怕她被深山老林的奇禽怪兽所伤，又想窥视她「娥皇十八变」的新招，于是一起寻踪而来，恰

好机缘凑巧，救了萧女史。

八个人被这四个老头的怒喝震得心魂皆落。如此行将就木的昏庸老朽，竟全无龙钟老态，仅凭这轻功就可知内

力非浅。片刻迟疑间，四个老人已冲到身边，只听「砰砰」几声，四个黑衣人已魂飞缈缈，到地府报到去了。献果

君与迎客君没料到有此骤变，不胜骇然。他们迅速对视一眼，发出两声唿哨，同时从身上掏出几件东西掷出，趁对

手后撤对付暗器之机，转身飞纵，逃之夭夭。

四个老头拨开暗器，等他们转头定睛看时，不但几个敌人已不知所踪，连萧女史也不见了。他们大吃一惊。「

我在这里！」身后传来萧女史的声音。四个老头循声看去，顿时哈哈大笑。原来，萧女史趁着他们交战之机，又藏

进了泉水之中，以掩盖自己赤条条的窘态。弥十八调笑道：「萧妹妹，老哥哥来给你擦擦背如何？」萧女史嗔喝：

「闭嘴！快把那树梢上的衣裙取给我。」俞伯牙忙纵上树梢，取下衣裙，搁在泉边。

萧女史又嚷道：「都给我转过身去。」韩湘子笑着赞道：「今日才知道萧姐姐有这般风流体态，真是妙不可言！」

南郭生嘀嘀咕咕道：「萧姐姐好偏心，别人看得，却不许我们一饱眼福。」俞伯牙火了，吼道：「都闭上眼睛，不

许看我的萧妹妹，谁敢睁眼窥视，当心我抠了他的眼珠子！」三个老头不敢违抗，乖乖地转过身去，俞伯牙也自觉

地闭上眼睛。就听萧女史一阵手忙脚乱地穿上衣裙，忽然大叫：「你们还傻站着干啥？还不快追！」就在萧女史于

神农架主峰遇袭的同一天夜晚，相距二百里地的神农架边缘李家集小镇上，一个黑影纵高窜低，飞越重重屋脊，最

后消失在小镇东头的王员外府邸里，飞进了千金小姐赛貂婵的香闺。

不一会儿，屋里的灯光亮了，出现在亮光中的是一个只露出两眼如鬼火灼灼的蒙面客。他掀开纱帐，里面的睡

美人顿时令他欲焰升腾。她是这样美：黑鬓鬓赛鸦羽的鬓儿，翠弯弯似新月的眉儿，檀口轻盈，杏眼清亮，瑶鼻粉

面生春，艳若桃李，花朵般的身儿，葱枝般的手儿，端的是妖娆倾国色，窈窕动人心。说什么楚娃美貌，西子娇容，

她就是九天仙女从空降，月里嫦娥出广寒。

蒙面客很快变成了狂蜂浪蝶，犹如风卷残云，不一会儿就将赛貂婵遮羞的布片剥得干干净净。接着，他将自己

的衣裤也脱掉，赤裸裸扑向那具欺霜赛雪的少女胴体。赛貂婵从梦中惊醒，徒劳地挣扎着，欲用双手推开压在身上

的蒙面客。但是，她的反抗更加剧了蒙面客的狂暴。

「滋」的一声，长驱直入的龟头重重地撞入了赛貂婵的幽径，迫使赛貂婵发出一下又一下惨烈的呻吟。阴道的

撕裂触动了她的每一条神经，感到自己的下体象插入了一根烧红的球棒，并正以连番的狠劲，搅碎了自己的内脏，

不由得张大了小嘴发出哀号。蒙面客不理赛貂婵的哀号，抓着她的一双椒乳，借力令玉茎更深入地轰击着赛貂婵的

子宫，小腹也一下一下地拍打着她的香臀，奏出最淫贱下流的抽插交响乐曲，配合着赛貂婵一声又一声的呻吟，简

直可媲美天籁。

一边抽插，蒙面客一边暗赞赛貂婵的阴道紧窄异常，光是插入就已经舒服得不得了，内里的肉纹同时一圈一圈

地缠上来，紧紧地夹着他的肉棒套弄，又吸又咬，令他爽得发痛，若是一般人的话，才插入便马上泄精也绝不出奇。

蒙面客一口气狂抽了五、六百下，满足地将抽插推上了最高峰，再重重地直捣赛貂婵的阴道尽头，对着那开合着的

娇嫩子宫口，一气将体内的欲望尽情地发泄出来。包含着无数小生命的奶白混浊精液全打入赛貂婵那急需填满的子

宫之内，充实内里的每一丝空间，然後才慢慢由子宫口倒流而出，沿着阴道、阴唇，再由那雪白的大腿，缓缓地流

落地上。赛貂婵的手仍在无力地推拒着，下意识中，她摸到了蒙面客刺在身上的一条龙。这是个龙魔！

夜深人静。魏无牙一身夜行衣着，也悄悄摸进王员外府邸里。他原是「天下第一庄」玉泉山庄的大管家，也是

「十二星宿」中的无牙君。玉泉山庄遭受灭庄之祸，便是由他作内应，里应外合做成的。几天前，他得到指令，赶

来神农架地区的李家集，接应献果君与迎客君一行，这天闲来无事，便想当一回采花贼，到远近闻名的大美人赛貂

婵香闺里快活快活。

魏无牙来到赛貂婵香闺窗外，忽然感到异样。他用舌尖舔破窗纸，眯上一只眼睛看去。一看之后，心头那把无

名火熊熊燃烧，势欲燎原。只见一条赤条条的汉子，正在肆意凌辱赛貂婵，而赛貂婵美目圆睁，怒火迸射，四肢却

是无力反抗。

窗外的魏无牙哪里按捺得住，飞起一脚，踢破木门，闯将进去。可是，他突然僵住了，岂止不敢上前，简直连

回头逃跑都不敢，尽管正在发泄淫欲的龙魔只扭头瞧了他一眼。但就是这一眼，而且是蒙着面、仅露出两个小洞、

透出目光的一眼，已使魏无牙认出了他就是十二星宿之王、号称「四灵之首」的无血龙魔！

无血龙魔任何时候都以蒙面客的身份出现，即令是在十二星宿聚会之时，听他发号施令之际，也是如此。在十

二星宿中，他与其他十位对无血龙魔只有绝对的服从，甚至服从到盲从。因为他们的功力加起来，恐怕也抵不过对

方。无血龙魔突然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不快活吗？」那声音洪若钟鸣，却显得有些刺耳。

魏无牙赶紧摇头，一颗脑袋摇得象拨浪鼓。无血龙魔不慌不忙穿上衣服，顺手扯了一床毯子遮住赛貂婵白如凝

脂的胴体，忽地一笑，说道：「看来，你不快活，因为你在沉默，我看你还想杀了我吧？」赛貂婵依然冷若冰霜，

不发一言。原来，魏无牙纯属自作多情，无血龙魔一开口就不是问他。现在明白了，魏无牙心头却又「扑通通」直

打鼓。「这个大美人再不回答，可就要香消玉殒了！」只见无血龙魔一挥手，「当」地一声响，抛出个金光灿灿的

小圆筒，落在赛貂婵的跟前。

「呀！」魏无牙惊得失声：「天绝地灭透骨穿心针！」无血龙魔缓缓转过身子，背对着赛貂婵说道：「这是天

下第一暗器，你要杀我，就动手吧！我不能让你快活，那么就让我死在你的手下！」他大笑着，并不回头，一副笑

迎死神的慷慨气派。赛貂婵凝然冷坐，象个哑巴。

「你是不相信么？」无血龙魔顿了顿，吩咐旁边的魏无牙：「你是识货的，说给她听听！」魏无牙不敢不说，

上前两步，指着金色小圆筒言道：「这天绝地灭透骨穿心针粗不过笔管，里面却装着三百六十根细如牛毛的银针，

每根银针上还浸有剧毒。

只要拔开筒盖，揿动机关，就会射出一蓬银针，铺天盖地，密如一片雨雾，无人能躲得过。人被击中，穿透皮

肉，直入骨髓，眨眼之间定然暴毙无疑。「好厉害的暗器！好歹毒的暗器！赛貂婵心中惊叹，不由自主打了个寒颤。

她真想伸手抓起面前的小圆筒，将里面的银针全部射向无血龙魔。但她忍住了。

「哈……」无血龙魔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好，你没有动手，看来还是舍不得杀我。告诉你吧，他刚才所说

的一点不假，但他不知道，这世上却有唯一的一个例外，那便是我。」说着，他足尖一挑，小圆筒平地飞起。他伸

手接住，另一只手扯开衣袍，将圆筒对准袒露的胸膛，拔开筒盖，揿动机关。「噗——」一蓬细如牛芒的银针激射

而出。「啊！」「啊！」赛貂婵与魏无牙同时惊呼。赛貂婵是大出意外，魏无牙则是眼见「四灵之首」自戕，吓得

魂飞天外，魄散九霄。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无血龙魔既没有皮肉溃烂，命丧当场，也没有一丝半点痛苦，还是若无其事一般。那

射向他的一蓬银针居然都沾在他的胸前肌肤上，就象一层灰屑似的，仿佛那是铜墙铁壁，无法钻得进去。更神奇的

是，他胸肌一缩一鼓，那蓬银针竟被弹了出来，纷纷射向魏无牙脚下一块青石地面，只听得「叮叮咚咚」一阵响，

银针没石而入，只留下密密麻麻一片针眼般的小孔。

赛貂婵目瞪口呆。魏无牙冷汗直冒，前襟后领早已湿透。「哈……」无血龙魔又是一阵得意狂笑：「我既有这

毒药暗器，自然就有化解防御之法。我能伤人，别人焉能伤我！」倏地，他笑容顿敛，蒙面罩上那两个小洞中精光

暴射，魏无牙听到他传音入密的命令：「无牙君，速去接应献果君与迎客君。我明天去九宫山，试探一下移花宫的

『移花接玉』神功，看她们可否阻止我称霸武林的大计！」

●（四）移花宫

湖北九宫山，山势险峻深邃，绵亘百里，上下九重，千峰争翠，万壑竞幽。

史书记载，后晋安王兄弟九人避难于此，建造九座宫殿：混元宫、八卦宫、青龙宫、白虎宫、斗姥宫、无为宫、

三清宫、七真宫以及绣玉谷的移花宫，因而山名九宫山。

沧桑世变，兵燹战乱，使那辉煌壮丽的石坊玉宇和金门铁瓦尽成古迹。南宋淳熙十四年，道教天师张道清又在

此重建九座宫观，仅将移花宫改名钦天瑞庆宫，成为声名远播的道教圣地。时至今日，被除名的移花宫业已恢复，

住着邀月、怜星两位宫主，倒是其余宫观又成了有名无实，尽皆倾毁。

移花宫所处的绣玉谷，到处种满了鲜花：牡丹、蔷薇、梅、兰、菊、曼佗罗、夜来香、郁金香，还有玫瑰、茉

莉、桂花、海棠、天竺葵、山丁子……这些本不该在同一个地方开放，更不该在同一个时候开放的花，此刻却全都

在这里开放了。无论什么人到了绣玉谷，都会被这一片花海迷醉，忘记了烦忧，忘记了危险，忘记了一切。但这里，

却正是天下最神秘、最危险的地方！

邀月宫主和怜星宫主的寝宫，是整个移花宫最美丽、最恢宏的建筑，环抱在百花丛中，就像人间仙境。尤其在

夜幕降临之后，数百盏宫灯投放出来的柔和光线，璀璨、优雅，就像甘醇的美酒一样迷人。

邀月宫主的卧室，在寝宫的最深处，豪华高贵，同时又充满了女人的香艳气息。进入卧室，首先映入眼廉的，

是一面镶玉贵妃出浴图的典雅屏风，而两旁的墙上，挂的则是更销魂惹火的唐朝春宫图。屏风后，有着宽敞的空间，

烛影摇红，透着浪漫和温馨。中央是一张柔软舒适的玉床，左侧是邀月宫主的化妆台，摆放着各种胭脂、香粉，溢

香四散。

此刻，邀月宫主躺在宽大而舒适的玉床上，正出神地想着什么问题。她白衣胜雪，长发如云，风姿绰约，仪态

万方。她身上似乎与生俱来便带着一种慑人的不可抗拒的魔力，永远高高在上，令人不可仰视。一会儿，她柳腰款

摆，翻了个身，覆着她曼妙娇躯的丝裙轻盈地滚出一道波浪，从裙摆下露出嫩白的美腿。

移花宫历来不收男弟子，武功卓绝的邀月宫主，当然也看不上普通的江湖豪雄。但是，她毕竟正值绮年玉貌，

向往男欢女爱的浪漫恋情。她脑海里，幻想着和自己心仪的俊逸男子纵横江湖、笑傲人生的情景，成熟之极的美艳

处女心中遐念丛生，心跳血涌，光洁的香腮晕红，春意隐然。想到动情处，邀月宫主的气息渐渐地粗浊起来，坚挺

饱满的酥胸起伏不平，心似鹿撞，感到那从未开发过的幽谷中丝丝麻痒。她不由将纤纤玉手伸入亵裤中，在那芳草

如茵隆起如丘的阴阜上抚摸起来。

她剪水双眸微闭，脑中不断地浮现出男女交合的情景，及令她心驰神往的销魂之乐，如此只觉桃源洞穴中更为

酥痒。她艳红的樱桃小嘴微张，呼吸急促地愈加用力触摸着丰隆温软的肉阜，丽姿天生的娇靥红霞弥漫，一片春色

尽呈玉颊。

「姐姐，你在干什么？」忽然，门口传来一声略显稚嫩的娇喊。仅听这声音，谁都会以为来者必定是个豆蔻年

华，稚气未脱，既美丽又娇憨的少女。但出现在门口的，却是个看不出年龄大小的女子，她身上穿的是云霞般的锦

绣宫装，长裙及地，长发披肩，宛如流云。她娇靥甜美，更胜春花，她那双灵活的眼波中，充满了不可描述的智慧

之光。但这绝代的佳人，竟是个天生的残废，那流云长袖，及地长裙，也掩不了她左手与左足的畸形。

「怜星，你来了。」邀月宫主慵懒地从玉床上支起身子，说道。她的手仍未从亵裤中抽出来，透过薄薄的亵裤，

似乎有濡湿的液体从幽谷流出。

「姐姐，你看起来很寂寞孤独哟！要不要妹子来帮你松弛一下？」怜星宫主嘴角流出一丝笑意，走近玉床坐下，

张嘴含住了邀月宫主的耳垂，她口中的丁香小舌，小心翼翼地舔着耳垂的边缘，然后，从玉颈往下一路吻去。

邀月宫主的宫装不知什么时候已敞了开来，露出欺霜赛雪的玉体。怜星宫主的香唇停留在她那高耸挺茁的椒乳

上，突然张嘴将那粒紫葡萄咬住，香舌一下一下地舔吮着乳头尖端，邀月宫主的乳头几乎是立即就硬了起来。她放

松身体，舒服地享受着妹妹给她的服务，感觉到那条小灵蛇在她坚挺的双峰上游走了好几圈，然后又慢慢游动到一

潭清泉似的肚脐眼里，优雅地戏了戏水，接着继续向下，掠过平坦的腹部，钻进芳草萋萋的幽谷里。

现在，怜星宫主跪在姐姐大张的两腿之间，眼前是姐姐微微隆起的耻丘，那里的阴毛并没有完全卷曲，形成美

丽的倒三角形。她看到从阴唇里露出来的粉红色阴核，丰满的大阴唇上还长出少许的短短阴毛。怜星宫主俯下头，

慢慢把香唇凑过去，伸出舌头在姐姐的下体小心翼翼地舔了起来。她先仔仔细细地舔着肉洞的周围，然后扒开邀月

宫主的花瓣，舌尖钻进了蜜穴之中。「啊……」敏感至极的花瓣受到刺激，令邀月宫主一直强忍的呻吟逐渐从牙缝

里漏出声来。而当妹妹舔到充血的嫩芽周围时，她感到一阵阵巨大的快意，这种快意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邀月宫

主的脑海一片空白，她的肉洞已经非常湿润了，妹妹的动作在她已经完全动情的情况下反而更加剧烈，她轻轻用牙

齿轻咬着大阴唇，这一来，更让邀月宫主大声淫叫。

终于，邀月宫主跃身而起，抱住了妹妹苗条的娇躯。只听「悉嗦」几声响，两个人身上的衣服都一件件落在玉

床边，两具一丝不挂的美妙胴体相互搂抱着滚叠在床上，四只玉乳相对，两条香舌纠缠。一具胴体均匀玲珑曲线优

美，另一具则丰满白晰充满肉感，两个同性而不同型的玉体像交配的雌雄蚱蜢一样，邀月伏在怜星雪白的娇躯上，

下体不断地蠕动着，两阴相对，两洞相接，上下左右一阵摇晃，两个阴唇对得严丝无缝，邀月肥大的阴唇一张一合，

把怜星娇小的阴唇全部吸了进去，又像有牙齿一样，咬住她的阴核牢牢不放。

「啊！好姐姐！啧啧……噢……喔……我吃不消了。」这是怜星宫主的浪叫声，接着又是一阵摇晃磨压，玉洞

中如喷泉般的浪潮汹涌而至。「啊！好妹妹……我也丢了……」邀月宫主也开始叫了，她们都有点飘然欲飞之感，

「磨镜」令她们享受到从未试过的情欲滋味，丽姿天生的娇靥红霞弥漫，一片春色尽呈玉颊。

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叫声：「宫主，有外敌入侵绣玉谷！」邀月宫主闻讯，赶紧跳下玉床，

快手快脚穿好衣裙，对怜星说道：「我先出去迎敌，你随后快来！」说罢一阵风般冲出了卧室。

绣玉谷口。邀月宫主如仙子乘风，衣袂飘飘。见到她现身，花丛里跳出两个手持长剑的轻衫少女，她们头上都

戴着鲜艳的花冠，脸比鲜花更美，只是，在这美丽的脸上，既没有丝毫表情，也没有丝毫血色，看来就象是以冰雪

雕成的。她们垂手侍立，恭声道：「大宫主……」她们是移花宫的婢子铁萍姑、花月奴。邀月宫主冷冷道：「何人

擅闯移花宫？」她的语声是那么灵动、飘渺，不可捉摸，她的语气是那么冷漠、无情，令人战栗，却又是那么轻柔、

娇美。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听见这语声能够忘记。

大地苍穹，似乎就因为这淡淡一句话而变得充满杀机，充满寒意；半天明月，也似乎就因为这一句话而失却颜

色。没有人答话。邀月宫主冷哼一声，突然长袖一挥，施出夺命神功。那菊花、牡丹、蔷薇、曼佗罗、夜来香、天

竺葵……各种鲜花竟象蝇虻一样，被她蒲扇般的长袖扇得乱飞，赶得乱窜。无数鲜花在空中旋转着，杀气如炽，任

何一朵都足以令人致命。所有鲜花都向着绣玉谷的一端飞射，那里，隐藏着那个一身漆黑、只露出两只眼睛如鬼火

灼灼的蒙面客。眼见鲜花如飞蝗般迎头盖脑射到，蒙面客双掌一拍，顿时周身热气腾腾。一朵朵花儿触着白气便如

骤雨降落，掉了一地；一股股杀气撞着白气就象流云遇风，四散消失。

邀月宫主见对手竟能化解自己的神功，失声道：「好个镇海截流奇招，令人大开眼界。武林中有此功力者，惟

有盖世大侠燕南天，阁下莫非是燕大侠么？」蒙面客「呛啷」一声，亮出一件独门兵刃，状如金龙，双角左右伸出，

张开的龙嘴里，吐出一条碧绿色的舌头。山风吹过，声作龙吟，森森杀气，四面迸射。邀月宫主一愣，喝道：「你

不是燕南天！」燕南天使的是剑，从来不用也不屑于用其他兵刃，更不会依仗独门兵刃胜人。

蒙面客狞笑着，就欲挥动金龙鞭。猛听得一声呼喊：「姐姐，当心！九现神龙鬼见愁！」正是怜星宫主到了。

蒙面客望着她，问道：「来者可是移花宫二宫主？看不出，你竟然认识此物，知道它的来历吗？」怜星宫主淡

淡一笑，侃侃如数家珍：「你这条金龙鞭，与众不同，一件兵刃却兼具九种妙用。此物全身反鳞，不但可粘人兵刃，

还可粘贴暗器。龙角分犄，专制天下名门各派软兵刃。龙舌直伸，打人穴道。那张开的龙嘴，咬人刃剑。除此之外，

一双龙眼乃是霹雳火器，龙嘴之内，还可射出一十三口『子午问心钉』，见血封喉，子不过午。在必要时，那浑身

龙鳞，也全都可以激射而出。若不知这件兵刃的底细，只怕神仙也难躲过。」蒙面客只听得目瞪口呆，万没想到怜

星宫主对这种绝迹已久的独门兵刃会如此熟悉。

邀月宫主也觉意外：「普天之下，这同样的兵刃，一共才只有两件，却都绝迹已久。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对阁

下的身份很感兴趣呢！」怜星宫主补上一句：「我倒是很想一睹阁下的尊容呢！」蒙面客最初有些惊惶，随后蓦地

大喝一声：「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无血龙魔是也！」与此同时，蒙面客金龙鞭展动，狂风乍起。「嗖……」

一十三口「子午问心钉」激射而出。「唰……」无数龙鳞成扇形泼来。邀月宫主与怜星宫主长袖齐挥，如双凤起舞，

溶溶月光下，又添繁星万点。所有暗器就象陨星过隙，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蒙面客也已趁机消遁了！

天空地静，阒无人迹。怜星宫主恨得牙痒痒地：「可惜让那贼子跑了！」邀月宫主冷冷道：「跑不了他。那家

伙功力与你我不相上下，只要他出现江湖，我们定能打听到他的踪迹。」

●（五）老鼠洞

魏无牙轻松自在，慢慢走进了绣玉谷。

玉泉山庄和移花宫是近邻，魏无牙在玉泉山庄当大管家的时候，常跟移花宫打交道，与两位宫主彼此认识。如

今玉泉山庄虽已不存在，但老友过访乃理所应当的事，更何况，魏无牙一直对两位宫主怀有觊觎之心。面前是一片

花海，全是不该在同一个地方开放，也不该在同一个时候开放，却偏偏开放得正欢的奇花异草，娇娆鲜艳。但是，

两位宫主在哪里呢？

蓦地，身后响起两个女人的笑声，一似莺歌燕语。魏无牙转过身来，看见在身后的山坡上，四株参天古木恰似

两副秋千架，两个女子正在嘻嘻哈哈荡秋千。一个荡起蝴蝶穿花，另一个荡起丹凤朝阳；一个荡起晓莺弄枝，另一

个荡起轻蛾掠叶。真个是翠袖藏春，罗裙飘艳，风流袅娜，仪态万方。

这两个女子正是邀月宫主与怜星宫主。下边还有两个轻纱少女在观看侍侯。怜星宫主一边荡秋千，一边说道：

「姐姐，你看，这是哪里跑来的臭男人！难道不知道移花宫是男人的禁地吗？」邀月宫主也在继续荡秋千，面无表

情地答道：「那个臭男人象是原来玉泉山庄的臭管家，咱们总算是同居一山，算个邻居，饶他滚蛋罢了。」说着，

秋千一蹬，荡出个「折柳攀杨」的险招，冷冷的声音随之发出：「魏无牙，我念你是邻居，饶你一命，你若再不走，

等我荡完秋千，只怕你想走也走不了啦！」「哈……」魏无牙竟爆发出一阵狂笑。他早就眷恋上了这邀月、怜星两

姐妹，将她们当作藏在心中的偶像，渴望得到这两个美人。但这两姐妹从来连正眼也不瞧他，全不拿他当回事儿。

现在，他必须抓住机会，把话挑明。

「宫主何须动怒。想我魏无牙在江湖上也不是无名之辈，与宫主交往也不辱没了移花宫的名头……」魏无牙话

没说完，忽听「啪啪」两响，脸上已被掴了两个清脆的耳光。魏无牙顿时眼冒金星，两边腮帮火辣辣的痛。他用手

一摸，似有十个指印，那指印还带着一股清香。「妈的，你……」魏无牙张嘴欲骂。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竟挨了妇

人的耳光，真乃平生奇耻。可他忽又吞声，因为不知应该骂谁才对：怜星宫主还在秋千上悠悠荡着，邀月宫主又荡

起一招「抚星摘月」，正在半空中翻着筋头，似乎她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秋千架。

这耳光是谁打的？难道身后另有人在？魏无牙足尖一点，身子旋了几旋，已将四面景物尽收眼底，确认此地除

了自己与两位宫主，再无活物藏身。可以断定，打耳光者必是这两位宫主，也只有她们，才会快到如此神速，令他

这一流高手也没能看得清。

魏无牙顿时怒发冲冠，目眦欲裂，转瞬又平静下来，冷冷说道：「两位宫主绝世神功，魏某五体投地，由衷佩

服。不过，投桃报李，人之常情，以怨报德，君子不为。须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便是那小小的十二星宿，怕也

不是好惹的呢！」说到这里，已是一派露骨的威胁语风。

秋千架上，怜星宫主字字听得真切，又叫嚷起来：「姐姐，你听到没有，他一个臭男人还嫌不够，还有什么『

十二星宿』，挺新鲜的名号，不知怎的，好象也有股臭味儿呢！」邀月宫主的秋千从空中缓缓落下，同时慢慢说道

：「死鸡蠢牛，饿兔疯狗，毒蛇狂猴，病猪瘦羊，还有恶虎劣马，都是些蠢畜生，如何能不臭？看看眼前这只瘟老

鼠，就够让人恶心了。」魏无牙气得浑身乱抖，右手一抬，已将那天下无敌的如意索命圈抓在手中。

可是还没容他有所动作，又是「啪……」一连串耳刮子，腮帮再次如火烧刀割，手指印重重叠叠，鼻孔、嘴里

鲜血乱迸，最后一记也最是厉害，「啪！」他那八尺高的身子竟然飞了出去。不过，这一次让他看清楚了，打他的

是邀月宫主！盛怒之下，他哪还顾得上怜香惜玉，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手中如意索命圈早挟恨抛出，直飞

向邀月宫主如花娇面。

杀气飕飕，风声飒飒。但见那如意索命圈时左时右，似方似圆，寒光眩目，幻影重叠，如涟漪一圈套上一圈，

铺天盖地，罩向邀月宫主。邀月宫主嘴角一撇，溢出一丝冷笑，双手一拍，轻轻一推。说来也怪，那如意索命圈连

同满圈毒汁竟然掉头转向，直朝着它的主人魏无牙猛罩过去！「移花接木神功！」魏无牙是深知圈中机括的，怎敢

伸手去接？情急神慌，一招就地十八滚，躲开如意索命圈，然后连纵带跳，抱头鼠窜。邀月、怜星两姐妹也不追赶，

只用一阵笑声送他远去，那甜美动听的笑声，依然似莺歌燕语。

魏无牙逃出了绣玉谷。穿过树林，前面一片山壁，如屏风般隔绝了天地。山壁上生满了盘旋纠缠的藤蔓，尽掩

去了山石的颜色。他拨开一片山藤，这片山藤长得最密，但却有大半已枯萎，拨开山藤就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穴。

看上去，这么个小山洞连狗洞都不如，但魏无牙却一头钻了进去。

走了数十步后，向左一转，这黑暗狭窄的洞穴，竟豁然开朗，变为一条甬道。甬道两旁，都砌着白玉般晶莹光

滑的石块，顶上隐隐有灯光透出，却瞧不见灯是嵌在哪里的。甬道的地上，留着一行脚印，每隔三尺，就有一个，

就算是用尺量着画上去的，也没有如此规律整齐。

魏无牙以他独特的步伐行进，只有他才知道哪一步该跨多远，若是别人一步走差，这甬道里至少埋伏有十几种

机关，每一种都会让人送命。这儿是他苦心经营的秘密住所，在「十二星宿」中，除了四灵之首，其他人都一无所

知。过了甬道，便是洞府中央。上首有一张很大很大的石椅，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塑成的，虽然是石头，但却比玉质

更晶莹，连一丝杂色都看不到。这洞中阴寒之气砭人肌肤，但只要坐在这石椅上，立刻便会觉得温暖如春。

可是，魏无牙并没有坐上石椅，而是操起旁边兵器架上一柄墨绿色的短剑，「唰」地抽剑出鞘。剑长一尺七寸，

骤看似乎没有什么光泽，但若多看两眼，便会觉得剑气森森，寒光逼人，连眼睛都难张开。

魏无牙右手持剑，左足前踏，一招「有凤来仪」，剑光如匹练般向那石椅劈了下去。他已将全身真力、满腔怒

火都凝在了手腕上，莫说这柄剑还是切金断玉的利器，就算他手里拿着的只是柄竹剑，这一剑击下，也足以碎石成

粉！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偌大一张石椅已被一剑劈成两半！

魏无牙那郁结于胸中的怒火发泄了。他瞪着被一劈为二的青玉石椅微微叹了口气，以指尖轻抚着剑脊，沉吟良

久。那如同莺歌燕语般的笑声又在他耳边回响，那两张如花似玉的面孔又在他眼前晃动，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他越

想得到。尽管这一片宫殿般的主洞周围还建造了一间间排列得象蜂房的小洞室，里面还都有张很柔软、很舒服的床，

他也丝毫不想去躺上一躺。

他脚下一滑，已窜过一扇很窄的石门，进入另一间石室，从墙角取出个火折子，将嵌在石墙上的十来盏钢灯，

一盏盏燃了起来。接着，他挥动手中短剑，从石壁上挖下一块又一块和真人差不多大小的石头，专心致志雕刻起来。

他竟然一口气雕出了三组石像。每一组是三个石人，一个是他自己，另两个当然是邀月宫主和怜星宫主，画面

姿势各不相同。第一组是移花宫主姐妹跪在地上，手里拉着魏无牙的衣角，在向他苦苦哀求；第二组是魏无牙在用

鞭子抽打她们；第三组是移花宫主姐妹爬在地上，魏无牙踏着她们的胸膛，手里还举着个杯子在喝酒。

他越雕到后面，石像的模样越不堪入目，但每一个石像却又都雕得活灵活现，纤毫毕露。「哈……」魏无牙忍

不住笑了。他被自己的杰作所陶醉，仿佛现实已和他所雕出的一样，他已经真正地征服了移花宫主姐妹。他的脸歪

曲而狞恶，看来就象是一只等着择人而噬的饿狼，但嘴角却又偏偏露出一丝甜蜜的微笑。

冷不丁，身后响起一声柔媚入骨的赞叹：「你真是个天才！」魏无牙转过身来，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约有二十

八、九岁的少妇。只见她云堆翠髻，笑靥如花，纤腰楚楚，袅娜翩跹，正是「十二星宿」中排名第三的老虎白山君

的老婆白夫人，也是这世界上除四灵之首无血龙魔和他自己外，唯一知道他的秘密住所的人——他的老相好。

「宝贝儿，你怎么来了？」魏无牙的脸上绽出微笑，「难道你就不怕白山君吃醋？」「他呀，今天接到四灵之

首的飞鸽传书，赶到长江边去了！」白夫人纤腰一拧，丰挺的酥胸差不多触到了魏无牙的手掌。「怎么啦，有了意

中人，你就不欢迎我来了？」她说着，媚眼瞟了瞟旁边的几组石像。

「她们怎么能跟你相比！」魏无牙搂住了白夫人，「我要她们拜倒在我脚下，而我却早已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来，宝贝儿，让我们享受我们的盛宴。」魏无牙将白夫人带进了一个小房间，从柜子里拿出一条打了十数个绳结的

细麻绳，将一端绑在柱子上，另一端则握在手里。他叫白夫人脱光身上的衣服，赤裸裸站在绳子的中间，然后把麻

绳轻轻拉起，细细的麻绳已穿过白夫人的大腿，抵在芳草茸茸的阴户上，粗糙的麻绳表面深陷入白夫人红嫩的肉唇

中，刺激令她几乎站不稳脚步，要坐到麻绳之上。

「怎么样，滋味不错吧？」魏无牙呲着牙齿笑问。他知道白夫人喜欢受虐，而他自己也从施虐中，享受到难以

言讲的快意。「来，到我身边来！」魏无牙摇晃着麻绳，白夫人只好强忍着麻绳的磨擦细步向前。粗糙的麻绳磨擦

着她的嫩肉，使她分不清是痛苦还是快乐。但是，她的身体已告诉她正确的答案。才走了两、三步，她身下的麻绳

已被她的淫液染得湿淋淋，不少淫液更沿着大腿滴落地上。

现在，白夫人的阴唇碰到了第一个绳结，她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呻吟声。由于绳结的高度刚好卡着她的阴户，令

她不能继续前进，魏无牙只好按低绳子助她一把。白夫人快步越过绳结，可是她刚走到一半，魏无牙按着绳子的手

突然放开，麻绳结反弹回来，恰好命中了白夫人的阴核，令她的淫液更汹涌地狂泄出来。强忍着身体的快感，白夫

人终于走到魏无牙的面前，身下的绳子早已沾满了无数蜜液，一个个绳结在半空中闪闪发亮。魏无牙放下绳子，白

夫人疲惫不堪的娇躯顺势倒在了他怀里。

软玉温香抱满怀，魏无牙的禄山之爪握住白夫人高挺的乳房，狠狠地揉搓了几下，然后，他放开她，任由她的

美艳躯体半蹲在地上，从柜子里又抽出一条长长的皮鞭，淫邪地笑道：「你还想再要一点快感吗？」长鞭划破空气，

「啪啪」地抽打在白夫人滑如凝脂的丰臀上，令她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接着，不停舞动的长鞭又在她雪白的背上、

臀上、小腹上、甚至阴户间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血痕。其中有数鞭，魏无牙是瞄准着她的阴唇狠狠打去的，每当鞭

头击中白夫人的阴核，便令她如火烧般扭动起来。

终于，魏无牙打累了。他扔下皮鞭，把浑身鞭痕的白夫人抱起，丢在大床上。一番暴打令他的怒火熄灭大半，

现在，他该要好好享受一下送上门来的美肉。他将白夫人的粉臀抬起，摆布成半趴跪的姿势，一手按住那高耸的丰

臀，另一只手握住胯下暴涨的肉棒，缓缓地在白夫人秘洞处及股沟间轻轻划动，偶尔还停留在菊花蕾上作势欲进。

早已情难自禁的白夫人不由娇吟起来：「快放进去呀，好人！我……我要忍不住了！」魏无牙闻言，不禁嘿嘿淫笑

道：「宝贝儿……别急……我这就来了……」说完，两手抓住白夫人款款摆动的粉臀，「滋」的一声，猛地将粗大

的肉茎插进了白夫人的秘洞内。

他歇息了一会，慢慢地体会着秘洞内那股温暖紧凑的舒适感，然后，他伏到白夫人的背上，左手穿过腋下，抓

住了坚实柔嫩的乳峰用力搓揉，右手更伸到胯下秘洞口，用食指在那粉红色的豆蔻上轻轻抠搔。折腾了一会儿，魏

无牙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抽大送起来。他将粗硬的肉茎一直顶到秘洞深处，然后用两手捧着白夫人的美臀如推磨

般缓缓转动，只觉肉茎前端被一块柔软如绵的嫩肉紧紧包围吸吮，一股说不出的快意美感袭上心头。阵阵如兰似麝

的幽香扑鼻袭来，魏无牙压抑良久的欲火有如山洪决堤般汹涌澎湃。

他猛地将白夫人掀倒在床，抬起两条粉嫩的玉腿架到肩上，就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狂抽猛插，直弄得白夫人全

身乱颤，口中不停狂呼浪叫：「啊……不行了……好舒服……啊……啊……我要死了……」抽插了一百余下，只见

白夫人双腿一蹬，全身一紧，两手死命地抓着魏无牙的手臂，几乎要掐出血来，秘洞深处一道热流狂涌而出，浇得

魏无牙胯下肉茎一阵急抖，任凭他拼命提气缩肛，胯下肉茎在阴道嫩肉死命的挤压吸吮之下，再也止不住那股舒畅

快感，一声狂吼，一股滚烫的精液狂喷而出，如骤雨般喷洒在白夫人的穴心深处，浇得她也全身抽搐，两眼一翻，

迳自昏死过去。

●（六）小客栈

就在白夫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着魏无牙摧残的同一时刻，她的夫婿白山君却在二百里外长江边一个小镇的客栈里

守株待兔，准备截杀前往中原向盖世大侠燕南天求援的原玉泉山庄欧阳庄主的女儿、自小随母姓、在崆峒掌门一帆

大师门下习艺的红衣女侠张三娘。

白山君是个身材魁梧的大汉，面色黝黑，满脸虬须如铁，一双眼睛神光炯炯，令人不敢逼视。他身上披着一张

花斑虎皮，纵跃之间宛如饿虎下山。他的同伴踏雪君则是个风姿嫣然的素衣少妇，看起来不过二十多岁，红唇生春，

眉目传情，桃颊杏腮，柳腰蜂胸。唯一的缺点是脸生得长了点儿，倒与马脸有几分相似。

他们在客栈里已经等了差不多一个时辰，还没有收到早已派出去四处打探消息的手下发回来的「发现目标」的

信号。眼看着金乌西坠，暮色渐浓，白山君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焦灼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嘴里边喃喃自语：「怎

么办？怎么办……」就在这时候，一个虎头虎脑的黑衣人跌跌撞撞冲了进来，大声叫喊着：「来了！来了！点子来

了！」白山君从门口探出头去，果然看见沿官道从对面的山坡上飞来一个红色的影子，象是火。

这团火竟是一人一马，火红的马，火红的衣服，象流星似的急驰而来，仿佛有股无穷无尽的力量驱赶着它，使

它不知疲倦地奔上峻岭，冲下山坡，越过嶙峋怪石和陡峭羊肠，穿过丛林和谷地。策马者正是红衣女侠张三娘。她

长得实在太美，美得简直象是下凡的仙子。

她的衣服红如火，面靥上也带着胭脂的红润，眼睛看上去就象是天上的星星，樱桃小嘴，婀娜腰肢，手里还挥

舞着一条红色的软鞭。但是，在她美丽的面容上布满了哀愁、忧伤。当听说玉泉山庄被夷为平地，父母双双遇害的

噩耗后，她匆匆辞别师父下山，赶回家拜祭了双亲，便立誓要报这不共戴天之仇。经有识之士指点，她决定去请盖

世大侠燕南天。

一路风尘仆仆，这天抵达长江边，距燕南天最近曾现身的安庆城已不远，眼看暮霭四合，张三娘遂到小客栈投

宿。

白山君见张三娘被店小二带去客房，原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依他的脾气，现在马上就要拥上去捉人，可是踏

雪君不同意。她拉了拉白山君的手，轻声说道：「这会儿天还亮，来往行人也多，不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动手，

那才叫瓮中捉鳖，十拿九稳。」白山君想了想，同意了。他吩咐手下全部去悄悄监视着张三娘，自己则和踏雪君回

到屋里，闭目养神，静静地等待着黑夜来临。

不知什么时候，白山君感觉一具温软的胴体靠进了他怀里，发出如兰似麝的馥郁香气，与此同时，一只纤纤玉

手轻轻地抚摩着他微微隆起的胯间。他睁开眼睛，只见踏雪君星眼微饧，香腮绯红，一副不胜情动的模样。见白山

君醒觉，她骚骚地抛过来一个媚眼，说道：「白山兄，我知道你一定在牵挂着嫂夫人，但天涯何处无芳草，你知道

小妹一直喜欢着你吗？更何况我们虎马相合，说不定也能成就一段好姻缘呢！」白山君闻言不由得把踏雪君更紧地

搂进怀里，感受到那温软的胴体丰满而富有弹性，心头的欲火难以抑制地熊熊燃烧起来。他一把吻住踏雪君的香唇，

不安分的魔手顺势由上衣开口处伸进去，将她的玉乳握个正满，顺着抚摸起来。

踏雪君双乳被他的「禄山之爪」握个满掌，娇躯一震，再加上身下感觉到白山君灼热的肉茎开始在自己的屁股

沟上一顶一颤的，浑身顿时软绵绵，红云涌上了双颊。白山君的魔手顺着小腹渐渐地向下移，在粉嫩的两腿之间，

细草茸茸，阴唇微张，弹性十足，他宽大的手掌停止在小丘似的阴阜上，用食指按着阴户上方的软骨，缓缓地挑动

抚摸着。

踏雪君娇喘起来，全身酥软，阴道奇痒，她不顾一切地抱紧白山君，双手撕扯着他的衣服，嘴里昵声娇嗔道：

「白山兄……快……把衣服脱掉……我、我要忍不住了……」两个人很快裸裎相对。踏雪君惊讶地看到，白山君的

小腹下，双腿中，那根又粗又长又壮的大肉棒，正在一大片乌黑发亮的阴毛中激昂地高挑着，它是那么威武雄壮，

上面一根根的青筋，凸涨涨地爬满了棒茎，突起的肉刺，麻麻密，支楞楞地耸立着，乌紫发亮。她不顾一切，伸玉

臂一把攥住了它。

白山君猛一惊，接着便反应过来，将身体腹部向前凑了凑，以满足她那疯狂的欲望。

踏雪君抓住肉棒，一攥一松地玩弄着，不时还舔舔足有鸡蛋大小的龟头，揉揉底下的睾丸。眼看着那根虎鞭越

来越坚挺，她张开樱桃小口，把它含进嘴里，舌头在马眼上一阵阵舔磨，还不时用贝齿轻轻咬噬龟头后的敏感部位，

爽得白山君屁股一阵颤抖。

这当儿，踏雪君撅起的玉臀转到了他的眼前。她的肉色很白，也很柔很嫩，阴阜高高地隆起，像一个大肉包，

阴阜上的阴毛又细又密，只见茸茸的草丛中，一颗鲜艳夺目的明珠在闪亮娇艳的光辉，它是那样的红润，又是那样

的娇美，仿佛是一颗熟透了的樱桃，随时都会化为水珠。

白山君伸出手，放在阴唇的两旁，轻轻向外分开，霎时，那颗娇媚如夜明珠的阴核更为骄傲地挺立起来。他双

手用力挤，使明珠耸得更高，更突出。他张开嘴，吻住了踏雪君的阴蒂，仔细品尝起那细小的、柔韧的、酥软的美

味，末了，又拼命地吮吸，脑袋象狗咬着骨头一样，左右摇摆。「啊！好舒服……好爽……快……快给我……」踏

雪君呼吸急促，哼声不断，屁股不停地扭动。突然，她转过身来，骑跨在白山君身上，抓住那根虎鞭，双腿一张，

用两条浑圆白嫩的大腿，紧夹着他的下腰，阴户迅速凑过去。

白山君感到下体像有一团火，龟头被一股热流包围，使他酥痒难忍，于是，他翻转身来，猛地将屁股一挺，只

听得「滋」的一声，虎鞭破关而入，随后就是一阵大抽大插。他看见，踏雪君那红艳欲滴的阴核，在虎鞭的一进一

出中，上下地起伏颠动，大小阴唇也都随着虎鞭的前进后退而一开一合，如同两扇鲜红的小门。她的双腿虽为自己

粗壮的身体压住，但白嫩的肥屁股仍在顽强地扭动、挺耸。

白山君感到虎鞭上的快感越来越强烈，龟头上酥麻的感觉也越来越明显，他突然猛地跳起身，将踏雪君的双腿

高高举过肩，再作极大限度的分开，使她的阴户暴露得更为突出。在挤压下，踏雪君的双腿不仅张得极开，而且她

的骨骼极为柔软，两条玉腿竟然在空中成了一个反八字形，那阴户更成了一团凸出的肉包子。

这对白山君而言无疑又是一种全新的刺激。他的虎鞭因性欲的高涨而越来越硬，越来越热，越来越疯狂，他不

顾一切地狂冲、狂压、狂擂，猛插了几十下，终于，他丹田下的热力高度凝聚，就感踏雪君花心大开，阴道一阵紧

缩，一股阴精夺门而出，将他的龟头冲得爽爽的，他随之从龟头马眼里也射出了浓热的阳精，直喷进踏雪君的花心

深处……夜渐渐深了。张三娘洗漱已毕，和衣躺上了床。她连续几天奔波，身体疲乏之极，想好好地睡上一觉。就

在她瞌睡虫慢慢爬出来的时候，忽然听见马厩那边一阵马嘶。那是她的坐骑大红马的嘶鸣！出了什么事呢？她倏地

伸手，抓起了软鞭。

房门「咿呀」一声轻响，慢慢被推了开来，随后出现的是两个黑影。他们手执刀剑，蹑手蹑脚向床边摸来。张

三娘大喝一声：「小贼找死！」软鞭呼呼如毒蛇出洞，就听「啪啪」两响，黑影被打得哭爹叫娘，倒在地上。张三

娘跳起身，正想点亮灯，房门外「呜」一声虎啸，猛地跳进一只吊睛白额斑斓猛虎！张三娘大吃一惊，抡起手中软

鞭，迎头击去。恶虎避过软鞭，忽地一挺身躯，竟然昂首人立而起！欺身近前，双爪齐出，分点她的内关和命门两

大要穴。

张三娘吃惊之下，足尖点地，提气纵体，身子如风筝般荡起，险险避过。她随后舌绽春雷，喝道：「来者何人？」

恶虎掀开虎皮，赫然是一条大汉！只听他声如洪钟答道：「吾乃『十二星宿』中的虎神白山君是也！小娘子快快束

手就擒！」话音甫落，从门外又跳进来几条黑衣汉子，堵住了张三娘出外的去路。

眼见敌方势大，难以力敌，张三娘情急智生，抡起手中软鞭，舞得呼呼风响，其势如同暴风骤雨，向敌人扫去。

就在对方全神戒备之时，她一招「龙飞九天」，身子如炮弹般穿破屋顶，突围而去，留下一天碎瓦，砸向屋内众人。

张三娘在黑夜中一连几个起落，轻轻巧巧地飘落在马厩里，解开大红马的缰绳，飞身上马，就欲扬长而去。可

是，忽见人影闪过，马厩外响起「唏聿聿」的马嘶声，大红马顿时裹足不前！原来，踏雪君乃是驯马老手，熟知马

的习性。她见张三娘欲远走高飞，便模仿马王的嘶鸣，阻止大红马起步。

张三娘挥起软鞭，猛抽在大红马的后臀上，马儿负痛，一声长嘶，振蹄欲奔。说时迟那时快，远处的踏雪君纤

手一扬，三把飞刀分上中下如风驰电掣般激射而来。张三娘挥鞭击走两把飞刀，第三把刀却「噗」地一声插进马腹。

大红马惨嘶一声，顿时委顿在地，眼见是不活的了！这当儿，远处的追兵已渐渐迫近。张三娘再不迟疑，一式「燕

子穿云」，跳出马厩之外，随后纵高窜低，跨越几道屋脊，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七）富池口

奔行了大半夜，上午巳初时分，扬子江畔的富池口终于出现在张三娘眼前。滚滚江流呈现出碧阴阴的水色，看

起来厚而不腻。当阳光穿过浮云，直泻江面时，顿时波光辉煌，霍然袒露出银色的胸膛，而夹江两岸稀疏的绿色杂

树，则象卷发般茂密地垂拂在上面。

张三娘放缓脚步，漫不经心地观赏岸边风光，倏地眼光一跳，落在岸边一株孤树下的一个人身上。那人是个穷

汉，身上穿的是件已洗得发白的黑布衣服，上面虽然补丁压补丁，却还盖不住两个新裂开的口子。脚下穿着双破烂

的草鞋，斜靠岩石躺着，一只脚跷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露出脚底两个大洞。腰际扎着条草绳，草绳上却又斜斜插

着柄早已生了锈的铁剑。

他身边一缸酒，一包最便宜的炒蚕豆，一副酩酊大醉的神态，可他还在捧着缸子猛灌，不时往嘴里丢一粒蚕豆，

嚼得嘎崩直响。尤其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还在揎拳掳袖，呼幺喝六，象在和清风阳光划拳行令，忙得不可开交。

张三娘不禁莞尔：「这人想必已穷得一文不名，为了喝酒卖光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如果能将他自己也卖了换酒

喝，他肯定也会毫不犹豫的……」可她却忽然感到一种异样。那个大汉身上瘦骨嶙嶙，脸上颧骨棱棱，两条发墨般

的浓眉，满面青渗渗的胡渣子，在阳光下分外刺眼。骤眼瞧去，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但他懒洋洋的八尺长躯，魁

伟身影，就象是条懒睡贪杯的猛虎，竟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摄人之力，使自己在他面前没来由地自觉有些渺小，怪！

张三娘的注意力一时全被那个大汉所吸引，竟忽略了背后的悄然变化。原来，她背后忽然出现了一个又瘦又长

的绿衣汉子，脸上只有皮包骨，一双眼睛又细又小，却迸射出蛇一般的光芒。他行速甚快，赫然正是「十二星宿」

中的碧蛇神君，亦称食鹿君。倏地，他身形兔起鹘落，一跃而过，轻轻拦在张三娘面前。张三娘惊觉，急挺身喝问

：「你是何人，意欲何为？」说着，已把腰际软鞭扯在手中。

食鹿君先毕恭毕敬施一礼，跟着双膝跪了下去，低声说道：「小人奉命来迎接夫人！」张三娘不由得一愣：什

么夫人？大概是认错人了吧！她正要开口，忽觉膝上的「阴陵泉」一麻，接着，跪着的汉子连连出手，竟自她「宗

鼻」、「梁邱」、「伏兔」、「髀灵」等穴道一路点了上去。

按说，以张三娘的身手，加之心存提防，决不致轻易上当。但食鹿君屈膝一跪，早把她心神搅乱了。况且，食

鹿君出手无形，手法也着实太快，以致张三娘尽管机灵，还是着了道儿，一瞬间全身酥软，瘫倒在地上。食鹿君跳

起身来，哈哈大笑。「想不到这头功被我得了！嘿嘿，还抓了个娇嫩得出水的美人儿！」他裂开两片淌着涎水的厚

嘴唇，露出两排焦黄的牙齿，喷出臭烘烘的胃气，伸出的手几乎已触及张三娘那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躯体。

蓦地，仿佛有一阵雨点落在张三娘身上，把她被点的穴道尽数解开。张三娘喜出望外，一个「鲤鱼打挺」跳起

身，手中软鞭如蛟龙出水，顿时把食鹿君打了个手忙脚乱。她心里明白，定是有高人在暗中帮忙，难道是那个在岸

边独自喝酒嚼蚕豆，划拳打瞌睡的穷汉加醉汉？她仔细看看，地下果然有几粒蚕豆。一喜之下，张三娘不觉对那穷

汉生出几分好感，一双美目，又朝那汉子瞄了一眼。但那汉子仿佛浑然不觉，扬手又把一粒蚕豆弹进嘴里。

就在这时，后面尘头大起，白山君和踏雪君带着各自的手下，沿大路追了上来。张三娘见势不妙，正想赶紧开

溜，却闻前面山坡那边骤然马蹄声响，出现一股人马，一字排开，拦住去路。领头的一个是白发苍苍，耳朵又尖又

大，几乎跟兔子耳朵一模一样的「捣药君」；一个是高大魁伟，满脸横肉，一部兜腮大胡子，壮得象条牛似的「运

粮君」；一个是一身白衣，弯腰驼背，两只小眼，一嘴山羊胡子的「叱石君」；还有个是肥头大耳，塌鼻厚唇，呲

牙裂嘴，两只眼睛象两条缝儿的野猪「黑面君」。他们身后各跟着四个兔唇人、四个牛形人、四个羊须人、四个猪

形人。真不知道「十二星宿」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多的怪人！

几伙人从四面八方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张三娘欲走不能，欲退不得，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就在这时，一个兔唇人后脑勺上突然开了个血洞，一个羊须人脊梁骨上开了朵血花，一个牛形人屁股蛋炸开，

一个马面女子大腿骨折断。他们倒在地上，惨嚎声不堪入耳。叱石君忽闻脑后风声，身子一闪，手爪一抓，早抓住

一样暗器，却痛得掌心发麻！定睛看时，原来是粒蚕豆。他目光如电，四处一扫，盯住了旁边坡石上那个乞丐般的

醉汉，此时那醉汉正一边捧着缸子喝酒，一边嚼着蚕豆。

「一定是这醉汉捣鬼！」叱石君带着剩下的三个羊须人，向醉汉扑去。那醉汉拈起最后一粒蚕豆，在手心里掂

掂，醉醺醺地自言自语：「就剩下你了，他们还要来抢，罢了罢了，抢他们不赢，送给他们去吃吧！」他看也不看，

就将蚕豆朝着叱石君一弹。叱石君忙不迭一闪，紧跟在后面的一个羊须人却倒了霉，只发出半声呻吟，便仰面倒了

下去。那粒蚕豆竟镶进了他的喉管里面！

醉汉又捧起缸子喝了个底朝天，扫兴地自语：「黄汤也没了，真他娘的糟透了！」他抓起那柄锈迹斑斑的铁剑，

打着酒嗝道：「这柄剑就当给你们，随便拿几文钱给我去买酒喝，我贱卖，你们贱买了吧！」说着，将锈剑朝一个

冲得最近的羊须人轻轻一递。

那人明明离锈剑还有两尺之余，却忽然连半声呻吟也没发出，便如同被定身法定住了一样僵立在原地，恰好挡

住了叱石君的路。叱石君怒叱一声，扬掌要拍——被定住的羊须人已自硬梆梆栽倒下去，脑袋和身体分了家，且脖

子断裂处，竟是齐崭崭的，分开后尸身才喷出血柱！

叱石君吓得面无人色，山羊般的两颗眼珠子睁得溜圆，一大把山羊胡子随着脸上肌肉抽搐着。他强自镇定，颤

声问道：「你……你是什么人？」醉汉懒洋洋地回答：「我是什么人无关紧要，可我瞧着你那山羊胡子就倒胃口。

你还是把它剃掉吧，喏，借把剃刀给你。」他将那柄锈剑漫不经心地向叱石君一指。但觉寒光袭面，耀眼刺目，叱

石君忙挥手去遮挡时，已是纷纷扬扬，毛发飘飞，再摸摸脸上，别说是眉毛、胡子，就连头上鸡窝草般的乱发也一

根不剩，被刮得精光，整个脑袋光溜溜的，简直就是个倒装的葫芦。

叱石君心胆俱裂，立脚不稳，跌坐在地，顺着斜坡，连滚带爬地窜回己方阵中，嘴里还颤抖地叫喊着：「你、

你是燕南天……」盖世大侠燕南天？张三娘惊异非常，她万万没想到，这个醉汉就是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要寻找的人！

战场上静默了一会儿，骤然杀声又起，「十二星宿」仗着人多势众，再次冲杀上来，意欲把盖世大侠燕南天和

张三娘一起除掉。燕南天叹了口气，双脚立着未动，只是将那柄锈剑扬了扬，说道：「各位还是趁早别玩了吧，惹

得我这位朋友生起气来，大家会玩得不开心的！」这么柄废铁也似的锈剑，他居然当作朋友，真让人笑掉大牙！嗤

笑声中，蓦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喝，宛如晴天霹雳，震得对手心魂皆落。燕南天手中锈剑，凄厉嘶鸣，紫电狂

飙，金蛇乱窜，如同一团雪花，撕不开，打不破，踢不烂，严严实实包裹住自己。

这团雪花在敌阵中横冲直撞，碰着者死，磕着者伤，竟似砍瓜切菜一般。漫天血雨，围绕着这团雪花飘洒；一

片呻吟，围绕着这团雪花回荡。几个蛇睛人血消肉竭，直如几条死蛇；三个虎头小子肝脑涂地，尸骸枕藉；食鹿君

到底技高筹，只是平添了一脸花纹，那还是燕南天的锈剑稍稍留情；白山君竟然少了一片屁股；踏雪君则更惨，丢

了鼻子和两只耳朵，脸上连同嘴巴在内，露出四个窟窿。这伙杀人如草芥的恶徒，此刻也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

是谁先叫一声「快逃」，他们如同死刑犯接到了大赦令，丢下积尸盈野的徒众，一齐落荒而逃，霎时间跑了个干干

净净。

张三娘收拾起软鞭，走到燕南天面前盈盈行了个万福，说道：「感谢燕大侠相救！小女子找你多日了。」燕南

天回了一礼，问道：「姑娘来自何处？找我有什么事？」张三娘一张快嘴顿似河水决堤，滔滔不绝，将自己的姓名

门派、来此的前因后果，一泄而尽。

燕南天疾恶如仇，天性使然，不等张三娘说完，早已义愤填膺。转念一想，却又极力控制着不动声色：「姑娘

就如此肯定，燕某定会去管这档子闲事么？」张三娘神色一懔：「武林公敌，天下共愤，倘若燕南天置之不理，那

还算得上是盖世大侠吗？」燕南天心头一热，哈哈大笑道：「姑娘说得好！实不相瞒，玉泉山庄之事，我早有耳闻，

正想前去看看。滞留在此，只是为了等几个兄弟。走，我们先去找地方填填肚子，吃饱了才有力气赶路。」夜幕又

开始降临了。在路边的小酒馆里，喝着大碗酒，吃着大块肉，实在使燕南天痛快已极。

同样在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张三娘更显得气概横溢，胆量过人，浑身的动作玲珑活泼，闪耀出一种逼人的光

彩。酒兴使她的脸红扑扑的，鲜艳得象一朵玫瑰花蕊。她的眼睛含着复杂的内涵久久停留在燕南天的身上。

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体会过，甚至没有想到过「爱」。天下的男人，她只爱过一人，那就是她的生身父亲。

对其他任何男人，她都不屑于多看一眼。可今夜是怎么啦？她嗅着燕南天身上的汗味儿，竟觉得有些飘飘然。她直

觉得自己想看他，爱看他，愿意就这么一直看下去。

燕南天被她两道灼热的目光烫着，感到很不自在，突然问道：「姑娘想是有什么话要对燕某说吧？」张三娘的

脸一红，幸好她的脸蛋本来就因为喝酒而发红，加上夜色的遮掩，别人难以察觉。她顺着话头信口说道：「素闻燕

大侠的剑乃天下第一神剑，今日已经目睹，果然名不虚传。还听说燕大侠有几位结义兄弟，各自均有一绝，不知是

否有机会一睹为快？」燕南天心无杂念，又带了些酒意，似笑非笑道：「我可不敢让那些兄弟被你瞧见。」顿了顿，

他接着说：「若是让姑娘这样往死里盯着人看，他们哪里受得了！喏，玉郎江枫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他倒是被女孩

儿看惯了的，想来尚无大碍。但碰上南天大侠路仲远，那就麻烦了。他是天下第一刚强汉，若被姑娘这样盯着看，

他必定会以为姑娘爱上了他，死活也要你做他的老婆，那时如何收场？」

张三娘又羞又恼，真恨不得狠狠抽上燕南天几个耳光，可转念想到此人心如清水，坦荡无遗，而且虽说是在开

玩笑，话语中却无丝毫歹意。于是一腔怒火，全化作无名的怨艾，红唇张了几张，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过了一会

儿，张三娘起身，到屋外去小解。燕南天刚喝了几口酒，猛地听见外面响起一声惊叫。他「嗖」地一纵身子，跳出

屋外，目光四处一扫，却没有发现张三娘的踪迹。燕南天急往身边一株大树蹂身而上，立于树梢，举目展望：远处

的月光下有一团黑影在闪动，那是一个人肩上扛着张三娘，大步飞窜。显然，张三娘又遭劫持。燕南天一声清啸，

如大鹏展翅，疾向黑影射去！

夜色黑沉沉的，燕南天施展绝顶轻功，在岩石树林间飞行，他已经不是凭视觉，而是凭他的听觉在追赶。从四

周的一片静寂中，他听见了逃窜者那几乎脚不沾地的猫一般脚步声，还听见了张三娘那无力的呼吸声……他急运轻

功，十多个起落，在一座树林的空隙里飞行，终于追上了劫持者。他看见那人全身黑袍，戴着面罩，只露出两只眼

睛如同鬼火灼灼。

那人正是无血龙魔。他带着张三娘施展轻功绝技，纵步如飞。正纵高窜低间，忽闻身后有利箭般撕裂空气的声

响，他于飞行中蓦然回头，不禁大吃一惊：燕南天居然象尾巴一样追在身后！无血龙魔突然发出龙吟般的长啸——

这是讯号！

蓦地，燕南天感觉成千上万个黑点朝他窜来。他来不及多想，伸铁掌迎着暗器疾速抓去。他这两只铁掌可以将

鹅卵石捏成粉末，可是，他此刻手里攥住的暗器却软绵绵、肉团团的，不待他使劲，已迸出腥臭的液体，发出奇异

的叫声。

就着月光细看，他不由得一抖，浑身冒鸡皮疙瘩。他抓住的哪里是什么暗器，竟是两只被捏得稀烂的老鼠！世

界上任何东西都不会使他害怕，可惟独对老鼠，他有三分畏惧，或者说有三分客气，因为他的生肖属鼠。换言之，

天下只有两种生物令他头痛，那就是女人和老鼠。可现在，他偏偏已处于老鼠的包围中。

他身边的每一颗大树上，他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无数个正在窜动的老鼠，它们仿佛都不怕死，前钻后涌，

重重迭迭，围着燕南天团团乱转。只要他敢朝前走一步，它们将不顾一切，狂冲猛咬，把燕南天吃得点滴不剩。

黑暗中传来一阵狂笑声：「燕南天，你的生命已在我掌握之中，快快举手投降，否则，哈……」笑声发自前面

的一株参天古木，显然，这成千上万只猫儿大小的老鼠大军，是受那人指挥的。魏无牙？燕南天冷冷一笑，再不吭

声。

不知什么时候，最后一丝风也悄悄停息，除了鼠群发出的奇异声音，山林里一片沉寂。然而，寂静中却又有一

种特别的声音越来越响，乃至盖过了鼠群的怪异声音。它发自燕南天身上。名满江湖的大侠遍体血液奔涌，真气鼓

荡，内力所至，竟带起一股旋风，呼呼有声，直如狂飙骤起。

魏无牙感受到了燕南天如排山倒海般狂涌而来的强劲罡气，忙不迭向鼠群发出了催军奋进的攻击令。霎时间，

树上的老鼠如银河倒泄，猛扑向燕南天，地下的老鼠如突生双翼，飞罩向燕南天，一串串，一层层……不过，它们

都成了死老鼠。燕南天象一盆火，老鼠们则是扑火的飞蛾，碰上他那威力无比的护体罡气，有多少老鼠都只能是死

定了的。顿时，老鼠大军一败涂地，四散奔逃。

燕南天身如弹丸，纵向树冠，疾拿魏无牙。可是，魏无牙已没命地朝着与无血龙魔相反的方向，消失在黑暗中。

燕南天竖起双耳谛听，他听到了魏无牙已逃至何处，但却不能去追杀，因为他还听到了无血龙魔的狞笑，他必须救

张三娘。

沉沉夜色，凄凄云雾。在山林的一处空地上，无血龙魔放下了张三娘。他拧了拧她的娇嫩脸蛋，淫笑着说道：

「你这钓饵，终替我引来一条大鱼，只可惜还未享用你，便要为你送终，真叫人舍不得！」说毕，他已举起一只夺

命掌，眼看就要劈下。蓦听空中一声大喝：「贼子休要逞凶，燕南天来也！」象一道黑色的闪电，燕南天穿云破雾

飞掠而至，手中锈剑直刺无血龙魔咽喉，逼得他闪身后跃。

无血龙魔心头好不恼怒。他本想杀了张三娘，嫁祸于人，以此激怒燕南天，他好坐山观虎斗，尽收渔人之利，

可没想到燕南天这么快便突破了魏无牙的阻截，使自己功亏一篑。他恶气横生，「呛啷」一声，拔出了那根战无不

胜的独门兵刃金龙鞭，月光下，乃如金龙张牙舞爪，振鬣嘶鸣。

「九现神龙鬼见愁！」燕南天微吃一惊，他早闻这是一件天下无敌的宝贝，想不到竟在敌人手里。若再让对方

先发制人，自己也难操胜券。说时迟，那时快，燕南天锈剑铮铮，随身旋转，竟是极刚极猛的两招并施：繁星拱月

连同流云贯日。只见一剑化十，十剑化百，一片寒光似有千把利剑同时刺向对手，接着，双掌化剑，掌剑合壁，是

为剑锋；身子飞腾，紧随尖行，是为剑身；两腿贯力，动止随心，是为剑柄。正所谓：一剑化百剑是剑客至高无上

之剑术，以身化剑乃剑客无以复加之境地，此两招绝不含丝毫侥幸，只有两种结局，若非你死我伤，定是同归于尽！

无血龙魔眼见燕南天竟不惜与自己同归于尽，吓得心胆俱裂，身形一飘，闪向一块巨大岩石之后。一声轰鸣，

锈剑插进巨大岩石，那岩石竟从上至下一分为二。燕南天以身化剑跟着击到，又是一声震天价响，那巨大岩石炸得

粉碎。旋即，整片山林都归于沉寂……无血龙魔逃之夭夭了。燕南天正想去追，忽然听见了张三娘在附近发出的痛

苦钻心的呻吟。他一阵风般赶紧返回，意识到还未给她解开被封的穴道。

果然，在刚刚经过一场残酷拼杀的地方，还躺着无血龙魔未及带走的张三娘。她那美丽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娇面，

因痛苦而扭曲，而大汗淋漓。一根「嗦嗦」直响的青藤又长又粗，紧紧缠着她的大腿，而青藤的一头，似乎已经刺

伤了她裙衫下面的娇嫩肌肤。这是什么暗器？燕南天不敢迟疑，锈剑疾挥，电光骤闪，那根青藤已被斩为几截。他

定睛一看，哪里是什么青藤暗器，原来是一条三角脑袋的毒蛇，俗名五步倒，凡被它咬伤者，五步之内必毙。

燕南天一时情急，身形一锉，半蹲半跪，一把抓住张三娘修长的大腿，只听裂帛声响处，早撕开她的亵裤。啊，

肌肤！女性的肌肤，白如春雪，柔若凝脂。不过，在这白雪凝脂的玉腿根部，有一块已变得青紫乌黑，恰好贴着芳

草凄凄的丛林边缘。

这是燕南天第一次见到女性的胴体，心脏刹那间仿佛停止了跳动。他镇定了一会儿，俯下身去，用嘴巴对准她

玉腿根部的蛇伤处使劲吮吸。他感触到女性肌肤的柔软温腻，鼻尖甚至碰触到张三娘细柔的阴毛，但他不为所动，

只是吸出伤口的毒汁，并不吐掉，却吞入肚内。他的动作乃至眼光中没有丝毫的邪念。

张三娘感激地看着燕南天，虽然相识只有短短的几个时辰，她却认定她找到了一生的幸福所在。今后无论走到

哪里，她再也不会忘记这个令她牵肠挂肚的人！燕南天突然站起身，跑了开去，稍顷，便又提着几株不知名的草返

回来。他将草塞进嘴里嚼碎，吐出，敷在张三娘的大腿伤口上，复又立起，双手张开，在伤口上方缓缓移动，将通

身的沸腾热流从掌心迸出，源源不绝，倾泄伤处。他在给张三娘治伤救命的同时，也轻轻解开了她被封的穴道。

片刻后，张三娘感觉全身血脉相融而畅快无比，试着抬抬双臂，只觉运劲之际，肺腑间有说不出的受用。更强

烈的柔情在她心头激荡，意绵绵向他一笑。「看起来，你还需要休息几天。走，我们到安庆城里找个客栈先安顿下

来，等你伤好了再商量报仇大计吧！」燕南天背起张三娘，向山林外走去。

●（八）藏春楼

燕南天在安庆城边的一家小客栈里，要了两个房间，把张三娘安顿下来，静静养伤。经过他的悉心照料，张三

娘的伤日渐好转，眼看再过几天，他们便可以启程去找他的两位义弟。

这天，燕南天心情不错，到城里的「醉香楼」点了几样小菜，叫了几壶好酒，喝得醉醺醺的，直到天黑才一脚

高脚低地走回客栈去。途中经过一条小巷。由于刚下过一阵急雨，巷子里湿漉漉的，阒无人迹，在星空疏淡的夜幕

下，较之平日更显幽深，平添了几分诡秘几分阴森。燕南天凭借着巷口那盏幽暗的「气死风」灯，步入小巷。一阵

冷风吹来，他「呃」地打了个酒嗝，脚踩在巷里的积水上，溅起高高的水花。「客官，要人侍候吗？」一个怯生生

的女音，在他耳畔突兀响起。

燕南天闻声一怔，骤然止步。积水左侧，一堵向外延伸的屋墙，遮住已经超过有效照明范围的「气死风」灯，

形成一个黑洞似的阴暗死角，女人的问话声，就是从那里发出的。「哗——哗——」，一阵趟水声响过，一团娇小

的黑影从黑暗中移出，逐渐变得清晰。她一如刚刚出浴归来，衣衫浸得精湿，粘附在身上；长发被水粘结成绺，复

盖头肩，面目不辨，唯见水珠儿从发稍处不断滴落，宛然一具落水女鬼。

「客官，要人侍候吗？」依旧是怯生生的声音。接着，那女人长发一甩，细碎的水珠飞溅到他脸上。她上前一

把抓住他的手，身子开始剧烈的颤抖，头向后倾斜，盯着他的脸，嘴里发出喃喃乞求：「客官，求你要了我吧，我

在这里守候了一个晚上……」啊！窑姐儿！燕南天脑袋清醒了一点，但随即心头泛起酸痛之感：从对方胸脯发育的

情况看，她还只是个少女！「你今年多大了？」他问。

少女没有正面回答，松开他的手，低着头，说道：「我只收一两银子。」和女人打交道，燕南天向来拘谨得很，

更不用说嫖娼宿妓了。他摇摇头，转身欲去。少女跟在他后面，苦苦哀求：「客官，可怜可怜我吧！今晚再拉不到

客，我会死的。」死！燕南天猝然止步。未成年少女做窑姐，本属荒唐，但接不到客人就得死，岂非更是咄咄怪事？

「你是不是受人逼迫？」他愤然问道，「走，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少女以为他愿意花钱买欢，道：「还是到客官

的住处稳妥些。」稍顿了顿，她又道：「或者，那边有栋没人住的楼房，我带客官去？」他们两人来到一座挂着「

危楼待拆」木牌的小楼前，拾级而上。楼梯是木质的，梯梁各处木榫已然松动，踏上去「嘎嘎」直响。楼上的房间

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少女除下蔽体衣物，精赤着身子，在墙角处仰面躺下。

他离她很近，鼻息相闻，而且看清了她的眼眶里注满了晶亮的泪水。他把她的衣衫扯过来，复盖到她身上，几

乎是命令道：「穿好衣服，坐起来说话！」少女吃惊地睁大眼睛，掀掉衣衫，重新将卷缩的身子舒展开，道：「不，

客官，没有银子，我无法回去交差。」燕南天道：「银子我会给的，但你必须作出回答，年纪这么小，为什么要做

窑姐儿？你叫什么名字？」少女哭了，哭得很伤心。她穿好衣服，擦了一把泪水，说道：「我叫小红。

今年十几岁。「燕南天问道：「你家住哪里？」小红道：「我哪里还有家……」说着，又哭起来，抽抽咽咽道

：「早个把月，乡下山洪暴发，父母、房屋全被洪水冲走，我孤零零的，只好来县城投靠远房叔叔。不料叔叔的住

所，忽然变成了『藏春楼』妓院，我一打听，才知叔叔已经搬走，房子卖给了一个姓萧的老板。」燕南天道：「那

你就该回乡下去。」小红道：「我是打算回去，可给萧老板撞见了，她笑眯眯的，问长问短，还端来饭菜给我吃。」

燕南天道：「你一定上当了。」小红道：「客官猜得真准，饭菜里有迷药。后来，我变得不省人事，萧老板就叫来

一个脸色惨白得象张纸一样的男人，把我……」声音渐低，慢慢又变成了抽泣，过得一会儿，牙关一咬，道：「我

恨死了那个姓萧的女人！」她永远忘不了那天的情景，当她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藏春楼

一个豪华房间的大床上，旁边是一个脸色惨白如纸的男人。那男人身材瘦长，左臂竟然是假肢——能杀人于猝不及

防之中的铁手！

见她醒来，那男人脸色阴森地凑近她，嘿嘿淫笑道：「想不到你这小妞竟然是难得一见的『白虎』，刚才在昏

迷中没尝到极乐的滋味，现在可要再跟大爷到巫山胜境去走一遭。」小红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那男人搂住她，

嘴巴吻上她动人的乳房，用力深深一咬，将齿印深烙在小红那雪白的乳肉上，两边乳房同时被硬咬出牙齿印，令小

红痛得流下泪来。

那男人接着压上小红的纤瘦躯体，双脚轻轻用力，已顶开小红紧合的大腿，硕大圆鼓的龟头更已抵在小红的阴

唇上。他一边维持着紧压的姿势，一边伸手到阴唇上，以食指向桃源洞内摸索。待手指上粘满了小红的分泌，他开

始将粗大的肉茎向里插。下体再次传来撕裂的痛感，小红意识到男人的阴茎已深深进入自己的子宫内，龟头正一轻

一重地撞击着自己的子宫壁。满布在她的紧窄阴道肉壁上的肉纹，每当抽送阴茎时便自动自觉地夹紧炮身，更增添

了男人的快感。

「小妞，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就在你的子宫里播种了。」说完，那男人展开了猛烈的活塞动作。小红

听到了男人的话，同时感到自已体内的肉棒越来越火热，知道男人亦已快到崩溃的边缘，用尽气力想将身上的男人

推开。可惜男人却死命地把她越抱越紧，硕大的龟头更向自己的子宫深处硬挤，无助的感觉填满了她的弱小心灵，

知道自己最终难逃厄运。耳边男人的喘息越来越急速，小红迷蒙中听到男人气喘着说：「我要你一生体内都藏有我

的精液。」男人刚说完，小红便感到无数灼热稠密的液体在自己子宫内疯狂爆射开来。

随着男人肉茎的每一下脉动，更多的精液正一波一波地灌注进自己的子宫之中，直到精液将子宫内的每一丝空

间都填满，那些多余的乳白精液才沿着阴道慢慢倒流而出……听着小红的叙述，燕南天已经猜到作恶者是恶人谷「

十大恶人」中的「迷死人不赔命」萧咪咪和「血手」杜杀。原来，「十大恶人」得悉中原武林迭遭异变，遂决定前

往中原一探究竟。他们来到安庆，考虑到青楼是最方便打探消息的场所，便由萧咪咪出面，买下了藏春楼。

燕南天当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但小红的遭遇却令他对此不能不管。他拉起小红，说道：「你带我到藏春楼去，

看他们谁还敢逼良为娼！」小红惊慌地赶紧说：「客官，我不敢，他们要是知道，我就没命了！」燕南天心中暗叹

一声「可怜」，从怀中摸出两锭银子，递给小红，说道：「既如此，你就赶紧回乡下去吧，别再呆在城里了！」言

毕转身大步而去。

东大街的藏春楼前，灯笼高挂，丝竹盈耳，门口还站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看见燕南天走近，那大汉伸手拦住，

道：「买票入内。」燕南天伸手入怀，掏出一锭纹银，朝那人手中塞去。「小的扶大爷进去。」那人显是高兴已极。

世间上，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有钱的是大爷，没钱的是小人。

店堂里窄小得很，燃点着一枝孤烛，不甚明亮。四处一瞧，竟无桌无椅，唯见居中有门一扇，布帘低垂，门内，

渗出些舒缓箫声，悠扬笛韵。「这青楼倒有些蹊跷。」燕南天咕哝着，撩开门帘。

霎时间，烛光如炽，刺人眼目；音乐如潮，振人耳膜。他眯缝起眼睛，细细瞧去。「这种摆设倒也有趣，桌椅

围成一圈，当中留下一片空地。咦？那几个女人在空地上旋来转去干什么？练武功么？」座上客不多，却也不少。

他拣了一张空桌面，叫道：「酒来！」他这一喊，将许多目光引向了自己。众多目光中，有一双晶莹透亮的眸子，

露出了疑讶不解的神色——这双好看的眼睛，嵌在一张娇艳如花的脸庞上，正是「十大恶人」中的「迷死人不赔命」

萧咪咪。燕南天当然知道，藏春楼不是个良善去处，但他却没想到，对寻常男人，它是销金窟，而对他这样的大侠，

竟隐伏着凶险危机。

萧咪咪盯着他身上的污泥水渍，忖道：「燕南天号称大侠，今日竟然落入我手中，少不得让姑奶奶涮他一把，

看他嫖娼宿妓，今后还有没有脸多管闲事！」她取过酒壶、酒盏，从衣袖内取出一颗小小丸药，纳入酒壶，稍稍摇

了摇，递给一个姑娘，道：「给那客人送去。」姑娘托着酒盘，袅袅娜娜来到燕南天面前，提壶把盏，道：「客官

请用酒。」燕南天瞧也没瞧，端起酒盏一饮而尽。这当儿，是场心空旷处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只见一位发髻高耸、

长裙及地的绝色女子站立在场心。她浅颦轻笑，气质高雅，配上丹凤眼中那流动的波光，一个照面，就把看客征服。

这女子，他好象在哪里见过，一下子却又全然想不起来。

笛声已停，箫声缓起。绝色女子合着箫的节拍，轻盈扭动开来。时而裙裾高飘，时而柔腰款摆，宛如一只彩蝶，

迎风起舞。不一会，箫声骤停，堂鼓敲响，她一连几个飞旋，暗暗解开束裙纽带，褪出臂膀，提起裙腰，向上一甩，

长裙应声飞出。只见她身着短袖衣，过膝裙，玉腿斜跨，粉臂划空，刹那间鼓声停、舞影止，博得四周彩声一片。

箫声又起，节奏快了许多。

她变得象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舞步踢踏，追逐在花草丛中。没过多久，短袖衣、过膝裙又砉然脱体。这时的

她，上束粉红胸兜，下着窄小亵裤，挺挺的乳、细细的腰、高高的臀，把个线条毕露的俏丽形体，一览无余地呈现

在看客面前。又是一片喝彩声，较之上次更长久，更热烈。

笛声陡起，快速加上跳跃，仿佛要把人带进疯狂的意境中去。此时，绝色女子合着节拍，起劲地晃动、扭摆，

一阵大幅度的手抓足踢后，她身子忽地上旋，竟悬在半空，解下了那件粉红胸兜，至此，她除了那条窄小的亵裤遮

住身体紧要部位外，便一无所有了。彩声，一浪高过一浪。

「屠娇娇！」燕南天蓦然记起了这绝色女子的姓名。可是已经晚了，恰在此时，萧咪咪放进壶中的迷药发作了，

「咚」地一声，他的头砸到了桌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燕南天醒过来了。一切映入他眼帘的东西，全都是两个影子：蜡烛、床褥、蚊帐……「这是

在哪儿？」他昏昏沉沉地挣扎着坐起，蓦然，一具白皙丰满的肉体，进入了他的视线。那是个女人，曲线玲珑，身

姿妙曼，而且就躺在自己旁边。他不敢再看第二眼。然而，小腹处突然窜起一股燥热，迅速扩展到全身，刹那间，

刚毅的面庞上泛起了一层羞愧的红潮。

他慌忙扯过床单，盖住了那女人。但是，裸体女人那模模糊糊的影像，始终挥不开，驱不散。他狠咬嘴唇，唇

流血了；他死掐大腿，大腿疼痛……但无论怎样努力，他依然阻挡不住情欲泛滥的攻势。原来，萧咪咪在壶中下的

迷药，是她独门练制的混合着催情作用的「失贞丸」，吃了这种药，无论是多贞烈的女子，也无论是武功多高的侠

士，都会因为抑制不住情欲的燎原烈火，而瞬时间变成淫夫荡妇。如果不能及时宣泄，他们最终会欲火焚身而亡。

燕南天狂喘着下了床，背对着那女人。但越是克制，越是加速了浑身血液的翻腾，刚毅脸庞也开始扭曲变形。

怎么办？怎么办？啊！烛光！火！燕南天一咬牙，伸出左腕，搁到那通红通红的焰火上。顷刻间，皮焦肉烂，一股

臭气在空中弥漫开来。

剧痛使如潮的情欲暂时退却。燕南天知道，若不赶紧采取行动，他的一世英名便会毁于此地。他强提起最后一

口真气，狂喝一声「闪开」，巨大的躯体「砰」地撞破房门，落在藏春楼的走廊里。然后，他跃上屋脊，象一道闪

电掠过静谧的夜空，朝落脚的小客栈飞驰而去。

●（九）温柔乡

燕南天返回客栈的时候，伤势初愈的张三娘正在房间里洗澡。她褪去衣裳，慢慢地坐进洒满花瓣的澡盆里。她

将披散的长发盘在头上，束好，免得沾上水，于是，裸露出洁白光滑的鹅颈。她用手轻轻揉着高耸而坚挺的乳房，

感觉到皮肤的细腻而富有弹性。

阵阵快意传来，张三娘不由得叹了口气，又把手移下去，停在腿边。腿是修长的，很直。她把一条玉腿伸出水

面，细细欣赏着。只有少女才会有这样一双玉腿，才会有这样丰挺的酥胸，它多么需要一双有力而柔情的手来抚摸

啊，一双男人的手！

张三娘脑海中浮现出燕南天粗豪魁伟的身影，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她对燕南天就充满了爱慕之情，她甚至幻想

过和燕南天一起游剑江湖，快意恩仇，终此一生。但她也知道，燕南天一代大侠，不仅仅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她不

能用儿女情长，束缚住盖世大侠的手脚。

就在此时，隔壁燕南天所住的房间传来「咿呀」的开门声，然后是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张三娘感觉有些奇怪：

燕南天武功高绝，走路不该是这么沉重呀！她赶紧取过浴巾，仔仔细细地拭干了自己的纤细胴体，穿好衣服，向隔

壁走去。

推开燕南天的房门，张三娘大大地吃了一惊。只见燕南天躺在床上，满面赤红，两眼闪着疯狂似的亮光，口中

「呜呜」地发出野兽般的叫声，手像人猿似地乱抓乱爬，而他胯下的命根子也似乎涨大得高高地顶起裤子，一副恨

不得择人而噬的模样。

张三娘急忙跑上前，扶起燕南天，焦急地问道：「燕大哥，你怎么了？」燕南天挣扎着坐起身，认出眼前张三

娘那张美丽而又焦虑的面孔，霎时间，他想起了长江边的偶遇、小酒馆的把酒谈笑、黑夜里的舍命吸毒。合上眼睛，

她那散发着处女幽香的窈窕身子，雪白娇嫩的少女肌肤，甚至大腿根部那稀疏柔软的茸茸细草，便在他脑海里闪烁，

整体的、局部的，象一个个画面，连续不断，飞速跳跃着、旋转着……燕南天感觉有一种马上要扑上去占有她的冲

动，但最后一丝理智把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他虎目倏张，猛地一把推开张三娘，疯狂地吼道：「你快走开！我中

了淫毒，马上就要忍受不住了，我会毁了你……」张三娘明白了一切。早在师门学艺的时候，她已了解到春药淫毒

的危害性，知道男人如果中了淫毒，唯一的解毒之法就是立即与女性交合，否则便有可能因欲火焚身而轻者致残，

重者丧命。

此刻，望着燕南天竭力忍耐的痛苦表情，张三娘眼中淌出了泪水，明白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她再次抱住燕南天，

嘴里轻声说道：「燕大哥，别再折磨自己了，你就要了我吧！你知道，从跟你见面的第一天起，妹子就对你情根深

种。燕大哥，你给妹子一次机会吧！」「不，不，」燕南天抗拒着，「不能这样……」「燕大哥，我知道我很丑，」

张三娘终于道出了近几日一直郁结于心的隐秘，「讨不到你的欢心。可是我又很傻，明知你不喜欢我，偏还要苦苦

地等待，可这要等到哪一天啊……燕大哥，眼下情况紧急，我们再也不能拖延了，你就让我做你的女人，为你生个

儿子吧！」张三娘一边说，一边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在朦胧的灯影下，只见她新月般的长眉，两排密密的睫毛，端

秀而高挺的鼻子配着红嫩巧致的樱唇，原本莹洁的脸上，此刻浮着迷人的红晕，如云似的玉臂和素手，那肌肤光润

细腻，彷佛吹弹得破！这时，她把最内层的红色小肚兜也脱了下来，全身一丝不挂地站在床前。

燕南天看见，张三娘一身均匀的雪白肌肤如同凝脂，双峰高耸，上面是粉红色的迷人的乳头；平滑的小腹，一

双修长洁白的粉腿，浓密而柔软的阴毛覆盖不住微开的花瓣；大腿根部，覆盖着阴毛的三角地带柔软地隆起，其下

和乳头一样略带淡红色的阴蒂紧紧地闭着小口。

眼前的淫靡景象令燕南天拼命抑制的欲火难以阻挡地燎原起来，他还想再作最后的抵抗，可是，张三娘一步步

地向他走来了。她温柔地抱住他，替他一件件脱身上的衣服。燕南天胸脯如遭铁烙，徒劳地不停挣扎。张三娘不由

得愠火上升，嗔骂道：「你孱弱！你无能！连个女人都不敢碰，我真怀疑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燕南天被她这样

一激，神情愤然了。当一个男人被当面咒骂成「无能」的时候，心头首先泛起的就是狂怒，因为它关系到大男子的

尊严和荣耀，任何人概莫能外。他一把将张三娘搂进怀里，大手攀上两座挺拔的圣女峰，用力地采摘峰顶嫣红的果

实。

与此同时，他的衣服已被张三娘完全脱掉，一具结实雄壮的男性躯体呈现在灯光下。只见他浑身肌肉，条条分

明，似钢筋铁骨，发达的胸肌随着胳膊的摆动如两个圆大铁球，左右滚动；腹肌两排三块，块块棱角分明，油光耀

眼。小腹下，双腿中，那根又粗又长又壮的肉茎，正在一大片乌黑发亮的阴毛中激昂地高挑着，上面一根根的青筋，

凸涨涨地爬满了棒茎，突起的肉刺，麻麻密，支楞楞地耸立着，乌紫发亮，活赛一根珍贵的虎鞭。

张三娘的柔荑握住了那根虎鞭，把它导向自己的蜜穴。早已欲火如炽的燕南天粗野地伸出两手，从下面用力一

兜，把她的两条浑圆修长的美腿拖起，盘上自己的腰际，屁股往后一翘，再猛烈地向前一顶，坚挺粗壮的肉茎便狠

狠戳入了张三娘那足以让每个男人发狂的桃源洞里。「啊……」张三娘娥眉微蹙，银牙紧咬，忍受着初次破瓜的疼

痛。燕南天感觉自己的龟头前端碰到一层细薄肉膜的阻碍，随后便象冲破密闭的玉门关口那样，「滋！」的一声，

粗壮的阳具在层层嫩肉紧束及湿滑阴道肉壁的包夹下，一杆到底，直接深入到张三娘的子宫深处，疯狂地冲刺起来。

张三娘子宫内的肉壁急剧收缩，如同婴儿的小嘴般，开始不停地吸吮着燕南天胀大的龟头，与此同时，子宫腔

壁的嫩肉紧紧地箍在龟头肉冠的棱沟上，象吸盘似的将两人的生殖器卡得严丝合缝亲密无间，使龟头上的马眼与子

宫深处稚嫩的花蕊紧密地厮磨吻合。一阵温热舒爽的感觉令燕南天的欲火更趋高涨。凭借那股冲动，他势不可挡地

推送抽击，一手挽高张三娘的柔腰，怕它真要应手折断；另一手粗暴地搓揉她浑圆火热的玉乳，直把五根指头嵌入

那堆柔滑的嫩肉之中。

突然，张三娘一阵剧烈的颠簸，全身抽搐颤抖，两条浑圆匀称的美腿象八爪鱼似的，紧紧缠上了燕南天的腰际，

胯下那团坟起的嫩肉益发突出，如同一只贪婪的肉蚌，吃入了超出它胃纳的大香蕉，几乎令它胀破了肚子！毕竟是

从小练武的女侠，张三娘两条美腿的用力夹合之猛，使燕南天健硕的腰肢也有些隐隐生疼。他感觉到有一股浓烈热

烫的处女元阴忽然由她的蕊心喷出，烫得他的龟头舒爽无比。他开始更猛烈地、疯狂地、野蛮地冲击，每次都直捣

黄龙，直抵花心。

经过一番又一番狂野的撞、碰、冲、顶、插、抽、送，燕南天的身子忽然僵硬，丹田下二寸之地热力喷发，一

道奶白色的元阳，炸雷一般轰入张三娘的花房之中，一滴也不曾外泄和遗漏……燕南天的神智完全回复清明，是在

半个时辰之后。当他睁开眼睛、坐起身子的那一瞬，他感觉自己精力充沛，气劲十足，只怕就是让他打死一只老虎，

也不费吹灰之力。他转过头，看见了仍在闭目休息的张三娘，心知是她救了自己。他俯下身子，在她那吹弹得破的

娇嫩脸蛋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可是，他瞬间又微皱起眉头。他想起了自己从小习武，成名后浪迹江湖，行侠仗义，既无积蓄，又无固定收入

来源，如何能让张三娘过上安定的生活？何况，他和张三娘相识才几天，虽有好感，却非真正的爱情，别人会不会

说他挟恩图报？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

燕南天的两难处境张三娘心里当然也明白。通过一段时间相处，她对燕南天的秉性，有了一个彻底了解。他表

面很冷，但心肠极热，完全是情性中人，只是不轻易表露出来罢了。试想，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男子，对与自己有

过夫妻之实的女人，能撇得下，丢得开么？他一定会为她牵肠挂肚，那么，他还怎么继续去行侠江湖呢？

她睁开美目，注视着燕南天清癯粗豪的面孔，说道：「燕大哥，你别内疚，也别担心。妹子是心甘情愿为你付

出的。我知道你离不开江湖，中原武林也离不开你。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我就回崆峒去，并且永远不再回来！」

「不！」燕南天失声叫喊，「我毁了你的清白之身，怎么能再让你做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寡妇呢！求求你，张姑娘，

不要让我背上感情债！」张三娘伸出柔荑，温柔地抚着燕南天的脸，说道：「燕大哥，这件事以后再说吧。来，躺

在床上，你中的淫毒还未完全肃清，让我来帮帮你吧？」燕南天听话地躺回床上，他的分身仍然胀得很硬，独眼朝

天傲然矗立在黑色丛林中。张三娘趴到了他身上，慢慢地扭揉胴体。她那细嫩的柔若无骨的胴体慢慢逗旺了燕南天

的火气，她的两只丰乳更象倒挂着的钟乳，乳尖非常技巧地摩娑着燕南天宽阔的胸脯。

摩挲了一会儿，张三娘起身跨在燕南天身上，对准位置，将那早已蓄势待发的硕大阳具导入她阴液泛滥的花房，

先是上下慢慢抽动，感受着双方性器的摩擦，后来她扭动灵活的腰身，前后摇动旋转。抬眼望去，她秀发飘舞，双

眼微合，汗水也出来了，口中不时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忽然，张三娘的神情起了变化，下体剧烈摇动，嘴里喘着

粗气。燕南天感觉到自己的分身被她夹得好紧，舒爽的快感如波涛汹涌，冲击得他头晕目眩！他终于忍不住了，精

液再次如决堤的洪水奔涌了出来，随后便是浑身软绵，遍体通泰。而张三娘也趴在他身上一动不动，如同瘫痪了一

般。

第二天，燕南天从酣梦中睡醒的时候，蓦然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想起昨夜张三娘所说的话，他急忙穿衣去找。

客栈里那个上了年纪的帐房先生告诉他，张三娘天一亮就结帐走了，并且要他转告燕南天，她隐居起来，不会回崆

峒，她只要求燕南天找到杀害她父母的凶手，为她全家报仇。燕南天不禁怅然。

谁知道张三娘这一走，竟阴差阳错地造成了他们的生离死别。在往后的日子里，她为燕南天生下了一个女儿，

临终时前情未忘，叮嘱女儿远行千里，寻找父亲。这是后话，略过不提。

●（十）碧荷院

就在燕南天安庆遇险的同一时刻，他的结义兄弟玉郎江枫、南天大侠路仲远，还有江枫的书童江琴，却听到了

燕南天在湖北现身的江湖传言，一路寻觅进入了九宫山区。

这天，他们无意中来到绣玉谷，望着姹紫嫣红一片花海，氤氲馥郁扑鼻花香，江枫忽然醒觉，这里是江湖传言

武功出神入化、行事亦正亦邪的移花宫两位宫主邀月、怜星的住处。他赶紧止住大家，说道：「三弟，此处是移花

宫，我等须注意礼貌，不可造次。」说罢，他向谷内高声喊叫：「喂，宫内哪位姐妹听着，烦请通禀两位宫主，就

说玉郎江枫和南天大侠路仲远兄弟二人前来拜访！」稍顷，一位少女轻移莲步，款款向谷口走来。只见她虽只穿普

通的宫装，却掩不住容貌的国色天香，黛眉笼翠，颊艳荷花，樱唇绽朱，肌肤赛雪。再看她的体型，蜂腰鹤势，芳

姿倩影，丘峦起伏，曲线分明。

江枫心中猛地一动，两眼竟有些发直。暗想，此女在哪里见过？苦思良久，再也想不起来。少女走到他们面前，

盈盈行个礼，说道：「小婢花月奴，奉两位宫主之命有请各位。」说罢便转身引路而去，众人急步在后相随。

不多时，他们被领进了宫内。但见四处打扫得一尘不染，就连那石板铺成的地，也被水冲洗得闪闪发光。周围

有宽大的窗户，满谷醉人的花香随风飘了进来。

通向里间的那扇门豁然大开，邀月宫主与怜星宫主款步走出，裙裾飘舞，犹如两片彩云，乘风飘飞。她们一个

显出韵带梅花一段香的奇姿丽容，一个显出肤争瑞雪三分白的玉质冰肌；双双娇如楚水，对对美赛西施。活似从天

上掉下两轮皓月，照得人满面生辉。

别人看她们暗暗喝彩欣羡，而她们却不时把两双俏目去觑着江枫。她们真不敢相信天下会有这么美的男子！真

个是玉树风格自天成，谁道龙阳不倾国！但见他，风姿俊秀，骨格清奇，蜂腰虎背，面如温玉，双眼精光闪烁，却

不失温柔灵秀，身躯如玉树临风，却蕴含刚劲矫捷。总之，在他举止顾盼之间，不论男人女人，都不能不承认，他

是力与美的完美结合。仿佛两轮皓月在这一轮太阳面前黯然失色，她们一时竟禁不住庄严顿失，有些扭捏失措起来。

幸好花月奴送进来几杯香茗，才使移花宫主姐妹从那几分莫名的尴尬中解脱出来。邀月宫主掩饰地问道：「什

么风把江、路两位英雄给吹来了？」江枫潇洒一笑，说道：「我们兄弟是为了寻找大哥燕南天的行踪，而无意闯进

绣玉谷的。不知两位宫主有否听说过燕南天的消息？」怜星宫主讨好地说道：「听说前些日子燕大侠曾在安庆附近

现身，和一群宵小狠狠打了一架。我们姐妹都盼着他来，好向他讨教几招呢！」江枫摇摇手中的铁骨折扇，微笑道

：「既然大哥不在这里，我们就告辞了。」「且慢！」移花宫主姐妹几乎同时叫喊出声，「两位远来是客，移花宫

怎能不略尽地主之谊。就请两位在宫内盘桓数日，等有了燕大侠的消息再走。月奴，把碧荷院、紫香阁打扫干净，

送两位大侠进去休息！」夜幕降临了，移花宫里一片宁静。二宫主怜星斜倚栏杆，向着天边明月，默默倾诉着内心

的隐秘。此刻，她的心头，掠过了一丝淡淡的莫名其妙的惆怅。

「唉！先前舍命习艺练武，然后仗剑江湖，扬名立万，与姐姐一起创下了移花宫这片基业，究竟是为着什么呢？

不错，我名有了，利也有了，但为什么心里总感到不踏实，一回到这个锦衣玉食的家，就被寂寞和空虚包围着呢？」

「啊！我想男人了！」俏脸刷地飞红。她回头瞧了瞧，见无侍女跟着，又任由思想的野马驰骋开去。

「人人都说我的眼睛特别美，什么星如点漆呀，波光流淌呀，各种各样的奉承话都有，可偏偏又要补上一句稚

气未褪。呸！什么稚气未褪，我都二十好几了，哪来的稚气？二十好几的女人，不正该找个婆家寻个归宿么？然而，

我却有个至今未论婚嫁的姐姐！」世间之上，决没有姐姐待字闺中，妹妹先行嫁人的道理。一股怨愤神情，悄悄爬

上了她的脸际。「难道姐姐不是女人，抑或她醉心于武林事业，不再怀有对男性爱抚的渴望？」「不！自从见到玉

郎江枫那一刻起，她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得爱说了，爱笑了，连平日那极度任性的脾气，也变得温和无比。咦！

我这是怎么了，喉头涩涩的，鼻子酸酸的，心，还在隐隐作痛……天哪！我也爱上了江枫！姐姐在江枫面前流露的

一切，我不也在重复着么？」她蓦地惊出一身冷汗，与姐姐争情人，这岂不是有悖情理，有背人伦？

「姐姐，我妒忌你啊，你有了玉郎江枫，而我依然是名花无主。我的心在滴血，你知道吗？坦率地说，第一次

见到江枫，我也被他迷住了。这叫不叫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不清楚，但我相信，世上绝没有一个女人能抵挡得住他

那潇洒一笑。因此，我暗下决心，不管采用什么手段，我都要与江枫夫唱妇随，谁若想插足其间，充作情场敌手，

我一定会让她饮血刀锋！谁能料想，姐姐，情敌居然是你！」她扶着栏杆，尽力不使自己软瘫下去，不过粉颈却慢

慢低垂下来，似是不欲让明月瞧见她那伤心欲绝的面容……蓦然，她的头高高扬起，窈窕娇躯也挺得笔直，最大限

度地承受明月的清辉。

「姐姐，我保证绝不会向你动刀动枪，但你是女人，我也是女人，我有权利与你公平竞争。先下手为强。我将

施展出浑身解数，引诱江枫，迷惑江枫，达到生米煮成熟饭的目的。你，等着瞧吧。」疯狂从心底升起，春潮亦从

心底泛起，而且迅速波及全身，不可遏止。她疾若旋风，卷进卧室。不一会儿，又从卧室奔出，「嗖」地掠到背月

的树荫下。她身上除了一袭薄如蝉翼的罗衫，以及罗衫内面小得仅能遮盖私处的亵衣，几乎到了身无寸缕的地步。

她左瞧右看，觑定无人，从树荫下弹身而起，落向另一个背荫去处。

江枫下榻之地，名为碧荷院。池塘里，荷叶亭亭如盖，荷蕊探首摇风，醉人的旖旎里，还有蛙声一片。

怜星宫主望了望这片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世外桃源，暗忖：「这倒是个极好的男女幽会场所。」忖毕，娇躯

晃了一晃，霎时贴近那栋临池而建的瓦房。那瓦房一开三间，是移花宫中唯一不尚奢华，保持天然风貌的幽雅去处。

门虚掩着。「难道这位可人儿能掐会算，预先知道我要来么？」喜孜孜里，怜星宫主轻轻将门推开，而后反手关拢。

门刚合严，「吧嗒」一声，厚厚的门帘自然落下。这是为了防止蛙声聒噪，夜不能寐，特意安装的自动机括。

黑暗一下子降临，伸手难见五指。饶她内力精纯，亦如同睁眼瞎子，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怎么不点灯？——没灯

倒也好，省去了见面时那份尴尬。」仗着道路熟悉，她径朝卧房走去。

刚入卧房，便听到一丝轻细的鼻息。察声辨位。「咦？他怎的没睡下，却站在房中？」她强抑心头狂跳，举步

近前，转瞬便与心目中的檀郎，面对面地站到了一块儿。因情所苦，为情所困，她一面带着初尝禁果的羞涩，一面

期期艾艾地伸出纤手，抚向檀郎。

触手处，是光洁如丝的肩头。「啊呀，他竟也没穿衣服！」有如被闪电击中，她一条粉臂，登时变得酥麻无力。

那酥麻渐次由臂而胸，由表及里，连砰砰剧跳的芳心，似乎也暂时停止了搏动。稍后，知觉回归，元神复位，接踵

而来的是情欲之火高炽，烧得浑身上下燥热不堪。「姐姐！」她暗暗叫道，「我终于先你一步，得到江枫了！」五

根尖尖玉笋般的指头，百无顾忌地在檀郎肩头上游移开去。

肌肤柔若无骨，滑不凝脂。「人人都把江枫称作玉郎，今日一摸，方知送这绰号的人，确实大有见地。」指尖

正待朝前胸移动，蓦然，身后灯光如泄，登时充房盈室。骤逢光亮，她不得不紧紧闭上双目。约略适应后，她眯缝

着眼睛，掉头望去，却见江枫的书童江琴，端着一盏烛台，笑吟吟地倚门而立。

「这不是存心捉弄人么？」她气咻咻地回眸檀郎。这一瞧，宛如被人使了定身法，眼也直了，人夜呆了。原来，

承受她摩挲爱抚的人，哪里是什么江枫，竟是自己的同胞姐姐、移花宫的大宫主邀月。

邀月宫主的打扮与乃妹毫无二致，一样的透明罗衫，一样的窄小亵衣，更妙的是，罗衫滑落肩头，把个欺霜赛

雪的酥胸，差不多全部袒露于外。

这当儿，她亦愣愣而立，与乃妹四目相视。真是：尴尬人偏逢尴尬事，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有心做神女，

无缘见襄王。两姐妹各自红云上颊，慢慢地红了又青，青了又白，白了又红。她们都猜出了对方的用意，但同时又

都心生疑团：江枫上哪儿去了？

这当儿，江枫正倚在一座假山后面，偷偷窥望着一位拜月祈福的少女。自从进入移花宫后，他便产生了警觉，

因为邀月、怜星二位宫主那媚死人的秋波和过了头的热情，使他大感吃不消。他一向以自身的美貌傲世，但同时又

将之看作沉重的负担，特别害怕被以貌取人的女子乘虚而入。因此，他将自己的择偶标准订为：宁可对方其貌不扬，

也要换取真心相待。就这样，为防止二位宫主充作不速之客，他于月华初升那会儿，吩咐过江琴看守门户，便自碧

荷院悄然步出，径直朝路仲远下榻的紫香阁走去。

不幸得很，由于初来乍到，他迷路了。七弯八拐，直到月近中天的时候，打从一座高及数丈的假山下经过，忽

然一阵感月伤怀的嗟叹，飘入了他的耳中。侧目一望，却见一位少女臀高头低，匐伏于地。她面前有个小土堆儿，

显是仓促中垒就，上插燃点着的三柱清香，延绵不绝地送出几缕轻烟，袅袅娜娜，随风而逝，原来正上演着一场拜

月：「……一柱香，愿父母亡灵，早登仙界；二柱香，愿血仇得报，亲手刃敌；三柱香，愿二位宫主，福寿绵长。」

那少女祷毕，叩首三匝，款款立起。月光下，一张比满月还白的俏脸，两只比秋水还清的眼眸，恰被他瞧了个正着。

「这不是花月奴花姑娘吗？」讶然中，江枫从假山后面蹩出，边笑边道：「花姑娘怎不为自己也求上一柱香？」花

月奴略略一惊，飞快地瞥了他一眼，便将目光投向香头火星，道：「原来是江公子。这厢有礼了。」敛衽一揖，煞

是端庄大方。

江枫倜傥地打了个拱手，算是还礼，道：「姑娘还没回答我的问话呢。」花月奴抬起头来，眼中已是水波盈盈，

将满腹的愁苦、凄怨和盘托出，象是在说：「公子啊，我亲仇未雪，寄人篱下，哪里配叩拜上苍，祈求福庇？」江

枫砰然心动，暗道：「古人作诗，造下解语花一词，这姑娘的眼神，不正是宜说宜诉，当得解语花三字么？」一时

怜悯心大起，道：「姑娘，你有什么冤情，不妨直对我说，看我能否替你分担一点忧愁。」花月奴感激地点点头，

说出一番话来。她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半年前，父亲「夺命金刀」忽然莫名其妙地在大庭广众之中暴尸街头，

接着母亲也因悲伤过度而去世，她一下子成了孤女，幸亏移花宫二位宫主恰好路过，见她无家可归，便把她收留进

宫，并应允将来为她洗雪深仇。

说到这儿，花月奴似是察觉到自己有些失礼，缓缓问道：「夜静更深，江公子上哪里去？」江枫笑了，随口答

道：「紫香阁。」花月奴道：「你顺着这条甬道向西，然后转南，过得九曲回廊，再朝南走，不，朝西走——说得

我自己也糊涂了，还是小女子领公子去罢。」道毕，不容江枫再说什么，抬足折上甬道，款款前行。江枫只好尾随

跟上。

俊男靓女，比肩结伴，活活气煞了假山后面两位旁观者，一位是大宫主邀月，一位是二宫主怜星。她们承认，

花月奴并无任何越轨言行，但是，她们仍然怒火万丈，因为江枫所表露出来的风采、神韵和谈吐，在她们面前却从

未出现过。有趣的是，她俩并不怨恨江枫，倘若没有花的存在，能导致狂蜂浪蝶飞来么？于是，她们把妒火悉数烧

到了寄人篱下的花月奴身上。

夜深了，邀月宫主和怜星宫主回到了自己的寝宫，打算休息。可是还没更衣，一个侍女匆匆跑进来，控腰拱手，

禀报道：「启禀二位宫主，外面的探子报告，距绣玉谷二十里的刘家湾，近日来了一伙凶神恶煞，不知是『十大恶

人』，还是传言中的『十二星宿』？请宫主预作准备。」邀月宫主点点头，一挥手，说道：「知道了，你们去休息

吧。」似乎根本没把此事放在心里。可是，恰好于此时进屋的花月奴却将侍女的话牢牢记住了。她意识到报仇机会

的来临，恨不得立刻飞往刘家湾，手刃仇敌。

●（十一）刘家湾

夜色如水，月白风清。一条人影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行，踏过幽径曲桥、草地砂堆，穿越亭亭绿林、涓涓流水，

人影大步流星，直向刘家湾扑去。

那人影正是花月奴，她身穿夜行衣，斜背三尺剑，脸上全无伪装，月光下依然可见天香国色般的丽容，教人看

了第一眼后，目光便再也舍不得离开。但此刻，她的目光里却多了层怒气和杀气，就连那斜背的三尺剑，也似乎在

鞘中铮铮鸣啸。

眼看着刘家湾遥遥在望，蓦然静夜里爆响一声雄狮般的大吼，令花月奴吓了一跳。循声看去，她不禁倒吸一口

冷气。只见四丈开外处立着一个怪人，身材并不太高，最多也只不过有六七尺，但横着来量，少说也有五尺六七，

整个人看起来竟是方的，就象是一块大石头。他的头更大得出奇，若砍下来称一称，最少恐怕也有三五十斤，满头

乱蓬蓬地生着鸡窝般的乱发，头发连着胡子，胡子连着头发，也分不清什么是胡子，什么是头发了，鼻子嘴巴，更

是连找都找不到。

看上去，这人就象是一块大石头上蹲着一只大刺猬，又象是一头修炼日久，已经略具人形的大狮子。他身子一

掠，庞大的身躯竟然飘飞了四五丈远，落在花月奴面前，叫喊道：「小毛贼想找死吗？敢来寻十大恶人的麻烦！老

子狂狮铁战这回做件好事，先让你尝尝铁拳的滋味！」说罢竟不管三七二十一，「砰」一拳朝花月奴打来。

花月奴早已掣剑在手，见铁战拳风扑至，三尺剑迎风一抖，灵蛇吐信般向对方的穴位划去。哪知铁战的拳风惊

人，花月奴的剑尚未点到，忽觉虎口一麻，三尺剑脱手飞出，「噗」一声响过，半截锋刃竟深深插在一块巨石上面。

花月奴大吃一惊，正没做理会处，蓦闻黑暗里「嗤、嗤、嗤」几声连响，数枚暗器挟着劲风，以雷霆万钧之势

向「狂狮」铁战击去。趁着铁战手忙脚乱拨打暗器的空隙，一个人影自后飞掠而至，一把抄定花月奴那一掐纤腰，

纵身没入暗处，足不沾尘朝刘家湾屋脊相连的地方奔去。

借着月光，花月奴又惊又喜地看清救她脱险的竟然是玉郎江枫。原来，江枫离开紫香阁后，漫无目标地在移花

宫内闲逛，却意外地发现花月奴一身夜行衣，迅疾如电朝宫外奔行。他心挂美人，又好奇她去何处，便悄悄跟在后

面，谁知无巧不巧，正好救了花月奴。

此刻，花月奴被江枫搂在怀里，耳旁风声呼呼，禁不住芳心狂跳，俏脸血红，忍受着惊骇、兴奋、酸软的轮番

轰击。这是因为，一半儿娇躯，被男性的胸肌挤压得不能动弹，柔袅袅腰肢，被强壮有力的手臂圈定，且又时逢夏

末秋初，衣裳正单，更使得男女之间的接触，平添几分神秘，几分微薰。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异性肌肤相触。

这种相触来得太过突然，太过强烈，将深深刻进她的脑子里，一直伴随她走完生命的里程。

江枫却没有她那种细腻感受，眼下，首要的是趋吉避凶，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但是，一旦到达平安地域，情

形便不一样了。先前未曾细细品味过温软肌肤、少女幽香，迅速从触觉、从鼻息传导入体内，令他晕眩，令他快慰，

也令他惊惶失措。别看他风流倜傥，绰号玉郎，深受女人青睐，但真正与异性肌体相触，却也是第一次。

来到一片隐蔽的屋影底下，江枫忙不迭放开花月奴，刚想向她说话，却不料「啪！」地挨了一记清脆的耳光。

耳光打罢，那只纤掌悬空停留，没有收回。江枫吃了一惊，顺着纤掌朝花月奴望去，只见她那双星眸里，已自泪波

盈盈。

江枫如梦方醒，暗道：「一个冰清玉洁的姑娘家，被人搂搂抱抱，遭人轻薄，难怪要伤心落泪了。」当即兜头

一揖，压低嗓门道：「适才唐突了姑娘，在下赔礼。」说来也怪，平日在女人面前洒脱不羁的他，居然情性大变，

好象换了个人。

他哪里知道，女孩儿家对自己初恋时的反常举动是永远无法作出准确的解释的，因为初恋往往是不知不觉到来，

在这不知不觉里，接受与抗拒共生，温柔与任性并长。原先，她对江枫不苟言笑，表面看去，心如古井，骨子里却

情愫暗生，只不过在拼命压抑自己的个性而已。现在掴耳光，貌似因怒生嗔，实际上是爱的发泄。这种发泄带有很

大的随意性，有时甚至莫名其妙，连自己也不可理喻。

蓦然，几股方位莫辨的怪风，匝地刮来。天空中亮起一道闪电，接着雷声隆隆，良久方歇。原来天色晦暗，竟

是要下雨的征兆。就着耀眼的电光，江枫打量了一下周围的地形。这儿，浓荫密布，掩映着一排整齐的瓦房，瓦房

有窗无门，恰是一座背向着自己的建筑。

阵雨说来就来。怪风中，豆大的雨点瓢泼而下，砸向房舍，砸向林木，激起一阵连绵不绝的沙沙声。饶是江枫

和花月奴见机得早，赶往屋檐下躲避，仍然淋了个半湿。檐下，也是风雨肆虐的场所。过得片刻，二人浑身上下，

淋淋漓漓，湿了个透。江枫感觉暑热褪尽，遍体生凉，不觉连连暗呼「爽快」。花月奴却如同蚂蚁爬身，自在不起

来了。薄衫一经淋湿，变得半透明，紧贴在女儿家娇躯上，这份难堪，这份羞涩，你叫她如何把持得住？不由得粉

颈低垂，再不敢多看江枫一眼。

不经意间，江枫回眸一瞧，心中猛丁一动：我道是在哪里见过这花月奴哩，却原来只是在心里，她就是我心中

梦寐以求的姑娘呀！这一下心花怒放，非同小可。他喜滋滋温款款，偏转头去，轻道：「咱们到屋里避雨去。」说

罢，轻轻推开半扇窗户，只见里面灯光如炽，竟是一间整齐的卧房，且了无人迹。他身形一晃，便跳进房中，花月

奴相跟入内，随手将窗合严。

「真是巧得很，这里住的是女客。」江枫从衣架上扯过一件乳白罗衫，递给花月奴，道：「湿衣换下来吧。」

他无拘无束惯了，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一概随意潇洒得很。花月奴本待推辞，却又不便拂逆江枫的一番好意，顺手

接过罗衫，红着脸儿道：「你背过身去。」江枫当真面壁而立。「不许回头。」花月奴飞快地脱衣解带，又飞快地

罗衫加身，嘴里还不停地重复着约束令：「还没好，别回头，还没好……好啦！」这与儿时玩捉迷藏游戏时发出的

喊叫声，竟如出一辙。

江枫应声回头。真是佛要金妆，人要衣妆！他不觉看得呆了。平时，花月奴因血仇未报，从未认真打扮过自己，

今日偶将罗衫穿上，倒将她那女孩儿家的妩媚、娇艳本色，和盘推向了个郎面前。当然，这不能排除情绪上的原因。

过去她心事重重，愁锁眉黛，即便美貌如花，也得减去几分颜色；如今春潮乍起，眉目含情，使得本来就容貌非俗

的她，平添了一段娇艳欲滴的神韵。

「公子怎不换件干衣？」她低声询问，「我娘说，年轻时淋了雨，到老来会生病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我换，我换。」江枫边说边将鞋子踢掉，蹿身上床，冲着花月奴呲牙一乐，放下蚊帐。花月奴不待吩咐，业已背

转娇躯。

刚刚站定，便闻身后「嘶嘶」声起，过得一会儿，又听得江枫道：「衣服换罢，请花姑娘，哦，请月奴妹子过

目。」花月奴芳心一荡，心头顿时涌上一股甜丝丝的感觉，随即回眸瞧去，不禁呆住了：这是换的哪门子衣？只见

一床浅藕色被面，被他居中挖了个窟窿，松松散散地套在脖子上，旋又顺手拈来一根红绸，将前后两面拦腰束紧，

一件震古烁今的新款时装，便自他指端「缝」就。花月奴瞧得抿嘴直笑。

就在这当儿，房门「吱呀」一响，忽地推开，有人娇笑连连，道：「布雨行云，怎么少得了我？」话音未落，

走进一个浑身精湿的女人来。

那女人绿衫绿裙，鬓边斜插野花一朵，尽管衫裙上不断滴落些水珠儿，粉脸还是那么娇艳，步履还是那么轻盈，

腰肢还是那么婀娜，浑身上下，无一处不富于动感，无一处不撩人情思。她，正是恶人谷的「迷死人不赔命」萧咪

咪。

蓦然，房外又有人搭上了话茬，问道：「萧姐姐自言自语些什么？」萧咪咪媚眼儿瞟着江枫，嘴里答道：「屠

姐姐快来，我房里有一对活宝贝。」「什么活宝贝？」一个花信年华的绝色少女，连跨几步，抢入房中。她与萧咪

咪一样，也浑身淋了个透湿，正是恶人谷的「不男不女」屠娇娇。原来，「十大恶人」自打在藏春楼暗算了燕南天，

深恐燕南天事后报复，便悄悄离开了安庆，前往山僻小镇躲避。却不料躲开了燕南天，竟在此地好巧不巧地碰上了

燕南天的结义兄弟江枫。

花月奴睹此情景，怯意顿生，不由自主地傍紧了江枫。江枫却似笑非笑地望着萧咪咪和屠娇娇。他心里笃定得

很，因为他对自己的英俊和帅气有极度的自信，在他的笑容面前，任何女人都会变得温顺、驯服，心甘情愿地对他

作出让步。

「妙啊！」屠娇娇盯着花月奴，拍手笑道：「多亏这场暴雨，给咱们送来一双璧人。」萧咪咪道：「也多亏血

手杜老大带咱们来这里避风。」江枫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开口说道：「我是盖世大侠燕南天的结义兄弟江枫，

这位是移花宫的侍女花月奴，因骤逢暴雨，擅进贵房暂避。未经同意，深感冒昧，就此致歉。」场面话说完，却见

萧咪咪依然媚眼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的脸，心里不禁打了个突，问道：「二位打的什么主意？」「这话问得可有点外

行了。」萧咪咪哈哈一笑，续道：「我要你。」屠娇娇朝花月奴一指，也道：「我要她。」江枫心中一懔，怒道：

「你要她干什么？」「原来江公子还是个雏儿。」萧咪咪笑了个花枝颤摇，弄得高隆的酥胸上下抖动不已，道：「

你忘了我家屠姐姐的绰号叫作『不男不女』？对于姑娘，她倒是情有独钟哦！」江枫一张俊脸，倏地变了颜色。

屠娇娇道：「萧姐姐怎么光说不练？我可等得心急了。」萧咪咪道：「屠姐姐带那小妮子走罢。」屠娇娇二话

不说，身形一晃，便朝花月奴抢去。「哗」！江枫掣出折扇，迎风抖开，顿将屠娇娇迫退，嘴里喝道：「你们要是

胡来，休怪我不客气了！」「你越是不客气，我越喜欢。」萧咪咪欺前半步，与屠娇娇并肩而立。

江枫登时心里嘀咕开来。他虽是燕南天的结义兄弟，但武功并不太强，如果现在动手，他估计只能与萧咪咪持

平，而花月奴呢？决非屠娇娇之敌。倘被她掳去，后果便有些大大不妙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刷」地收拢

折扇，纳入腰间，潇潇洒洒地负手于后，说道：「对于二位的要求，我倒极愿意满足，只是外面还有我的两位朋友，

不知他们答不答应，我还得去问一声。」萧咪咪与屠娇娇懔然一惊，喝道：「是不是燕南天和路仲远？」江枫道：

「除了他们还有谁？」萧咪咪与屠娇娇脸色大变，当即背靠背站立，沉肘凝功，以作不虞之防。

「卡嚓」！窗棂暴裂。两人定睛看时，才知上了恶当。原来，江枫一见她俩沉肘运功，便携着花月奴纵身掠起，

顺势踹碎窗棂，逸出室外。萧咪咪道：「煮熟的鸭子飞了，可惜。」屠娇娇道：「既然编造谎话，就说明他已经落

单，燕南天和路仲远根本不在这儿。快追！」二人也掠出窗外。

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此刻，一轮圆月，高悬中天，碧空如洗，凉爽适人。

花月奴一袭乳白罗衫，江枫一身浅藕色被面，在月下看去，格外醒目，因此，没跑多远，他们就被发现了。「

站住！」刹那间，一呼百应，四面八方响起了吆喝声。十大恶人纷纷从各自所住的地方冲出来，手执兵刃，很快将

江枫和花月奴团团围住。眼见难以脱身，江枫干脆停下脚步，向周围作了个揖，潇潇洒洒将自己和花月奴的姓名、

身份和到此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他在说谎！」萧咪咪抢先打断他的话，「刚才他闯进我和屠姐姐的房间，意图不轨，要不是我和屠姐姐发现

得及时，恐怕早就着了他的道儿了！屠姐姐，你说对不对？」屠娇娇笑了笑，说道：「江枫人俊嘴甜，奴家本来就

仰慕得紧，可你也不能见面就想霸王硬上弓呀！喏，看把奴家的裤子都撕破了！」她纤指轻扯裤脚，那薄薄的丝绸

长裤上，胯部果然有一个撕裂开的豁口。

哈哈儿眼见情人春光外露，禁不住心头火起，喝道：「江枫你枉称大侠，所作所为竟连我恶人谷都不如。还不

快快束手就擒！」十大恶人一拥而上，不容江枫和花月奴分辨，登时将他们按翻在地，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血手」

杜杀打个唿哨，下令道：「先将他们吊在祠堂里，待我们明天睡醒了再好好审讯！」刘家湾祠堂的大厅里，点着一

束檀香，两支巨烛，檀香烟雾蒸腾，巨烛灼灼吐焰。江枫和花月奴，手足被反绑在一起，形如大弯瓜，高高吊挂在

半空中。

一阵穿堂风吹过，花月奴不禁打了个寒噤。江枫关心地问道：「你没事吧，月妹？」自从认识以来，他对花月

奴的称呼随着熟悉而慢慢改变，最初是「花姑娘」，后来改成「月奴妹子」，现在又将称呼精简掉了两个字，把些

说不尽的体贴，道不完的爱意，全都注入其中。一时间，花月奴平静下来，感激地望他一眼。

「我说个笑话给你听。」江枫常年行走江湖，积下许多生活经验，知道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听到

有人说话，就不会胆怯心慌。于是，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胡诌道：「某人买了十斤盐，扎成一个大纸包儿，揣着往家

里赶，走到半路，忽然小腹胀痛，要出恭了。恰见路边有个茅坑，便一步登上去，来了个稀里哗啦。拉完后立即起

身，谁知一不小心，竟将怀中揣着的盐包儿，掉进了粪缸里面……」「你这算什么笑话？」花月奴笑道，「听起来

淡而无味呢。」「一缸粪掺进了十斤盐，你却说淡而无味，难道你吃过吗？」花月奴不禁莞尔解颐。

「死到临头，还有心说笑话？」横梁处突兀响起一个细如蚊蚋的声音，乍听上去，既显得稚嫩，又透出苍老，

全然辨不出是长是幼，或女或男。江枫驷马攒蹄式悬空吊着，自然瞧不见说话的人，心中暗想：「这人不从正门排

闼而入，却偷偷地蜷伏横梁，显是存心救人。」当下也不点破，随口应道：「不说不笑，阎王不要，死到临头也得

做个快活鬼。」那人没有回话，就此寂然。

过得一会儿，江枫不觉焦躁起来，道：「喂，你怎么还不动手救人？」那细如蚊蚋的声音再度响起：「哼哼，

老夫以为玉郎江枫潇洒倜傥，遇事拿得起，放得落，不料想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江枫闻言，情知已陷入对方彀

中，暗道：「他明明为救我而来，却如此拿张捉乔，是何道理？」索性老了面皮，道：「面临生死大限，谁还能潇

洒得起来？

嘿嘿嘿。「那人沉吟少时，道：「老夫可以出手救你，但你须遵照老夫的吩咐行事。」被人救下又得受挟于人，

江枫疑窦顿生，问道：「你是谁？」那人道：「月老。」月老？「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月下老人？江枫哑然失笑，

暗忖：「你当江某是三岁小孩么？落拓不羁，装神弄鬼，我比你强多了。」当下一本正经道：「阁下大老远从月宫

赶来，辛苦辛苦。有话但请直说。」月老道：「老夫从姻缘簿上查实，你不日将会入赘移花宫，成就一段旷世奇缘。」

原来这位冒牌月老，竟是替邀月与怜星说媒而来！江枫忙道：「不成不成。

移花宫有两位宫主，我若选中其中一个，另一个岂非跌进酸醋缸子里淹死？「月老道：「那就双美兼收。」江

枫一愣，暗道：「我心中已经有个月妹，哪还容得下什么双美兼收？慢着，我也现炒现卖，来他个闷声大发财，看

他怎么处置。」当即有如哑了一般，不再开声说话。其时，花月奴一听个郎将要入赘移花宫，顿觉芳心如绞。但转

念一想，无论人品武功，自己都比两位宫主差了一大截，哪有能力与人竞争？只得珠泪偷弹，默默以对。

静得一会儿，月老显得不耐烦了，轻喝道：「江枫，你怎么不说话？到底想不想老夫出手救人？」江枫道：「

救不救在你，愿不愿吊着在我，反正天下武林都知道江某人潇洒到底，宁折不弯腰，死活不求人。」正慷慨激昂间，

忽闻花月奴惊呼突发，侧目一看，只见悬吊花月奴的那根绳索，无风自动，荡悠开来。她吊挂许久，手足早已麻木，

原是凭着一股内力苦苦支撑，哪堪绳索悠来荡去？登时，花月奴憋着的一口真气大泄如注，直痛得连连惨呼不已。

这显然是月老的恶作剧。可惜百密一疏，正因月老出手点弹绳索，扇起了一股如兰似麝的异香，朝梁下弥散开来。

江枫甫一闻到香味，便知伏在横梁上的人是谁了。心道：「好哇，原来是你姐妹乔装月老，替自己拉皮条说媒，

说什么我也不——」忖到这儿，忽又脸色大变，原来，绳索摇荡得越来越高，眼见花月奴红唇泛白，粉脸现青，呼

痛声业已喑哑，竟是晕了过去。

「邀月、怜星，你们好狠毒！」江枫心里骂只管骂，为保月妹生还，却又不得不委屈求全，道：「你止住绳索

摇晃，连花姑娘一起救走，我便应允婚事。」刹时，绳索归于静止。月老拿捏着嗓音再次说道：「你可不许反悔。

要我出手救人，你先得发个毒誓，我才相信。」江枫道：「我若反悔，路死路埋。」他这话本是随口道出，不料一

语成谶，后来果然死在路上，埋在路旁，酿出一桩子千古遗恨（江枫之死，请参阅《绝代双骄》开篇）。

江枫刚发完誓，只听指风飒飒，绳索落下，锁结解开。待他抬起头，月老早旋风般逸出，跑得没了踪影。在地

上平躺着静养了一会儿，江枫这才看见花月奴悠悠醒转，娇慵地唤道：「枫哥，咱们还活着么？」江枫赶紧宽慰道

：「活着活着，喏，眼明耳聪，手勤脚健。等我扶着你，趁早离开这鬼地方。」两人互相搀扶着站起，向祠堂外走

去。

●（十二）花烛夜

打从建起移花宫后，一条普通山谷，便有了「绣玉谷」的芳名，便有了「闲人免入」的牌匾，伴随而来的，还

有萧瑟、冷清，以及无边的森森杀意。眼下，冷清尽扫，杀意全消，无论树木、山谷、房舍，一概披红挂彩，阔绰

些的，红绸红缎，寒酸点的，也有红纸剪绞的珠花。放眼全谷，红绿相间，煞是悦目赏心。

移花宫内，更是红得抢眼。朱门新漆，红灯高悬，大至天花板处垂吊下来的绫罗帷幔，小到遮空掩映的桌围椅

褡，莫不沾上「红」字，把些个洋洋喜色，闹得盈室满堂。原来，本宫宫主邀月与怜星，要与令天下女人羡煞爱煞

的玉郎江枫喜结秦晋，婚期，就在明天。

碧荷院，也是大红大紫。女主人别出心裁，用喷筒吸上红漆，朝着屋外的一池绿荷，胡喷乱洒，可怜亭亭玉叶，

弄得红绿杂陈，还有十数只逃避不及的青蛙，身上也被喷得红一道青一道，托庇沾上了盈盈喜气。

江枫心中，却是灰色一片。自从送花月奴回移花宫后，他便过上了幽禁生活，整整五天，再也没见到花月奴。

千般情结，万斛相思，令他向路仲远吐露心曲，并请求挚友相助他与花月奴逃出移花宫，表示：宁可死，也决不与

两位宫主拜堂成亲。

此刻，天交二鼓，路仲远仍然杳无音讯。按理说，以暗袭明，拾掇监守碧荷院的十几个侍女，应该不是什么难

事，可他为什么迟迟没有现身呢？莫非是花月奴遇到意外，他必须赶去救援？他心烦已极，叫道：「江琴！」无人

应声。「唉，人背时烧开水也粘锅，连个贴身书童也跑得不见人影了。」他禁不住长吁短叹，负气地躺到了床上。

触目处，蚊帐、被褥，又全是一片火辣辣的红色。他闭上眼帘，不愿再看。

红潮如火中，却有一个例外。这儿，青灯如豆，白壁泛冷，一应家什卧具，均保持着原来固有的本色。这便是

花月奴寄身的客房。与江枫一样，她也失去了自由。房里，一位年过五旬的老妈子，房外，四个手持短剑的丫鬟，

无分昼夜地尽心尽责「服侍」着她。于是，她与外界断绝了任何联系，在苦苦思念中度过了难熬的五天。

蓦然，门开了，一个粗使丫头走到老妈子跟前，附耳低低说了几句话。「恭喜你了！」老妈子冲着花月奴扯开

嗓门直嚷。说是恭喜，脸上却无笑容，依旧绷得紧紧的，续道：「宫主交代，今儿个晚上替姑娘完婚。打点做新娘

吧。」话音一落，四五个手托大红漆盘的粗使丫头，鱼贯进房。盘内，大红喜烛、凤冠霞帔，还有各款各式的围帐、

被面，赫然入目。

花月奴不由得娇羞上脸，粉颈低垂。完婚，多么诱人的字眼！她仿佛听到了喧嚣的鼓乐，鼓乐声中，有人在说

：「能嫁给玉郎江枫，这新娘子真有福气。」她又仿佛看到喜烛高挑的花堂，邀月与怜星齐声喊礼，自己与江枫夫

妻对拜……「请姑娘更衣！」有人大喊。

她悚然而觉，面对红漆托盘中的凤冠霞帔，忖道：「原来两位宫主将我拘禁五日五夜，竟是想让我突然欢喜一

场！」一时间，感激心生，禁不住淌下了两颗热泪。可怜她在刘家湾祠堂中，被绳索荡得晕死过去，对江枫被迫应

允婚约一无所知，才导致今日不仅不察恶意，反错将己心比他心，空做了一场欢喜梦。

血红喜烛，吐出热烈红焰；嫣红床帐，煽起满室红光。花月奴脸上变红，心里更热，一声不吭地听任丫头摆布

着。俄顷，穿好霞帔，戴罢凤冠，才低声向老妈子道：「请妈妈上告二位宫主，就说花月奴对她们的恩德永志不忘。」

老妈子淡淡道：「不必了。咱们宫主也有事相求花姑娘。」花月奴道：「二位宫主太客气了，对花月奴又何必用上

一个求字？请讲。」老妈子道：「明儿个咱们宫主也要喜结连理，鸾凤和鸣。宫主的意思，请姑娘明日在席面上，

向新郎新娘敬杯酒。」「真的？我一定敬！」花月奴爽快答应，旋又感叹大发，道：「二位宫主国色天香，能配得

上她俩的，只怕是天下第一美男子……」说到这儿，芳心一沉，暗想：「我那枫哥，不正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么？」

当即心儿狂跳，一双俏目，紧紧盯住了老妈子。

老妈子接着她的话茬，道：「你说得不错，咱们的新姑爷，正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姓江名枫，绰号玉郎。」花

月奴猛地立起，忽又颓然重重跌坐，嘴里喃喃道：「不可能，不可能……」老妈子没再理睬她，回身叫道：「请新

郎入洞房！」旋踵，一个身穿新婚吉服、肩扎红绸的年轻男子，含笑步入房中。

花月奴抬头一看。天哪！这不是江枫的书童江琴吗？她本来就单薄的身子骨，怎禁得住这般沉重打击？顿时芳

心如绞，头晕目眩，「咕咚」一声，猝然栽倒，晕死过去。「花姐姐！花姐姐……」江琴惶然大叫。老妈子训斥道

：「什么姐姐妹妹？她是你老婆了！」江琴期期艾艾道：「妈妈教训得极是。不过，娶老婆是人生一件大事，好歹

我也得知会我家公子一声。」「哪来这许多婆婆妈妈，简直不象个男子汉！」老妈子脸色更冷，续说道：

「也不知你哪一代祖上的坟头开了坼，被我们宫主相中，让你拣个现成便宜，讨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边说，

边迈步朝外走去。门，被她反手扣上……花月奴心目中的新郎——江枫，此刻正在碧荷院，打开门扇，向着院内大

声叫喊：「有人么？替我通知怜星那小妮子，速到碧荷院来！」他的声色俱厉，丝毫不掩饰心中的愤懑。一听「夫

婿」相招，怜星宫主兴冲冲地来到了碧荷院。「江郎，找我有什么事？」才见着江枫，不等落座，怜星宫主便迫不

及待地发问。

江枫望着她那天真浪漫、笑语嫣然的神色，不觉打了个寒噤儿，暗道：「论长相，倒也算得上是个美人胚子，

可行起事来，却一味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难怪她独守空房，嫁不出去。」当下，打叠起十二分精神，微微一笑，

道：「整天和尚般的枯坐参禅，闷死人了。好妹子，带我出去散散心罢。」一个微笑，一声央求，还加上一句「好

妹子」，顿使怜星宫主心中荡起涟漪。

正待答应，忽又觉不妥，道：「姐姐说了必须过了今晚，你才能走出碧荷院。」江枫惊「咦」一声，道：「你

不也是移花宫的宫主吗，怎么事事要听你姐姐的呢？」怜星宫主道：「她为长，我为幼，自然要听她的。如果到了

明日，我就只有一小半儿听她的了。」说着，瞟了江枫一眼。

江枫明知故问，道：「剩下的那一大半又听谁的？」怜星宫主羞红上颊，道：「你是夫主，听你的。」「好妹

子！」江枫似是激动得很，双手一伸，搭上怜星宫主肩头，温言唤道：「好妹子，提前一晚，把你那一大半给我如

何？」怜星宫主再也把持不定，「嘤咛」一声，靠向江枫胸前。异香扑鼻，丽人在怀，江枫也差点儿东西不分，南

北莫辨了。赶忙收摄心神，再度唤道：「好妹子，咱们走罢。」「咱们去哪儿？」怜星宫主有如梦呓，喃喃道。

江枫道：「我想去你的香闺瞧瞧。」从花月奴的言谈中，他获知她与怜星比邻而居，眼下，若能去得怜星居所，

要与花月奴见面就容易多了。怜星宫主沉浸在柔情蜜意中，顺从地点了点头。却没想正要迈步，一个窈窕丽人翩然

而入，正是邀月宫主。

「姐姐！」怜星宫主双手捂面，忙不迭从江枫身边退开。邀月宫主没加理会，看着江枫，道：「江郎，除了碧

荷院，今晚你任何地方都不许去。」江枫火了，吼道：「为什么？为什么？」邀月宫主道：「为了我们姐妹，也为

了你。」旋又柔声道：「江郎，你要与人说话，有我姐妹陪着；想见朋友，也可以让路仲远来瞧你……」「她为什

么只字不提花月奴？」江枫蓦然一懔，再没心思听她说些什么，暗想：「今晚不许我走出碧荷院，路仲远又久久不

见回音，莫非花月奴遇上了什么意外之事？」想到这儿，急智忽生，顿时，一股狂傲神情上脸，扯过两把椅子，自

己坐了一张，唤道：「怜星妹子，过来，陪为夫的说上几句体己话。」怜星宫主一愣，瞅了乃姐一眼，到底不肯错

过机会，款款走近，盈盈坐下，竟真的提前将「一大半儿」交给了「夫主」。

江枫潇潇洒洒，二郎腿一架，又揽过怜星宫主的香肩，有一搭没一搭地胡扯开来：「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好

幽静啊……你出道几年了？第一次动刀动枪，是什么滋味……」怜星宫主碍于姐姐在旁，不作任何回答，倒把邀月

宫主气了个半死。在与花月奴争夺江枫时，为不使姐妹翻脸，她作出最大的让步，决定姐妹二人共事一夫，就爱情

来说，她只得到了江枫的一半。至今，这仅有的一半也变得虚无缥缈，可望不可及，怎不令她芳心欲碎呢？

她颤声唤道：「江郎，我恨你！」江枫回头一瞥，道：「因爱生恨，因恨杀人，这是常有的事。不过，放着我

的怜星妹子在一旁，只怕你还杀我不死。」邀月宫主气噎失声。连怜星宫主也觉过意不去，道：「江郎，你不该这

样对待我家姐姐。」江枫大声道：「我又不是囚犯，怎能想关就关，想押就押？她先不尊重我的人格，才惹得我报

复她，这怪得我么？」这话全然在理。邀月宫主怔怔地盯着他，脸色渐趋缓和下来。

江枫续道：「哼，还说是新姑爷哩！打明儿咱成了亲，你们两个谁待我好，我就跟谁亲近，谁待我不好，我就

叫她守空房。」邀月宫主芳心大震，暗道：「这冤家在女人面前骄纵惯了，当真只怕说得出便做得到。唉，邀月呀

邀月，江湖上男人众多，谁又管得了你？偏偏遇上这冤家，只怕今生今世，受他挟制定了。」忖罢，朱唇微张，贝

齿轻扣，道：「江郎既想出去散心，我姐妹就陪你走一回罢。」花月奴悠悠醒转。她是被听似遥远的说话声唤醒的。

此刻，那声音仍在继续，渐次由远而近，变得清晰起来：「……花姐姐，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我就

被你迷住了。但是，因为我是个服侍人的人，不能与你靠得太近，不能与你攀谈，唯一的办法，就是站得远远的，

偷着瞧上你几眼……」说话的是谁？啊，记起来了，是玉郎江枫的书童江琴！

意念恢复，她豁然睁开眼睛。触眼处，正是江琴屈着半膝，面向自己娓娓而谈，不觉又惊又恼，一骨碌从地上

坐起。火光贼亮的喜烛，吉服光鲜的江琴，刺得她芳心又是一阵剧痛，颤声质问道：「你、你怎能这样？」江琴微

微一怔，旋即凄凉地道：「花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能这样？

哈哈，难道一朝做了下人，就该终生做牛做马，永无出头之日吗？花姐姐，我虽身为下人，却有一副傲骨，更

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刚才，你晕死过去了，我只是守在你身旁，并无半点轻薄举动，希望我们能循规守礼，

拜了天地……「花月奴见他曲解自己的意思，更觉惶急，忙打断话头道：「别说了！你这样做，对不起江枫……」

江琴不待她说下去，道：「婚姻大事，我没先行禀告，是有些对不起我家公子，但我家公子待我亲如手足，一定不

会多加计较的。」眼下再也顾不得羞涩，只有跟他摊牌了。花月奴叫道：「我是江枫的人！」江琴笑了，道：「原

来你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暗暗看上了我家公子。不！既然二位宫主成全了我，这就是机缘，花姐姐，我会待你好的，

也能使你终生幸福，来，咱们拜天地吧。」

花月奴见他咬定死理不放，便从地上一跃而起，道：「江琴，你先去把江枫找来，我有话对他说。」江琴道：

「这是多此一举。我家公子眼界极高，二位宫主都没放在他心上，哪还会轮得到你？再说，如今他住在碧荷院，只

等今晚一过，便要做移花宫的新主人，也没闲工夫见你。」江琴没说「软禁」二字，花月奴却从他的话语中听出蹊

跷。邀月、怜星的容貌之美，江湖上尽人皆知，倾慕者多如过江之鲫，但江枫全然没放在心上，岂非正好说明他前

情未变？如果此论不虚，那么，今晚自己被迫成婚，玉郎五天来未曾登门拜访，都得到了合理解释，即：已在热恋

中的俊男靓女，正面临着被人生生拆散的危险。

思绪一畅通，人也镇定下来。道：「江琴，你听我说，在没有见到江枫以前，千万不要胡来，如果不听劝告，

休怪我手下无情！」门外突兀传来老妈子的声音：「好呀，还没过门，就训起老公来了！」话音一落，房门顿开，

老妈子箭步抢入，一道劲风，随着掌心翻转，凶狠狠地朝花月奴击出。花月奴岂甘坐以待毙？当即沉肘挫身，挥掌

迎上。

「啪」！掌力相触，人影倏分，第一个回合势均力敌。花月奴道：「我身怀血仇，还请妈妈高抬贵手，放过我

这一遭。」老妈子冷笑一声，道：「放过了你，我的饭碗岂不砸了？——江琴，别一边儿歇着，你我前后夹击，将

这刁妇拿下，尽快洞房花烛，二位宫主正等着我去回话哩。」江琴犹犹豫豫，梭巡不前，道：「俗话说，捆绑不成

夫妻……」老妈子大怒，「呸」了一声道：「你怎的这样胆小如鼠？待生米煮成熟饭，不是夫妻，她也得跟定你过

一辈子！——动手！」道毕，自腰间抓出一条八尺来长的软鞭，有若狂蛟腾舞，直扫花月奴肩膀。鞭影呼呼，劲道

十足。

花月奴临场应敌，全凭一柄长剑，而今手中没了兵刃，便失却机先，加之又没练过擒拿手法，哪还敢正面相搏。

只得娇躯一扭，向着鞭影稀疏处逃逸。这一逃，又觉身形比平时慢了许多，原来，头上几十斤重的凤冠，身上肥大

兜风的霞帔，竟如同有人掣肘牵足，弄得她想快也快不起来。鞭风一紧，老妈子反手一旋，改扫为圈，准准地朝她

头顶套下。花月奴一时收脚不住，乖乖地将个脑袋，向圈中送去。「花姐姐！」江琴大骇，叫声中顺手一抄，扣定

花月奴的手腕，朝自己胸前猛力一拉，登时，花月奴化险为夷，可那顶簪缨挂珞的凤冠，却全砸到他脸上。正吃痛

的当儿，蓦闻老妈子喝道：「还不抱她上床？」定神一看，却是老妈子乘花月奴门户大开之际，蹂身近前，遍点了

她的周身要穴。

事已至此，江琴横下心来，道：「花姐姐，也怪你太过任性，咱们只得先做夫妻，后补行周公之礼了。」说着，

托起靠在自己身上的娇躯，走到床前，轻轻放下。花月奴眼中注满了晶莹泪水。她看见那贼亮贼亮的血红喜烛，竟

然也挂着两行血红的蜡泪！

目睹花月奴被江琴托送上床，老妈子嘀咕了一句「这才象话」，归拢软鞭，朝室外走去。刚到门口，一眼便瞧

见四名执剑丫头直愣愣地盯着自己，不禁骂道：「刚才用人之际，你们死到哪里去了？」骂声未绝，有手自房门外

侧倏然递去。「糟糕，着了道儿！」心念电转间，却早身不能动，口不能言，被人点了穴道。

点她穴道的人是路仲远。他举步进房，一见江琴正忙着为花月奴解纽松扣，衣缝间已隐约可见雪白柔嫩的肌肤，

不禁心头火起，喝道：「江琴！」江琴闻声回头，不觉讶然，道：「路大侠怎么到这儿来了？」路仲远紧绷着脸，

掠到床前，指风连弹，解开了花月奴的穴道。

江琴恼恨忽生道：「路大侠，你与我家公子有交情，我敬重你，可你不该破我亲事，常言道，破人亲事如杀父

……」「住口！」路仲远侧目怒视，一指花月奴，道：「她是我玉郎兄弟的未婚妻子。你身为仆从，却欺凌主人之

妻，该是个什么罪名？」这当儿，花月奴乍逢救星，已是悲声大作。江琴的脑袋轰然涨大，急忙道：

「不可能，我家公子从没向我提起过……」路仲远不再理他，转向花月奴道：「花姑娘，咱们见玉郎兄弟去。」

江琴这才觉得事情顶了真，急忙双膝跪地，叩头不止，道：「路大侠，小人确实不知花姑娘是主人的未婚妻啊。可

恨邀月、怜星二人，只说替我讨房妻室，将我强行带到这里，我上当了，受骗了……」路仲远冷冷道：「休要在此

惺惺作态，滚开！」江琴急得哭了，道：「路大侠，你听我说，这事情如果传扬出去，我还有何脸面见我家公子，

还有何脸面做人？路大侠，花姑娘，你们不如杀了我吧。」

花月奴到底是女人心肠，先自软了，问道：「你当真不知我和玉郎的事？」江琴起誓道：「如果明知故犯，小

人必定剑下死、刀下亡，行路路陷，坐船船翻。」花月奴叹了口气，道：「玉郎将你当作兄弟看待，终不能为这一

念之差，坏了情份。我不向他讲明便了。」江琴向路仲远投过乞求的目光，怯怯道：「路大侠……」路仲远道：「

花姑娘宽宏大量，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武林中人一诺千金，江琴登时磕头如捣蒜，连声道：「多谢二位，多谢二

位……」心中却不觉又敲起了小鼓点儿，暗道：「下人就不是人么？为着这么点误会，就要求爷爷拜奶奶的千磕万

叩，活着还有什么意趣？哼，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假的，统统都是假的！」心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埋下了。不管

什么样的种子，只要埋下去，都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十三）一线天

四点红光，在冥冥夜色里缓缓移动着，时而向东，时而转南，环绕着怜星宫主的寝宫，一个劲兜圈子。这四点

红光，是四盏灯笼，由四个青衣少女擎着，为主子们照亮前行道路，主子，当然是二位宫主和江枫了。

江枫一步三摆，折扇徐摇，不时指指点点，朝一左一右的邀月、怜星发出些欢声笑语，尽管十丈开外便黑咕隆

咚，什么都瞧不见。他意兴飞扬，邀月与怜星却不由得暗暗心痛不已，忖道：「四处漆黑一片，他竟象孩童般欢欣

雀跃，这五天的拘禁，果真让我那江郎吃苦了。」前面，一座假山矗立。不正是那晚初会月妹的地方么？江枫怅然

上心，回顾二位宫主道：「取一坛酒，三只碗来。」道毕，径朝假山坡侧走去。

转过假山，一眼便瞧见了花月奴拜月的旧时痕迹——一个小小土堆，三支短短香棍。江枫当即仰首向天，暗暗

祝道：「月儿呀，你虽然没有露面，我还是要拜你求你，保佑我灌醉移花宫那两个蛮横宫主，尽快找着我的月妹，

双双逃出这红粉陷阱……」正祈祷着，假山前摆开了一桌三椅。桌上，一坛女儿红，三只青花碗，自然也少不得鸡

脚爪子鸭脚板一类佐酒拼盘。

江枫折扇一收，启开酒缸泥封，鼻孔一抽，连道：「好酒，好酒！」抱起酒缸，将三只青花瓷碗斟满，道：「

江某今日喜结良缘，真是三生有幸，说不得要借花献佛，先敬二位宫主一杯。」说着，端起青花瓷碗，脖子一仰，

「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罄尽。邀月宫主笑道：「江郎有此豪兴，我敢不相陪？」端起满满一碗酒，大口喝下。

怜星宫主自然不甘落后，道：「我也来个亮碗照底。」登时也将酒喝了。三人各亮青花碗，相视大笑。

须臾，二位宫主已自杏眼含春，两腮殷红。江枫再度将酒斟上，道：「论家财，我与二位宫主不相上下，论武

功，却远远差了一大截，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来，再干一杯。」三人对饮。

江枫三次斟酒，道：「过了今晚，江某就得成家立业，担负起一份男子汉的责任，为告别过去，请再干一杯。」

三碗下肚，怜星宫主顿觉心跳加速，头晕目眩，忖道：「才起手三杯便带醉意，今晚怎能陪江郎饮个痛快？」一瞥

乃姐，见她也脸颊如火，星眸带涩，又暗暗想道：「论酒量，咱们姐妹二人，抵不上一个江郎，当真会令他扫兴了。」

无意中低头一瞧，却见邀月右手垂下，食指尖儿竟有水珠不断滴落，地面业已湿了一大块。「好呀！原来姐姐用内

力将酒浆逼出，装出半醉模样哄骗江郎，我何不照章办理？」当即运气行功，驱动内力下游足阳明经，而后逆行至

胃，上溯手少阳经，迫令酒浆从指缝缓缓溢出。

江枫全然被蒙在鼓里。一见邀月、怜星醉态可掬，他更来了劲儿，连敬带催，顷刻间，又是三碗下肚。眼见得

一坛女儿红，空底朝天。「怪事，她姐妹怎的还没醉倒？」江枫略一沉吟，叫道：「再来一坛！」跟班很快又搬来

一坛女儿红。泥封撕开，酒香显得更浓，江枫不觉打了个逆呃儿，忖道：「六碗下肚，我还有些经受不住，何况她

女流之辈？就此一碗，顶多两碗，不怕她俩不烂醉如泥。」当下，一一将碗斟满，道：「二位宫主，咱们再干。」

话出口时，似觉舌头已有些不听使唤，略显僵直。

不过片刻，接连又对喝两碗。酒酣耳热中，江枫忽觉自己的腿变得有些困乏脱力。俗话说，酒是糯米水，醉人

先醉腿。不大一会儿，腿上困乏脱力的感觉渐渐上升齐胸、齐颈，最后，脑子里一片模糊。

江枫醉了。醉乡里，初秋变成了阳春三月，绿草如茵，百花怒放。远处，花月奴穿花拂柳，款款行来，他飞迎

上去，两下里依偎在一起，任凭落英沾满肩头。「月妹，月妹……」浅唱低吟，温情如水。邀月宫主以为檀郎在呼

唤自己，登时芳心大慰，情不自禁应了一声，把个身子倾了过去。

怜星宫主一旁呆呆望着，酸酸地忖道：「方才还怜星妹子长怜星妹子短，怎的一下子就跟姐姐亲热起来，把我

撇到了一边？」幻觉里，江枫全然沉浸在柔情蜜意中，拥着花月奴，温言软语道：「月妹，你焚香拜月，我用心香

祷月，果然拜出个好结果来了……」正诉说着，忽然，两个横眉怒目的娇娆女子出现了。邀月狠狠抽了他一耳光，

怜星抢走了花月奴。他勃然大怒，身形起处，腰间折扇到了手中，旋即，一式推杯换盏，激起扇影重重，势若骤雨

的攻招，自手中源源不断挥洒而出。

「真美啊！」邀月、怜星在旁边暗自赞叹。但见那健美匀称的身躯，一忽儿上溯，一忽儿下旋，一忽儿平飞，

一忽儿斜飘……配上两条虚浮无定的长腿，更显得潇洒至极。这哪里还象武功身段，分明是美仑美奂的即兴扇舞。

啊！醉扇！邀月、怜星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名称。「咕咚」！江枫突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动弹。邀月、怜星芳

心一懔，急步近前，探手一摸，察知江枫是醉得不省人事，倒卧于地，才稍稍释然。

就在这时，一个侍女匆匆走来，向二位宫主禀报说花月奴被路仲远救走了。邀月宫主沉吟片刻，道：「算了，

别管他们，只要江郎没事就行了。你们在这里好好照顾江郎，我们去换件衣服再回来。」可是，邀月宫主和怜星宫

主万万没有想到，她们前脚刚离开，路仲远在花月奴的指点下便悄悄摸到了这里。他们猝然出手，点倒了照看江枫

的侍女，江琴将烂醉如泥的江枫背起，几人踏着谷底野草，急急向绣玉谷外奔行。

一阵急跑，江琴浑身上下已被汗水浸透，呼吸也粗重不堪，但他仍咬牙坚持着，半步也没拉下，大概是想藉此

来弥补自己的过失。野草突告消弭。原来，脚下是一块两丈方圆的青岩地面，傍山一侧，有个窄小岩洞，从山上垂

吊下来的藤索，将洞口遮掩及半。

跑到这里，江琴喘息着，忽然跌坐于地。这一跌，倒跌得江枫猝然醒转。他睁开醉眼，问道：「我这是在哪儿？」

待一眼瞧清了花月奴，便从江琴背上一跃而起，一把抓住花月奴的纤手，连声道：「月奴！你是月奴？」嘴里喷出

一股浓烈的酒气。

江琴瞥了江枫一眼，心里好不是滋味。是气他与花月奴亲热？还是怪他连个「谢」字也不说？或许二者都是，

或许又都不是。路仲远道：「这下好了！江二弟醒来，我们可以走得更快些。」话音未落，蓦闻「江郎莫走！」两

声尖厉的叫喊，破空传来。

众人抬头一望，只见对面山头，立着两个白裙飘拂的女子，竟是邀月宫主和怜星宫主。江枫吃了一惊，知道即

便是四人联手，只怕也难操胜券。当下，他四处一瞅，见有个窄小岩洞，不禁大喜，心道：「我先躲进去，而后以

暗击明，或许能侥幸成功。」忖毕，拖过花月奴，便朝洞内钻去。「不能进洞！」随着一声惶急大喊，邀月、怜星

势如飞蝗，转瞬便从对面山头落向了青岩地面。

洞内，传出花月奴的一声尖叫和江枫的一记闷哼。邀月宫主迫不及待地撩开藤索，跌足大恸道：「江郎！江郎

……」怜星宫主在旁也嚎啕大哭。路仲远惊诧万分，睁目看去——这哪里是什么岩洞，原来，里面竟是一个五尺见

方的黑黝黝深渊。他懵了，江琴也呆了。

怜星宫主且哭且诉道：「这深渊当地人称『一线天』。筹建移花宫时，我和姐姐曾到这里勘测地形，往下面丢

过一块石头，半天没有回响……江郎啊……」邀月宫主擦了把泪水，凄然一叹，道：「生不同床死同穴，江郎，你

到底与花月奴在一起了。」言罢，白了路仲远、江琴一眼，道：「你们还赖在这里做什么？快滚！」道毕，与怜星

双双跃起，回移花宫去了。

路仲远面向深渊抹了把眼泪，江琴趴在青岩上叩了三个响头，而后，两人身形一展，也离开了这片青岩。

江枫与花月奴失足坠下的瞬间，同时产生了一个意念：「今日死定了！」试想，一个不甚宽大的深渊，周遭必

定怪石嵯峨，只须略微擦着点边儿，便如同鸡蛋碰石头，顷刻间骨断筋裂，决无生还之理。耳旁的呼呼风声越来越

响，说明下降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等死吧！江枫与花月奴的手攥得更紧了。蓦然，象是触着了什么活物，那活物「

吱」地发出一声尖叫。旋即，「吱吱」声响成一片，那声音冲击着四壁，又从四壁弹回。「啪！」他俩的身子终于

触到了实处，随后双双便晕死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江枫悠悠醒来，只觉浑身酸痛，四周一片漆黑，卧身处松软如棉。他努力回忆发生的事情。啊！

月奴呢？「月奴！」江枫一边叫喊，一边用手四面摸寻。手触处，粘粘糊糊，放在鼻尖一闻，奇臭无比。呵！鸟粪！

情急时江枫也顾不了那许多，继续向四周摸去。在约丈许远的地方，他触到一物，再一摸，果然是一个人，奇

臭的鸟粪味中仍飘散出情人的阵阵体香。「月奴！月奴！是你么？月奴你醒醒，你醒醒啊！」江枫呼唤着花月奴的

名字，连连摇晃着她的身子，可是不见花月奴回答。大凡相爱之人，情急时总爱往坏处想。江枫见花月奴柔软的娇

躯一动不动，生怕她出了变故，哪里还顾得羞涩，双臂一圈，将花月奴的身子紧紧抱在怀里，一边呼喊着花月奴的

名字，一边用满是泪水的脸摩擦着花月奴的娇靥，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

忽然，江枫觉得靥上有一丝丝热气袭来，不觉一阵惊喜，用手一探花月奴的鼻穴，果然还有气息，慌不迭将花

月奴的娇躯扶起，让她盘膝而坐，自己运气一周天，双掌落在花月奴寿堂穴，运气为花月奴疗伤……自跌落深渊，

花月奴一直昏迷不醒，冥冥中耳闻远处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

她努力分辨着，啊！是江郎！她想睁眼去看看，想伸手去拥抱，可是眼皮好沉，手臂好重，正想开口喊叫江郎，

一阵头晕目眩，她又昏死了过去，鼻息粗重……一股真气由江枫的双掌输入花月奴的寿堂穴，经七经八脉，入丹田，

下气海，反冲百汇。盏茶工夫，江枫头顶白雾浅见。只听花月奴「嗯」的一声，渐渐呼吸均匀，脉搏回复。

江枫一看花月奴脱险，心中大慰，一阵紧张松弛，全身力道尽失，眼前一花，差点坐立不稳，赶忙运气调息一

周天，方才感觉恢复了体力。隐约见花月奴的娇躯动了一动，他低头轻唤道：「月奴，你醒醒！」花月奴这一次是

真的醒了，一见江枫柔声慢语，万般爱怜地唤着自己，心中好欣慰，激动的泪水不由汩汩流出，她极力大声说道：

「江郎，我的好江郎，我好想你，我好累！」「月奴！我知道，我也和你一样，好爱好爱你！你的伤还没好，体力

没恢复，现在不要想别的，好好休息一下，对！就这样！」花月奴一头倒在江枫怀抱里，男人的气息，情人的温馨，

令她倍感爱情的甜蜜，啊！原来它是那样的美好、甘甜……再次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江枫舒展了一下身体，

感觉昨夜醉酒和坠崖带来的不适已不复存在。他扶起花月奴，两人沿着崖底，慢慢朝外摸索，寻找脱险的途径。

没走多远，他们便发现了一条在树丛间缓缓流淌的小溪。花月奴欣喜万分，她望望江枫，娇羞地说道：「江郎，

我想洗个澡，身上臭死了。」江枫生性跳脱，见两人果然满身鸟粪，污秽不堪，便道：「这里反正没人，我们就一

起洗吧。」两人钻进树丛里，脱光身上的衣服，跳入小溪细心地擦洗起来。洗了一会儿，江枫偶然间抬头，没想到

映入眼帘的竟然是花月奴玉雕般玲珑浮凸的裸体。

虽说江枫是武林公认的天下第一美男子，对他心仪的绝色丽人没有十个也有半打，可是，真正和异性裸裎相对，

却也是第一次。刹那间，他感觉脑门一热，目光再也舍不得移开。眼前的花月奴仿佛是神话传说中的仙女下凡，在

溪水中尽情挥洒她的美丽：如云的秀发瀑布般洒落肩头，浑身肌肤雪白细腻，无一点瑕疵可寻；结实而丰挺的玉乳

起伏不定，盈盈一握，顶端绽开两朵粉红色的蓓蕾；身材匀称曼妙，光滑平坦的小腹，修长浑圆的玉腿，堪称上天

的杰作；令人遐想的三角地带，如同深山中的幽谷，未缘客踪，清幽得很，浅沟流泉从上面滑过，亮晶晶的，一闪

一闪，蔚为奇观。

江枫抑制不住心头的欲火和爱意，情不自禁地走向花月奴，伸出手。两具光洁滑腻的裸体瞬间融合在一起，两

片灼热的嘴唇也紧紧粘合到了一块儿。他吻着她，她也回吻他，他胳膊抱紧她，使她感到无比的温存。

花月奴闭上眼，全神地领受这无穷的快意，嘴里含糊不清地呢喃着：「啊！江郎，我爱你！你知道吗？我做梦

也幻想着这销魂的一刻……」江枫的嘴唇离开了花月奴的樱桃小口，慢慢向下移，划过白皙的脖颈，停留在两座高

耸的圣女峰上，将峰顶的蓓蕾含住，用力地吸，象婴儿吸乳一般，只吸得花月奴浑身抖动。他的左手则渐渐下移，

轻轻抚摸着花月奴的小腹、脐眼，最后停在她的阴户上面，柔柔地梳抓几下稀疏的阴毛，然后用食指按住阴户上方

的软骨，缓缓揉动。

花月奴睁开眼睛，眼波一荡，竟是娇媚无比，接着便发出了令人销魂的呻吟：「噢……江郎……你摸得我……

好舒服……啊……我好想要……」她竟将雪白的双腿高高举起，突出已淫水泛滥的幽穴，迎向江枫。这会儿，江枫

也忍耐不住了。他抱起花月奴，看看周围，见溪边不远处有一块平坦的青石板，便走过去，将花月奴放在青石上，

自己跪下来，握住早已暴涨如槌的粗大玉茎，对准幽穴洞口，「噗嗤」一声插了进去。

「啊……」花月奴一声惨叫，吓得江枫不敢动弹。只见花月奴脸色煞白，大滴大滴的汗珠滚落香腮。江枫见她

这副模样，以为不慎触到了她受伤的地方，忙问道：「月奴，你哪里痛？要紧吗？」花月奴忍着痛，道：「不要紧。

听说女人第一次都要痛的，你暂且停下，不要动。」江枫这才醒悟，花月奴那处女的蜜穴，怎么经得起猛烈的插入？

忙停止了动作。过了片刻，渐渐觉得玉茎浸泡在阴道的淫液里，被温暖的肉壁紧紧包围着，十分舒适，就好象回到

X 年，躺在母亲的怀抱里，于是将头埋入花月奴丰挺柔软的乳房，陶醉在被包围溶化的感觉中。

痛楚稍减，花月奴又开始感觉到痕痒，肉穴中似乎再次分泌出大量的蜜汁，被江枫的玉茎阻住，流不出来，阴

道里涨鼓鼓的。

「江郎，你把那物事儿拔出来些，我涨得怪难受。」江枫依言拔出玉茎，白色的淫液跟着涌出来，将身下的青

石板也弄潮了，淫液里夹杂着一丝丝殷红的血。江枫爱怜地说道：「月奴，要是痛得厉害，咱们就别弄了吧！」花

月奴摇摇头，反而更紧地抱住江枫，急促地说道：「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江郎，就让我们真正地融为一体吧。」

江枫再次将玉茎插入花月奴的幽穴，这一次，他不再那么鲁莽，而是缓慢地、轻柔地插入，再慢慢地抽出。有了前

次的经验，花月奴也不觉得怎么痛了，粉嫩的屁股一上一下地迎合着，动作渐渐激烈。

她刚刚梳理整齐的头发又已蓬乱，柔软的秀发沾着汗水贴在脸上，面庞被爱火烧得红红的，雪白的手臂紧紧抱

住江枫的臀部，丰满的乳房有节奏地晃动着，喉咙里发出荡人心魄的呻吟。江枫的动作越来越凶猛，肉茎的插入一

次比一次深，终于尽根而入，直抵花心。快感一波一波袭来，粗长的玉茎每次碰撞花月奴的花心，都仿佛将她推上

了更高的高潮。蜜汁不断涌出，顺着大腿逐渐滴在青石板上。她无意识地软倚在江枫胸前，将双腿紧紧勾住江枫的

腰，随着他的动作而不停扭动。

「啊……唔……好……哎呀……江郎……我……爱死你了……」花月奴渐渐地瘫软下来，但是江枫却丝毫没有

停止抽送，随着臀部的前后耸动，他胯下那对睾丸，也不停地撞击在花月奴那隆起的耻丘之上，而花月奴丰挺的双

乳，则随着两人肉体的撞击而颤动。

她感觉到，他巨大的龟头每次在自己阴道深处的「花芯」上一触，立即引发自己阴道最幽深处那粒敏感至极、

柔嫩湿滑万分的阴核一阵难以抑制而又美妙难言的痉挛、抽搐，然後迅速地、不由自主地蔓延至全身的冰肌玉骨，

将她不断送向男女交欢合体的肉欲高潮，而且还在不断向上飘升，彷佛要将她送上九霄云外那两性交媾欢好的极乐

之顶上。

江枫的玉茎在她阴道肉壁的强烈摩擦下也一阵阵趐麻，再加上丽人在交媾合体的连连高潮中，本就天生娇小紧

窄的阴道内的嫩肉紧紧夹住粗壮的肉茎一阵收缩、痉挛，他的阳精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终于，他将玉茎深

深顶入花月奴紧小的阴道深处，巨大的龟头紧紧顶住子宫口，将一股股浓稠的精液直射入仙女般的花月奴子宫深处

……

●（十四）小县城

打从失足坠下深渊的那一天起，江枫和花月奴便结成了夫妻，虽然没有媒证，没有贺客，但那种笑傲烟霞、神

仙伴侣似的生活，着实令他二人心醉神迷。可惜好景不长，就在他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深山老林，来到鄂西

北的一座小县城时，竟被萧咪咪无意中发现。

天上掉下个俊哥哥！早在刘家湾时，她便为江枫的俊逸丰神所倾倒，引发过一段单相思，如今再见，又怎肯白

白放过？当晚，她悄悄潜入他俩下榻的客店，向着江枫的茶杯中，暗放了一颗丸药。也是江枫命该倒霉，温柔乡中

连日陶醉，竟至稀里糊涂，着了萧咪咪道儿。

喝下那杯茶后，江枫一直晕晕而睡，没再睁开过眼睛。这下可急坏了花月奴，少不得东奔西跑，延医看病，几

剂药灌下，仍不见好转，加上囊中羞涩，渐次到了交不出店钱，填不上肚子的窘迫地步。以她的身手，随便找一家

豪富之家，自是手到拿来。叵料从来以侠义道中人自居的花月奴，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份狠心去做梁上君子。

这当儿，萧咪咪登门了，当然是以急公好义的面目出现。彷徨无依的花月奴，本来就生性善良，哪里识得破她

的甜言蜜语？情急之下，随着她住进了萧咪咪早就租下的一所大宅院。若依萧咪咪的性子，恨不得马上就与梦中情

人搂在一起，无奈她给江枫吃下的迷药，最是损耗男人的精力，没有十天半个月，难得复原。所以。她依旧让江枫

昏昏睡着，表面上则待花月奴亲热如同姐妹一般，一时倒哄得花月奴肚子里直嘀咕：萧咪咪虽是恶人谷中人，倒也

不见得坏到哪里去啊！

谁知第二天清早，花月奴睡醒一看，宅院里空空如也，江枫和萧咪咪早不见了踪影。这下花月奴慌了，急急忙

忙四处去找。一整天奔忙下来，却连鬼影儿都找不到，难道他们上天了？遁地了？

按下花月奴不表，且说这当儿，江枫昏睡初醒，神思困殆，浑然不知自己是在做梦还是醒着。他面前的萧咪咪，

一头波浪似的长发右肩斜飘，身着一件薄得近乎透明的淡绿色罗衫，且又前胸极低，两旁下摆开衩，不时显露出修

长白腻的玉腿，香艳、妖冶、娇媚，全然是个惹人爱怜的尤物。「江公子，」萧咪咪媚目蕴涵关切，道：「你终于

醒来了。」「醒来？」江枫莫名其妙。

萧咪咪道：「你已经昏睡了十多天，病势好重哟，急得人家什么似的……」江枫蓦然记起与花月奴客栈旅居那

一节。四下一瞧，这儿哪是客栈？但见绛红床帐，翠色纱厨，菱花圆镜，更有一只周遭镂空的熏炉，徐徐送出股股

清香。

这分明是女人的卧室呀！他猝然问道：「我的月妹呢？」萧咪咪道：「她给公子熬药去了。」熬药？江枫暗暗

运功，不料竟提不起劲力来，果然是病了。又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萧咪咪道：「我的卧房。」江枫吃了一惊，

油然想起那日在刘家湾受她勒逼的狼狈情景，道：「你快给我把月妹找来。」「急什么？药熬好了，她自然会来的。」

截至目前为止，萧咪咪仍是一本正经的模样，续道：「深更半夜的，我还不敢和你这样的武林高手共处一室呢，要

是你生了歹心，我可就惨了！」这话说得江枫一愣，暗自纳闷道：「数日不见，这浪蹄子怎么竟变成了贤良淑女？」

萧咪咪似乎没有停嘴的意思，续道：「不过，我有我的绝招，任何心怀不轨的男人，即使他武功盖世，我也有办法

把他制服。呃，公子想瞧瞧吗？」

没等江枫回答——也不需要江枫回答，因为她已经放弃动武一途，打算用自己的美色来俘虏对方，将花月奴比

下去——道：「比如公子从正面抱住我，连同手臂也被圈在公子的臂弯里，我就——」她模仿着被夹住，突然下臂

前弯，四指作勾状，用力上挺，道：「插入公子的肋骨，然后踢公子的下阴——」萧咪咪一腿单立，一腿屈膝上击，

宛如舞蹈一般，姿势美妙至极，把本来就开衩的裙裾高高撩起。天哪！她里面的淡绿色亵裤窄小到仅仅是一块布条，

连同大腿根部与肚腹相接处也裸露在外，几根乌油油黑亮亮的阴毛钻出亵裤，随着她的动作微微颤动。江枫闹了个

面红耳赤。

「如果公子从后面抱住我，」她还在举例，「我就——」身向前射，双肘猛然后击。这一招两式，把本来极低

的胸领，先是敞开，几乎袒露整个胸脯，两颗红艳欲滴的玛瑙和半边丰盈挺翘的玉乳活生生弹跳出外，后又收紧，

让高耸的胸廓怒突而发，示威似地颤动着。江枫不由得血脉贲张。

「如果公子从侧面攻击，」她没完没了，续道，「一般说来，男人是采取俯冲态势，我就——」她作勾拳状，

反手上击，露出细毛茸茸的腋窝，「先打太阳穴，然后飞腿踢倒公子。」说着，腾空而起，身子飞旋，双腿连番踢

出，接着轻轻款款又落回原处，一条白嫩滑腻的小腿，正好凌空伸到江枫面前。江枫意乱神迷，情不自禁地握住这

只玉腿，爱怜地摩挲开来，只感觉触手处肌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

被江枫摩挲的玉腿很快有了反应，抽搐起来。「痒，痒……」萧咪咪娇笑着，一声接着一声，既嗲且媚，似乎

这痒已波及全身，单腿独立的娇躯，眼看就要软塌塌地倒下。江枫未加思索，放下萧咪咪的玉腿，托住她柔软的腰

肢，她一双纤纤素手，也顺势搭到了他肩上，猩红的嘴唇凑近了他的俊脸。登时，温香软玉满怀，春色撩人欲醉。

「你要我吗？」萧咪咪发起了总攻击。

江枫面对着香艳的胴体，流波的媚光，半张的红唇，哪里还把持得住？托着腰肢的手，开始在她那柔软光洁的

背心上，慢慢移游开来。也许是弱柳般的腰肢失去了依托，萧咪咪的身子变得柔若无骨，眼看着缓缓朝下滑去。「

哈哈哈哈……」江枫大笑突发，游移的手停止了蠕动，竟是捺在她命门穴上，旋即劲力一吐，道：「一边歇着去罢。」

他的功力已恢复了两成，对付一个毫无防范的女子，应该是足够了。

萧咪咪闷哼一声，仰面倒在地上。「萧咪咪，你没想到吧，江某的花花肠子多着哩！」江枫拍拍手，象是要把

粘在手上的污秽抖落掉，那神情当真是潇洒至极，笑道：「乖乖儿在地下躺着，沾点潮气，免得神焦气燥，日子难

熬。」道罢，抬足出房。

「公子要去哪里？」萧咪咪上气不接下气。江枫神采飞扬，道：「这还用问么？当然是寻着我的月妹，夫妻双

双，远走天涯。」萧咪咪叮嘱道：「公子走好。」江枫调侃道：「我走好，你躺好，两下里都好。哈……」笑声中，

转身出门。其乐盈盈里，蓦觉眼梢处人影一晃，睁目一瞧，却是有人当门而立。他倏地神色大变，道：「你，你不

是被我点了穴道么？」这个「你」，显然是指萧咪咪。

萧咪咪吃吃笑道：「公子花花肠子多，本姑娘小心眼儿也不少。这倒是天造地设，极好的一对。」见江枫仍大

惑不解，续道：「从苏醒之时起，五天之内，你顶多恢复三成功力，我若是被这种等而下之的武功做翻，也就不用

再在江湖上混了。」江枫这下可傻了眼儿。打，武功未复，走，路又被切断。他眼角一扫，却见左侧有扇窗，当下，

高声打了个哈哈，道：「萧姑娘果然是人中之凤，江某佩服到了家，此生何幸，得遇仙姬……」嘴里胡诌着，脚下

朝窗前慢慢移去。

萧咪咪道：「公子当心，那窗棂是铁打的，莫要弄痛了手，擦烂了皮。」一语道破他心中所思。江枫气往上撞，

喝道：「萧咪咪，你到底想干什么？」话一出口，又觉得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她想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

相反，倒暴露出自己色厉内荏，先自心虚了。

果然，萧咪咪现出一脸稳操胜券的神色，道：「请公子做我的皇后。」「皇后？」江枫几疑把话听错。萧咪咪

道：「不错，是皇后。」江枫本想跳起双脚，臭骂她一顿，但又转念忖道：「任你诡计千条，我有一定之规，为什

么要耗费精力，生这份闲气？」当即冷冷一哼，讥道：「恭喜呀，雌儿皇帝陛下，没把儿皇帝陛下！」萧咪咪不以

为忤，道：「你们男人可以占有许多女人，我们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占有许多男人？我可不象邀月、怜星，起了一座

移花宫还要独守空房。我要是建个宫殿，就要把天下最美的男子都搜罗进来，封他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至于公

子嘛，六宫之首，正儿八经的皇后。」「哇」地一声，江枫干呕不止。

萧咪咪关切问道：「公子病了？」江枫冷冷道：「听了你的话，我心中发腻。」萧咪咪又一次吃吃而笑，道：

「你生起气来，更是好看。咱们上床吧？」江枫怒道：「别做白日梦了！江某决不会就范。」萧咪咪道：「我敢肯

定，你会的。」江枫道：「笑话！你再风骚入骨，我也心如止水！」萧咪咪道：「那就试试看吧。」言毕，娇躯一

晃，中宫抢进。江枫明知非敌，但也不想束手成擒，取出折扇，且刺且挑，点向迎面袭来的光洁纤掌。萧咪咪哼了

一声，纤掌倏翻，夹住折扇，旋即，另一只纤手突兀而出，轻轻印在江枫的天突穴上。江枫身子一抖，顿时无法动

弹。

那只纤手移向面颊，在那张俊脸上轻柔地拍了两拍。是爱抚，更多的是玩弄男性的情欲。江枫气得脸色铁青，

憋在心里骂道：「骚蹄子！臭娼妇！若想江爷爷与你同床共枕，除非太阳打从西边出！」正骂得起劲，那只纤手捏

住了他两旁的面颊，略略用力一挤，他不得不张大了嘴巴。

「她要干什么？」斜目瞅去，却见萧咪咪拿出了一颗白色药丸，粉面生春，俏眼含媚，轻道：「公子，皇后娘

娘，你吃了这颗丸药下去，就会变乖的了。」「春药！」江枫惊得面如土色。穴道被制，他无可奈何，眼看着那颗

春药险险递到了自己嘴边。

蓦然，江枫脸色又变，眼睛发直，死死盯着屋梁，喉咙里也咻咻出声，显是害怕到了极点。萧咪咪一愣，顺着

江枫的目光向上瞧去：一条碧绿色的蛇，吊挂在梁上！那蛇，头呈铲形，通体绿得透亮，正一伸一缩，似乎随时都

准备掠下，噬咬活物。

「碧蛇神君！」萧咪咪尖声大叫。这一叫，却把那蛇激怒。「嗖」！绿光一闪，直向江枫射落。萧咪咪自然不

会让那绿蛇伤着意中情郎。当即推开江枫，出手如电，捏住绿蛇七寸，往墙上摔了过去。这一推一抓一摔，果然是

迅疾美妙，绿蛇当场被摔晕在地。

「上当了！」萧咪咪又惊呼骤发。原来，她的大拇指和食指，各各拉开了一道口子。窗外，适时传来一声又尖

又细、又滑又腻，教人听得全身都要起鸡皮疙瘩的冷笑。萧咪咪也冷冷一笑，道：「碧蛇神君，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本姑娘有办法解毒。」旋即暗运功力，逼向指端，稍顷，几滴黑血，自指尖处落向地面。

原来，在这条绿蛇身子里，碧蛇神君藏下了一柄软剑，剑上淬有剧毒，倘有人捏定蛇身，必将为剑锋所伤。这

当儿，一个身穿碧绿紧身衣的瘦长男子，从铁窗棂中弯弯曲曲地游了进来，全身仿佛没有骨头，一双又细又小的眼

睛绿光闪烁。这哪里象人，分明是条蛇，一条毒蛇！

萧咪咪驱毒完毕，冷冷道：「碧蛇神君，咱们恶人谷什么时候开罪过你们十二星宿？」碧蛇神君道：「没有。」

萧咪咪道：「那你为什么要坏本姑娘的好事？」碧蛇神君道：「你要缠别的男人，本星座只当没看见。这个姓江的，

一脸死相，本星座要了。」萧咪咪道：「你想杀他？」碧蛇神君恶狠狠盯着江枫，一张几乎只有皮包骨头的脸上，

突然泛起了残酷的狞笑，应道：「是的。」萧咪咪道：「为什么？」碧蛇神君道：「他的结拜兄弟燕南天得罪了我，

不杀了他，我难解心头之恨！

识相的，快把这小子交出来！「「这倒是件为难的事。」萧咪咪沉吟着向床头走去，道：「依了你，就要失去

一个标致的丈夫；保得了丈夫，自己又要丢掉性命……唉！」随着沉沉一声叹息，纤手拍到了床柱子上，她那里刚

刚拍响，江枫的立足之处，地板突然陷落，使得碧蛇神君唾手可得的猎物，一下子滑入地洞里。

碧蛇神君不防这一着，顺手往身上一搓，抓出几条绿蛇，朝地洞掷去。「砰」！绿蛇砸到了地板上。定睛一看，

地上哪还有洞？竟是严丝合缝，可怜那几条绿蛇，无辜丧命主人之手。碧蛇神君大怒，喝道：「萧咪咪，你找死！」

他蓦然回首，却见房门大开，房中早不见了萧咪咪的踪影。

在江枫记忆中，这是第二次掉进地洞。头一次是在绣玉谷，凑巧落到了深渊下的蝙蝠窝里，与花月奴双双拣回

一条性命。可眼下这次，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遽然陷落，命运又将如何呢？他了无惊慌之感，竹竿一般并直

身躯，任其自由降下。这决不是因为有过一次大难不死的经验便高枕无忧，在他看来，萧咪咪既把他封为「皇后」，

当然舍不得让他磕碰坏，哪怕是蹭破一点儿肉皮；况且，地洞建在卧房内，肯定绝对安全，绝对柔软，说不准下面

铺着厚厚的鸟羽，松松的兽毛。

「咚」！脚跟触着硬物，直震得骨骼相挤，肠胃逆翻，脑袋也嗡嗡作响。他不由自主地萎顿下去，坐得片刻，

探手一摸，哪里有什么厚厚鸟羽、松松兽毛，竟是一块坚若岩石的平地，不禁暗暗骂道：「骚蹄子！臭婆娘！你若

诚心相救，就该与碧蛇神君一招一式地死缠硬打，让我悄悄脱身。如今倒好，跌得我骨头散架、头晕眼花，你这不

是害人不看日子吗？」蓦然，有光自顶上泻入。抬头一看，洞口盖板已经移开。他怒气未息，冲着上面叫道：「萧

咪咪，江某既然下来了，就打算在这里安家，决不出去！」「本星座也没打算让你活着出去！」答话声冷到极处。

旋即，一个身穿绿色紧身服的瘦长条儿，出现在洞口——正是碧蛇神君。

莫非萧咪咪已遭毒手？惶急中，江枫暗暗叫道：「萧咪咪，萧姑娘！」这会儿倒将「骚蹄子」一类骂语尽行收

起，继而昂首祝道：「姑娘若是九泉有灵，就请施出迷死人不赔命的阴功，迷住那条绿蛇，莫使他凶性发作。至于

江某，不论是生是死，我不会做你的『皇后』，切莫胡乱打主意邀我同行。至嘱至嘱。」祝祷刚毕，就见碧蛇神君

虚空一抓，手中已多了几条伸颈吐舌的小绿蛇。

「我命休矣！」江枫望着那几条绿莹莹、滑腻腻的小蛇，骇得魂飞魄散。衣领猝然一紧，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来。「我被蛇缠住了！」惊慌之际，他忘了一个事实：此刻，碧蛇神君尚未将小绿蛇掷出。那「蛇」劲道奇大，将

他拖进一个窄小得仅能容身的洞中，而且，游动速度极快，一眨眼工夫，就前行了十余丈远近。

奇怪的是，江枫背部在地面上摩擦，居然毫无损伤，宛如被人拉着在冰上滑行，畅然无阻。「看来我是遇上了

蛇精。唉，人一个，命一条，你捉进去吃也好，在外面吃也好，都由你看着办罢。」过了一会儿，前面忽然出现亮

光。那「蛇」将他拖到亮处，停止了游动。

烛光灼灼。蛇也会点烛么？江枫眯着眼睛，四下瞧去。原来，存身的地方，竟是横竖两个小洞的交汇之处。洞

壁，暗苔如茸，遮住了建筑材料的本来面貌，洞底，污浆汩汩，堆积成一层又滑又腻的潮泥，难怪刚才靠脊背滑行，

竟然毫无损伤了。他的目光最后停留在「蛇」头上。那「蛇」赫然生着一张人脸。不过，暗苔与污垢将那张脸糊满，

除了一双黑白瞳仁忽闪忽闪外，再也瞧不出任何属于个人的特色。「公子当心！」那「蛇」突叫道。接着，双手一

推，江枫当即滑开数尺。他从声音里听出，「蛇」，正是萧咪咪。

掌风倏起，污水四溅。江枫讶道：「你要干什么？」「将那几条小毒物还给碧蛇神君。」萧咪咪露出一排整齐

洁白的牙齿，显然在笑。续道：「咱们走罢。」取过蜡烛，晃腰扭臀，移向江枫。

危难既解，江枫忽然觉察出洞内臭不可闻。那臭味极怪，任你鼻子再尖，也无法细加辨别，简直是集酸、骚、

腐、腥之大成。原来，这里原是地下的排水阴沟。江枫一时忍耐不住，鼻孔一抽，竟将隔宿的饭食蔬菜，和着胃液

喷吐而出，弄了萧咪咪一个满头满脸。混合臭味未除，又新加一股浓烈的馊味儿，萧咪咪几曾享受过这种「款待」？

不过，为了能与自己选中的「皇后」双宿双飞，她倒是将恶心之感，硬生生压了下去，玉臂揽定江枫，纤指轻轻一

按隐秘处的机关，洞中顿时响起一阵「嘎嘎」声，角落里现出一个小门。萧咪咪拖着江枫，朝门内钻去。

●（十五）地下宫

门内是一条地道，两旁是雕刻精致的石壁，壁上嵌着发亮的铜灯。江枫暗道：「好家伙，这地方居然还收拾得

如此华丽豪奢，想来，萧咪咪不是个妖怪，也和妖怪差不多了。」地道不长，尽头处又是一扇门，门上雕刻着一些

人物花草。萧咪咪推开门，门后面是一间厅堂。地下有这么间富丽堂皇的厅堂，确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除了没

有窗子，这里简直和地上富户的花厅没什么两样，陈设的雅致大方，还犹有过之。厅堂里摆放着十几张椅子，上面

坐着七、八个人。这些人都穿着宽大而柔软的长袍，年纪最多也不过只有二十来岁，每个人都长得清清秀秀，白白

净净。他们虽然都是男性，但看起来和女子相似，一个个懒洋洋的，有气无力，象是全身没一根骨头。

可是，看见萧咪咪，他们就象是老鼠见了猫，「唰」一声全站了起来，争先恐后地跪下道：「恭迎陛下回宫！」

萧咪咪嘻嘻一笑，回头拉着江枫，道：「这些都是我的妃子，以后，你就是他们的主人。江郎，你看我的『宫殿』

如何？」「不错，确实不错。」江枫冷冷道，「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我的皇后呀！」萧咪咪媚眼流

波，风情万种，「好了，乖乖的，先去洗个澡，把身上的污垢弄干净。」她的纤指轻轻地拂过江枫的身子，有意无

意之间，封闭了他运功行劲的穴道。「我也要去洗洗了，今天可是我们的大喜日子，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全身污秽不

堪。」两个「妃子」带江枫去洗澡，路上，江枫忍不住问道：「你们怎么都弄成一副不男不女，要死不活的样子？」

其中一人笑道：「你也莫笑话我们，三个月后，你会跟我们一个样。就算你有铁打的身子，也吃不消她的。」半个

时辰后，江枫洗得干干净净，又被带回到厅堂里。离开很远，他就能听到厅堂后卧室中传出的淫声浪语。他是过来

人，当然知道这声音意味着什么，可是走近卧室，他还是被室内的淫靡景象吓了一跳。

只见宽大的睡榻上，萧咪咪裸露出一身白肉，舒适地平躺着，几个「妃子」簇拥在她周围。他们也都是身无寸

缕，胯下的阳物翘得高高的。其中两人分跪在两旁，一人捧着一座颤巍巍的圣女峰在舔吻，那两颗嫣红的葡萄在他

们的嘴里吞进吐出，不断膨胀着。大张的玉腿间，也跪着一个人，长舌象灵蛇在草丛中穿行，忽而钻进粉红色的肉

沟里，忽而蹿上凸起的珍珠粒，不时带出点儿淫液浪汁，沾湿了覆盖着牝户的浓密细柔的阴毛。

萧咪咪的玉手里，一左一右分别攥着两根粗大的阳物，一边极富挑逗性地缓缓搓揉，一边微闭双眼，静静享受

着服务的快感。

渐渐地，萧咪咪心中的欲火似乎不可抑制地燎原开来，她欠起身，摆出女皇的威势，示意身边的一人在榻上躺

下，粗长的阳物高高翘起，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萧咪咪飘身而起，轻巧地跨坐在他身上，扶住那根阳物，对准了

自己的桃花蜜穴，耸动雪白的丰臀，「滋」一声，那根「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利剑，便被严严实实收进了温软潮润

的剑鞘里。

萧咪咪开始扭腰摆臀，在那人身上一上一下地套动着、驰骋着。飘逸的长发、颤动的乳峰、忽隐忽现的粉红色

秘谷、浑圆翘挺的白臀……令室内的人全都看得呼吸粗重、目定神呆。「你们还呆着干什么？快过来帮忙！」萧咪

咪冲其他「妃子」叫道。立即有一个「妃子」爬过来，跪在萧咪咪的身后，小心翼翼地直起身子，用手抚摩着她躲

在臀沟里的菊花蕾。那个小小的菊门，细密的肉褶，漂亮的褐色，在手指的抚揉下一下一下地抽紧，手指便急切地

顺着肉缝，一点一点地插进去。

萧咪咪的屁股不由得颤抖加剧，不一会儿，娇嫩的直肠里分泌出带有微臭气息的淫汁，润滑了妩媚的菊蕾，使

手指很快没入到肉洞里。「嗯哼……」萧咪咪扭动娇躯，被摸到女人的第二性感带，让她兴奋无比。「把你那东西

也插进来吧！」那人在掌心上吐了口唾沫，润湿了自己的肉茎，便抱起萧咪咪白皙圆润的丰臀，龟头压在她的菊花

蕾上，压一下，退回去，接着再压过来，经过几次尝试后，阳物猛一下刺入窄小的菊门里，「啊！」萧咪咪忍不住

张开嘴，发出满足的浪叫。肉茎挤开抵抗的体壁肌肉，继续向深处潜入。两个「妃子」甚至能感觉到彼此阳物的存

在。他们象是突然有了默契，开始一起抽插，两根肉枪在萧咪咪的体内刺进拉出，猛烈地进攻着。

同时被两根肉枪攻击的萧咪咪的下体的充实感已经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了。在快乐的漩涡里，她腹部的曲线如波

浪般起伏，丰挺白腻的玉乳随之上下摇曳，阴道壁和肛门的肌肉一齐收缩，箍勒着两根肉枪的枪头。「唔……唔…

…唔……」还不到几十下，插在桃花洞内的那根肉枪已支持不住，喷射出浓浊的精液。随后，插在菊门里的那根肉

枪也落荒而逃，伴着一声舒爽的吼叫，肉枪拔离菊洞，枪头上带着白浊的阳精。

发射过后的两根肉枪，一齐不争气地萎缩下去，似乎真的泄光了！肉枪的主人软瘫在榻上，一动也不敢动，等

候着女皇的发落。萧咪咪还没有尽兴，眼睛在房间里滴溜溜一转，便看见了站在门边的江枫，脸上登时露出喜色，

腻声招呼道：「江郎，你终于来了，我等得好心焦呢！」话未说完，她那曲线玲珑的玉体已从睡榻上跃起，凌空向

江枫扑来，姿势优美曼妙，宛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裸女。

江枫大吃一惊，无暇细想下信手挥出一掌，击向迎面扑来的白皙胴体。他的武功本不及萧咪咪，再加穴道受制，

使不上力，那掌便软绵绵地击在萧咪咪故意挺起的胸前双丸上，但觉触手处滑腻如脂，酥软如绵，正自惊慌失措，

未及变招，却早被萧咪咪贴胸搂住，粉脸凑到他的俊朗面孔上，使劲亲了一口。

江枫心里腻歪至极。平心而论，萧咪咪确实算得上是姿色不凡，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误投了恶人谷，弄得淫荡

无比，却也可惜！他用力扭开头，蓦然喝道：「萧咪咪，你别再痴心妄想了！江某今日落在你手里，纵然是死，也

决不会让你称心如意！」萧咪咪道：「你不打算活，我还不想让你死呢。——听好了，是你主动上床，还是要我强

灌春药，你自己选择。」「春药！」江枫不禁又打了个寒颤。

就在这时候，外面忽然响起许多「吱吱」的尖叫声。「老鼠！老鼠！」几个呆在厅堂里的「妃子」惊呼起来。

萧咪咪探头望去，就见成千上万只猫儿那么大的老鼠，从地下洞府的各个角落里钻出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老鼠

大军，围着卧室团团乱转，时刻准备不顾一切地冲进门，择人而噬。

萧咪咪虽然是个女魔头，却也没见过这种阵势，心知不妙，拦腰挟起江枫，飞纵回睡榻上，玉臂玉腿一阵乱舞，

把肚兜儿、衬裙儿、夹衫儿统统穿上身，尚未决定如何对付那些老鼠，就听见从远处不知什么地方忽强忽弱传来碧

蛇神君的又阴又冷的尖细声音：「萧咪咪，你别以为躲到地下，我们就奈何不了你！识相的快点儿把江枫交出来，

否则，就让你变成无牙君手下的盘中大餐。」另一个尖厉的声音随之响起——那是魏无牙的，阴狠尖刻，还带着点

儿得意洋洋：「萧咪咪，你是个聪明人，可是，你肯定想不到，这世界上绝没有我魏无牙手下找不到的藏身之处！

我现在开始数数，如果数到十，你还不乖乖出来，我将驱动老鼠大军，把你的地下洞府咬个稀巴烂！」接着是两声

唿哨，门外的老鼠大军立即「吱吱」尖叫，跃跃欲试。

萧咪咪知道情势危急，事不宜迟，飞起一脚，踢开尚瘫在睡榻上的两个「妃子」，揿动暗处机关，就见睡榻中

央突然陷落，露出一个洞口。萧咪咪挟起江枫，跳下洞中，在洞口关闭的一刹那，他们听见外面响起尖哨，老鼠大

军已经启动，厅堂里、卧室内，相继发出令人心悸的惨叫声。

萧咪咪冷冷一笑：「狡兔三窟，想要抓住我？没那么容易！」言毕，纤手轻轻拍开江枫身上麻穴，顺势在他大

腿上捏了一把，传递出春情泛滥的信息，续道：「江郎，咱们走吧。」两人沿着洞中通道，在黑暗里慢慢摸索着往

前走，一路高低不平，忽上忽下，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蓦闻萧咪咪说道：「到了。」伸出纤掌，轻轻一推，就听

「砰」一声响，眼前出现一个开口。

从地下钻出来，四处看看，就见屋宇高大，梁柱森然，隐约似有神像巍坐，香案横陈，原来这里竟是一座破损

不堪的废弃城隍庙。萧咪咪喘了一口气，笑道：「总算摆脱了那帮蛇鼠的纠缠，江郎，咱们走。」迈步走向庙门，

却赫然见外面的石甬道上，站定一头圆圆滚滚的肥猪，猪腰上，还坐着一只尖嘴猴儿，却又模仿人的样子，俨然驻

马观赏周围夜景。

「十二星宿中的猪和猴来了？」萧咪咪心念电转，还未说话，就听庙外一阵桀桀怪笑，接着从围墙上跳进两个

半人半兽的怪物来。当先的一个尖嘴猴腮，两只手爪毛茸茸的，正是献果神君，后面的一个身形圆圆滚滚，胖若肉

山，不是黑面君又有谁？献果神君抓耳挠腮，叫道：「萧咪咪，你倒溜得快，害我们兄弟四处乱找。这下看你还能

逃到哪里去！」黑面君嘿嘿淫笑，道：「萧咪咪，江湖上传说你迷死人不赔命，我想看看你的功夫到底有多好。来，

陪咱哥儿们玩玩！」话刚说完，当胸「呼」一拳击至，拳风差一点扫到萧咪咪翘挺的玉乳上。

心知难以善了，萧咪咪纤掌一竖，便待应战，却蓦觉一条白色人影从门外掠入，伸手接过了黑面君的拳招，然

后才砉然落地。但见这人又瘦又长，一身雪白的长袍，脸色更是惨白，白得几乎如同冰一般透明。「血手杜杀！」

黑面君不禁讶然。「嘻！还有我屠娇娇哩！」声音落时，门口又多了一个妖艳的女子。

萧咪咪心中大喜，向江枫道：「我的朋友来了。」当即朝屠娇娇打个招呼，道，「屠姐姐，这肥猪好生无礼，

你替我用心教训教训他，我先去把我的江郎安顿好。」言毕，伸手拉过江枫，便朝庙外走去。

●（十六）城隍庙

献果神君欲待拦住萧咪咪的去路，却被杜杀铁手一伸，逼退几步，眼睁睁看着萧咪咪带江枫走出庙门，紧跟着

是一声冷喝：「献果神君，十大恶人与你们无冤无仇，今天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我的兄弟，你们十二星宿眼

里还有我恶人谷么？」献果神君不甘示弱，也大喝道：「十二星宿行事，从来不计后果。今天的事该怎么了结，你

们划下道儿来吧！」旁边的黑面君忍耐不住，大叫道：「猴兄，你跟他罗嗦什么，赶快动手收拾了他们，别让江枫

那厮跑远了！」杜杀忽然「呵呀」一声，铁手朝黑面君一指，道：「娇娇，这厮油水丰厚，我们应该将他生擒活捉。」

屠娇娇明知故问，笑道：「为什么？」杜杀道：「送给李大嘴。」屠娇娇道：「送给李大嘴作什么？」杜杀道：「

油煎爆炒，吃呀！」言毕，两人一齐大笑。

黑面君大怒，正待出拳打人，却忽闻献果神君问道：「猪兄，这个雌儿长得如何？」指的是屠娇娇。同为兄弟，

黑面君自然知道他有个嘴上不肯吃亏的习惯，应道：「腰细细的，胸鼓鼓的，想必滋味儿不错。」献果神君道：「

可惜有点儿酸。」黑面君愕然不解，道：「你怎么晓得她是酸的？」献果神君道：「恶人谷八男二女。你想，成天

在八个醋缸子里泡着，怎么能不酸？」道毕，两人也放声大笑。

屠娇娇忽道：「原来你们也喜好女色？行，本姑娘马上脱光给你们瞧瞧。」说着，当真解起衣扣来，不一会儿，

衣衫大敞，露出了贴肉的浅绿色胸兜。湖丝胸兜柔滑艳丽，衬托得酥胸更加肌肤胜雪，玉峰茁秀，似欲裂衣而出。

黑面君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她，嘴里几乎要流出哈拉子来。

「我说，你真是头蠢猪！」旁边忽然响起献果神君的声音，「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猪兄啊猪兄，

等到人家的双股剑架到你颈上的时候，想后悔也来不及了！」黑面君悚然一惊，赶紧凝气运功。就在这当儿，杜杀

大喝一声，铁手疾伸，当先朝两人欺近。

黑面君喝道：「回去！」身形倏晃，早就握紧了的拳头，朝杜杀的脑颅狠狠打去，带起一阵冷风。杜杀将心一

横，回手便抓。焉知黑面君此拳是虚，埋伏着的另一只拳头，业已当胸递出。饶是杜杀闪躲得快，胸口还是被拳风

扫了一下，踉跄着倒退数步，才得稳住身形。

屠娇娇见状，愠怒中也不及扣上衣扣，双股剑一挺，斜刺里奇兵突出，左挑天突，右刺中脘，径取黑面君要害

部位招呼上来。献果神君挥掌接住。顿时，两拳、两掌、两剑、一铁手，搅和到了一块儿，斗了个旗鼓相当，难分

胜负。

激战酣斗间，蓦然，庙外传来一声狗吠、一声鸡鸣，献果神君大喜，叫道：「猪兄，我们的援兵到了！」杜杀

也知情势不妙，铁手倏伸倏抓，逼退献果神君，口中高叫：「娇娇，这笔帐以后再跟他们算，我们走吧！」言毕，

一式「燕子穿云」，掠出庙门，转眼间飞纵不见。

屠娇娇双股剑舞得泼风也似，乘黑面君忙于防御，也待紧随杜杀掠出城隍庙，却不料还未起步，蓦觉左侧一阵

刺痛，身子委顿在地。原来献果神君在旁，觑定空隙，使出一招「仙猴偷桃」，一指点中屠娇娇左肋麻穴。

就在这当儿，迎客君、司晨君拥进了庙门。迎客君吸溜着淫荡的塌鼻子，笑道：「好香！原来这里还有个美人

儿。」说罢走到屠娇娇身边，伸出左手，在她那半裸的酥胸上拧了一把。「小心，她可是个吃人的女魔头！」献果

君揶揄道。「是个吃精的女魔头吧？」迎客君嘻嘻淫笑，「猪兄，我们来试试她的本领，看看到底谁吃谁，怎么样？」

「你们二位去尝鲜吧，我和猴兄不奉陪了。」司晨君说道。

「那好，就烦两位兄长在门口给我们望望风。猪兄，我们走。」迎客君上前抱起屠娇娇，双手一抖，将屠娇娇

一段娇躯翻作纸鹞，刹时飞临庙内的香案上空，而后去势骤消，徐徐降下。这份劲力，倒也把握得极巧极准。白天，

他已来过这座破庙，香案上光溜溜的，正宜作行云布雨的欢喜台。

屠娇娇的雪白娇躯「噗」一声落在香案上，迎客君和黑面君一左一右跃到她身边，四只魔掌齐伸，不一刻便把

她剥得光滑溜溜。只见她一身莹白如玉的肌肤，宛如玉美人般闪闪发光，胸前两座大小适中、像对竹笋似的乳房，

雪白耀眼，当中两点嫣红欲滴，令人垂涎，虽是躺着，但乳峰仍如覆碗般高高挺起。纤细的柳腰，玲珑小巧的肚脐

眼，一双宛如春笋般嫩白的修长美腿，浑圆挺翘的肥臀，两腿交界处，一条细长的肉缝，搭配着若隐若现的疏疏几

根柔细的茸毛，盖着迷人灵魂的神妙之境。

面对迷人美色，迎客君和黑面君却突然忸怩推让起来。黑面君道：「狗兄，这女人浑身软绵绵的，提不起劲儿

来，不如请狗兄先去活动活动她的筋骨，助她恢复点功力，好增加些床笫之乐。」迎客君腆着那张塌鼻凸腮的狗脸，

道：「猪兄不必客气，咱们十多个兄弟，谁不知道你猪兄床上功夫了得？还是你先打头阵吧！」「既如此，那兄弟

我就先献丑了。」黑面君言毕，三两下扒拉掉身上的衣裤，裸露着胸前硬如猪鬃的黑毛，挺着根粗大狰狞的阳物，

跳上了香案。

屠娇娇虽说名列「十大恶人」榜中，几曾被人残虐强暴过？眼见得今日难逃受辱厄运，干脆咬牙切齿地大骂起

来：「畜生！混蛋！以后要是落在姑奶奶手里，我要你们受尽千刀万剐，断子绝孙！」黑面君「嘿嘿」淫笑着，不

理屠娇娇的咒骂，双手抓住她胸前两团不停跳动的软肉，用力揉搓，底下则耸动屁股，使一招「铁牛犁地」，那根

坚硬粗壮的阳物，便拨开溪畔柔草，进入了一个温热潮湿的销魂洞中，大开大合地耕耘起来。

黑面君眼见她雪白丰满的肉体在自己身下扭动，细细娇喘中间断地发出几声呻吟，雄风大振，淫笑着伸出禄山

之爪，捧起屠娇娇的丰臀，使她的阴部高凸，没命地耸动，动作比刚才的更加剧烈，更加疯狂。连续抽插了几百下，

终于，屠娇娇嘶声尖叫，滑腻湿热的阴道紧紧夹住了黑面君火热粗大的阳具，分泌出大量爱液，润湿了两人的交合

处，也弄湿了那两团不断相撞的阴毛丛。「喔……好爽……来了……射给你这淫妇了……」黑面君也快要达到快乐

的巅峰，他抱紧屠娇娇丰腴的玉体，用力挺进她小腹下那片神秘的毛丛中，粗重的喘息里，大龟头业已颤抖着将浓

烈的精液喷洒进屠娇娇抽搐的子宫。

死死顶住玉胯，直到阳物变得疲软，黑面君才将它抽了出来，对站在一旁早已跃跃欲试的迎客君淫笑道：「味

道不错呢，这骚货儿！兄弟，看你的了。」屠娇娇感觉另一只大手摸上了自己搭在香案上的那两条丰润如玉的大腿，

她绝望地睁开双眸，眼前出现的是迎客君胯下那根粗大挺直的丑恶东西，精壮虬结的样子令她又恨又怕，她知道今

天逃脱不了被轮X 的命运了。

迎客君骑到了她身上，淫笑着用大嘴交替吮吸着她乳房上那两颗嫣红的乳头，手指则伸进她浑圆大腿根部的裂

缝里，灵活地挑逗着她的阴核，边捏弄边吃吃淫笑道：「哟，还有这么多淫水……」屠娇娇扭动着雪白丰满的屁股，

想要避开他邪恶的手指，但迎客君哪能让她如愿，用力将娇躯翻转，屠娇娇便趴在了香案上，那翘起的光润丰臀，

雪白如羊脂美玉，美妙的曲线到腰间便骤然收缩成盈盈一握，诱人无比。

迎客君的魔手肆意抚摸着屠娇娇挺动的粉臀雪股，道：「这浪货的后庭一定没有被开垦过，让我来拔个头筹吧！」

他伸手蘸了点唾沫，涂抹在屠娇娇的粉嫩菊花蕾上，手指在上面轻轻揉弄，慢慢地挤了进去。「噢！啊……不！不

……」屠娇娇只觉得后庭一阵湿凉，随着迎客君手指的滑入，从未有过的异样的酥痒从后面传来，禁不住呻叫起来。

迎客君哪管她吃不吃得消，拔出手指，搂住屠娇娇的纤细小蛮腰，巨物顶住她的后庭菊花蕾，屁股用力一挺，肉茎

便径直插了进去。

可怜屠娇娇几曾受过这种罪，她只觉得后庭仿佛插进了一根巨木，撑得肛门的括约肌几欲裂开，那根巨木还在

不停地向内桩捣、冲刺，她不由得大叫一声，在香案上晕了过去……半个多时辰后，久等不见屠娇娇返回的血手杜

杀终于找到了哈哈儿、李大嘴、铁战、阴九幽等几人，赶回城隍庙寻找失踪的屠娇娇。走进庙门，眼前的情景令他

们怒火万丈：屠娇娇赤身裸体，晕倒在香案上，气息微弱，全身满是淫液浪汁，旁边的墙上还用剑划出一行大字：

「与十二星宿为敌者戒！」哈哈儿心疼情人受辱，赶紧脱下外衣，将屠娇娇全身裹住。杜杀赤红着双眼，大喊一声

：「他妈的十二星宿，恶人谷与你们势不两立！」回头再说花月奴，自从不见了江枫，她又急又惊，连日来四处寻

找，却总是找不到一点线索。这天，她又到县城附近的乡镇去打听，眼见日已近午，还是一无所获。

花月奴正想返回歇脚的客栈，猛听得背后传来一声阴阳怪气的叫喊：「好一个标致的小娘们儿！来，陪大爷玩

玩！」花月奴霍然转身，看见面前站着两个陌生而相貌奇特的男人，说话的那个穿一身白衣，弯腰驼背，两只小眼，

一嘴山羊胡，十足象只发情的白羊；另一个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满脸虬须如铁，一双眼睛神光炯炯，身上却披

着一张花斑虎皮，宛如一只啸傲山林的饿虎。

光看外表，这两人就不是什么善良之辈。花月奴柳眉倒竖，拔剑出鞘，斥道：「何方淫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之

下调戏良家妇女。吃我一剑！」穿白衣的男人「嘿嘿」淫笑起来，道：「原来小美人儿是朵带刺的玫瑰，好，我叱

石君就喜欢这调调儿。今天，这朵带刺的玫瑰我采定了！」言毕，伸出魔掌，也不理会面前闪烁的剑影，径向花月

奴隆起的胸前双丸抓去。

一听对方竟然是杀父仇人一伙的，而且言语下流，举止淫猥，花月奴早怒火万丈，也不答话，举剑便刺，誓要

将对方的禄山之爪斩于剑下。两人你来我往，激战了几个回合。花月奴虽是江湖女儿，且在移花宫习艺数月，但功

力尚浅，哪是叱石君的对手？眼见叱石君招招阴狠，摸乳撩阴，不禁心中惶急，勉力支撑几招后，转身向他处逃逸。

这下倒合了叱石君的心愿，一路吆吆喝喝，不紧不慢地举步追赶，原来，他虽喜好女色，却有个从不在野外苟合的

习惯，何况白山君站立一侧，更觉不好意思当面用强了。

一番奔波下来，花月奴已是香汗淋淋，娇喘吁吁，脚步才迟得一迟，便觉叱石君的手指触着了自家脊背。眼见

路旁有一道围墙，院落俨然，急中生智，娇躯向右一晃，便见叱石君那佝偻身形跟定自己，转向了右侧。她右晃是

假，急切间，娇躯砉地左转，朝院落的门洞跑去。刚刚出步，却见叱石君当门而立，嘻嘻笑着，一只蒲扇般的手掌，

不偏不倚地朝自己的前胸捺到。花月奴大惊，忙不迭后退。「进去！进去！」叱石君嚷着，东一抓挠，西一拍打，

尽拣女人身上的紧要去处招呼。片刻工夫，花月奴便被迫近了屋门。「小美人，跑累了吧？来，我陪你歇息着去！」

叱石君嘴里疯言疯语，足下却使出了真功夫，一旋一蹴，顿时便扣定了花月奴的一只凝脂柔荑。花月奴惊叫一声，

眼见叱石君那张狰狞的山羊脸迫近前来，贝齿一咬，便待嚼舌自尽。

恰在此时，忽闻背后一声大喝：「鼠辈敢尔！」一柄龙泉宝剑，势挟劲风，由空中狠狠刺下。叱石君如不放开

花月奴，肯定会被三尺青锋洞穿胸口。叱石君身形暴退，躲过那道青锋，随后又再度挥拳，攻了上来。这一次，他

竟是双拳齐出，拳影纵横，拳风呼啸，灵动飘闪，变化万千。这是他毕生武功的精华，一旦被他击中，便有可能手

断筋折，甚至粉身碎骨。

来人夷然不惧，手中龙泉，左一划，右一挑，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是编织成一道严严密密的剑幕，无论叱石君

从哪个方向出拳，都难逃断腕一剑。「路仲远！」花月奴定下神来，终于认出了来人。她平复了一下剧烈的喘息，

挺剑攻了上去，要助路仲远击败叱石君。而此时尾随而至的白山君也正好赶到，挥掌抵住，刹那间，四人分成两拨，

又捉对儿厮杀起来。

激战方酣，蓦闻一个声音淡淡道：「你那山羊胡子长得可真快，才剃没几天，怎么又冒出来了？」叱石君浑身

一激灵，偷眼觑去，就见一个瘦长的魁伟大汉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场边，手里还握着一把生锈的铁剑。燕南天！叱

石君想起了长江边的一幕，哪里还敢逞强，嘴里唿哨一声，撇下路仲远，拔腿先逃。白山君眼见情势不对，也赶紧

跟在后面溜了。花月奴收剑入鞘，过来拜见燕南天，却见从他那高大的身形后又转出一人，蜂腰虎背，面如温玉，

手摇折扇，正是自己这些天来苦苦思念，四处寻找而消息全无的心上人玉郎江枫！满含激动的泪水，花月奴飞扑进

江枫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再也舍不得松开，仿佛一松手，她的江郎便会离她而去。

路仲远走过来，宽厚地笑着，把花月奴给燕南天做了介绍。原来，那天离开绣玉谷后，他便昼夜兼程，一路打

听，终于在安徽境内找到了燕南天，把江枫失足坠岩的情况作了说明。其后，他们听江湖传言，「十二星宿」又在

湖北境内频频露面，燕南天惦记张三娘的杀父之仇，又想为天下苍生消除劫难，遂星夜入鄂，不料好巧不巧，今日

一到小县城，竟意外地碰到了被萧咪咪劫持的江枫，当即把他救了下来。孰料没走多远，又恰逢其会救了花月奴。

听说江枫和花月奴已结为夫妇，燕南天十分欣慰，真诚地表示祝福。结义三兄弟历经劫难，终于聚到了一起，

信心百倍地迎接人生旅途上新的挑战。

●（十七）牛蹄洼

大小客栈，一律爆满！饭馆酒楼纷纷开设通铺，也一律爆满！住店的人，全都是来自三山五岳的江湖豪客，因

为他们获知了一个不胫而走的惊人消息：「十二星宿」和「十大恶人」将在这里作生死了断。众所周知，十二星宿

和十大恶人近年来成了江湖祸害，如果此一役能两败俱伤，兴许能给武林带来平静和安宁。决斗定在离城五里的牛

蹄洼进行。

牛蹄洼，是一块状似牛蹄的开阔地面，周遭有丘陵环绕。论地貌，这里「竞技场」与「看台」兼而有之，恰是

一个天然的比武场所。

天大亮时，各路江湖豪客已蜂拥而至，登上「看台」，选定观战位置。辰时初刻，对阵的双方由东西两边同时

进入了「竞技场」。顿时，「看台」上响起一阵又一阵鼓噪声。「萧姐姐怎么还没来？」经过几天调养，身体已无

不适的屠娇娇急欲报仇，不住地引颈张望。

李大嘴恨声道：「这迷死人不赔命的小娼妇，又不知浪上了哪个男人，赶明儿我将那男人吃了，看她还浪不浪！」

哈哈儿道：「你若把那男人吃了，萧咪咪会找你拼命！」白开心道：「有这种事？那个男人比我还生得体面么？」

轩辕三光有个见着什么赌什么的习惯，当即说道：「白开心，咱俩赌一赌。

我说，你比不过那男人。「白开心怒道：「你怎么知道我比不过？」杜杀冷冷插话，道：「比不过就是比不过，

那人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江枫。」白开心惘然若失，旋又撺掇道：「李大嘴，那江枫细皮白肉，好吃得很哩。」这两

句话倒与他的绰号相吻合——损人不利己。一个死样怪气的声音响起，宛如死人在棺材里说话，道：「咱们来这里

是因为萧咪咪的事引起，她却撅起屁股去泡汉子，弄得大家吃喝拉撒睡都没了辙，这公平么？」说话人正是半人半

鬼阴九幽。

「别胡扯了！」铁战摇晃着满头满脸的头发胡须，轻声喝道：「你看人家十二星宿，中规中矩，行止有度，哪

象你们这般嘻嘻哈哈，嘴巴没个遮拦？光从气势上说，就比人家矮了一大截！」他这话没错。对面，二十余条汉子，

个个神情端肃，不苟言笑，仿佛在等候一个重要人物到来。

他们分别以十二生肖属相命名。有的星君一人一个绰号，如蛇、猪、猴；有的星君却多人共享一个名目，如鸡，

分为鸡冠、鸡尾、鸡胸、鸡爪……因此，看台上的群豪，谁也弄不清十二星宿到齐了没有。不过，可以肯定一点，

那就是号称「四灵之首」的龙——无血龙魔还没有来，因为他每次现身江湖，都是青巾蒙面。眼下，星宿群中尚无

一个蒙面的。

蓦然，一阵激越清啸从远处响起。啸声距「竞技场」越来越近。啸声一止，十二星宿阵前，已多了个青巾蒙面

的青衫客。谁也没瞧出他的轻功路数，只觉眼前黑影一晃，那人便岳峙渊停，昂然挺立，星宿们个个拱背躬身。「

无血龙魔！」群豪无不耸然动容。青衫蒙面客稳步走向场心。「嗖」！长剑出鞘，斜斜指向地面，业已做好厮杀准

备，似乎一切场面上的交代问答，纯属多余。

十大恶人队里，走出了半人半鬼阴九幽。他没征得血手杜杀的同意，便越众而出，这说明十大恶人从来不受任

何羁绊约束；他大反刚才诋毁萧咪咪的神态，第一个出头应敌，又说明十大恶人从来就是敢作敢当。须知，做善人

不易，做恶人也难，倘只会几句恶言恶语，少了个恶心恶胆恶意，那也就入不了恶人谷，难与恶人为伍。

闲话间，阴九幽也立马场心，「唰」地掣出了一柄寒光熠熠的利剑。青衫蒙面客伸出两个手指，向对方勾了勾，

示意：出招吧。此时无声胜有声，将自己一股狂傲之气，和盘托出。阴九幽提着利剑，缓缓近前，堪堪距青衫蒙面

客五六步远光景，忽地足下一滑，速度变得奇快，竟舍中宫而抢偏锋，出手便剑挑肩井穴，却是要将对方整条手臂

废去。

青衫蒙面客冷冷一哼，手中长剑捏定粘字诀，径向敌剑压下，与此同时，左手倏出，竟是一手握着五支短剑，

划向阴九幽前胸。原来他每根手指上都留着三四寸长的指甲，平时是蜷曲着的，与人动手时，真气贯注指尖，指甲

便剑般弹出。

劲风一起，阴九幽象被风刮跑了一般，倏地便没了踪影。他绰号半人半鬼，武功自然专精阴柔，那套鬼魅似的

步法，任对方搏击技艺再强，也休想捞着他半片衣角。青衫蒙面客可不是寻常之辈。他没有转身，也没有另外起式，

一动不动地僵立着。因为他有绝对把握，只要阴九幽出剑，他就可以循声辨位，马上给予敌方致命一击。

果然，剑风忽起，那是插向背后的一剑。他倏地转身，手中剑一挡一撩，险险地将刺来的利剑接个正着，旋即，

左手五指叉开，直捅阴九幽小腹。这一捅之势，藏有三种变化后着，每一种变化都出人意外，招式之怪异狠毒，实

是天下无双。然而，他的对手是鬼。刹那间，阴九幽身形横飘，又一次躲过了五指短剑。表面看去，青衫蒙面客攻

多于守，占了上风，但在十大恶人眼里，阴九幽无论如何不会落败。这个半人半鬼，只要缠住了一个人，便如附骨

之蛆，永远不会让那人得手，永远不会让那人脱身。

就在两人激战的同时，燕南天、路仲远、江枫和花月奴正急急往牛蹄洼赶来。他们是刚刚才听到十二星宿和十

大恶人决斗的消息，怀着为张三娘、花月奴报父仇、为武林除害的决心赶来的。花月奴光洁的额头上，这会儿因为

赶路，已经微微渗出了汗珠，但他们的脚步非但没有停顿，反而更加快了。

决斗场里，青衫蒙面客与阴九幽剧斗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未分胜负。血手杜杀瞧着瞧着，不禁疑讶参半。以

江湖传说中无血龙魔的武功，十招之内，阴九幽必败无疑，可为什么斗了这样久，仍未显出败象？莫非此人不是无

血龙魔？果真如此，事情便有些不妙了。临出发前，他根据无血龙魔决不会提早现身的规律，制订了一个「先剪除

羽翼，后合力降龙」的计划。现在，打了二十余个回合，连一个普通星宿都未摆平，倘无血龙魔猝然露面，十大恶

人还会讨得了好么？

正思忖间，蓦见正南「看台」上掠起一条身影，射向场心。半空里，双掌倏出，拍下两道凌厉劲风，分袭阴九

幽和青衫蒙面客。劲风触体，争斗的双方不得不身形后撤。群豪侧目看时，只见场中站着一个鸡皮鹤发的七旬老太，

正是久不履江湖的武林耆宿萧女史。她老而弥辣，冲着阴九幽叫喊道：「你歇会儿再打，先让老娘撕下他脸上那块

兜裆布，瞧瞧他究竟是谁！」此言一出，「看台」上群豪莫不哄堂大笑。所谓「兜裆布」，自然是指青衫客的蒙面

巾，这使青衫客勃然大怒，长剑一吐，扇起一道寒芒织成的剑幕，劈头朝萧女史撒落。

萧女史不慌不忙，暗运护身罡气，一头钻进剑幕里，就听「呛啷」几声金铁交鸣，青衫客长剑脱手，剑幕猝消，

周身穴道也被萧女史制住。一招克敌！不仅阴九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看台」上的群豪，也闹了个目瞪口呆。一

片安静中，萧女史慢慢撕下了青衫客的蒙面巾，顿时，牛蹄洼沸腾了起来：「魏无牙！难道魏无牙就是无血龙魔！」

十二星宿阵中骚动起来，二十余条汉子各持兵刃，掠向场心，欲抢魏无牙。却听萧女史一声断喝：「谁敢再近前一

步，我就只当魏无牙是只臭虫，捏扁给你们看！」星宿们不敢再动弹了。

萧女史继续道：「你们说，他是什么星象？我数一、二、三，若你们再不开口，我就毙了他！」「我告诉你罢。」

有人说话了，但声音极远，道：「他是鼠星象，封号无牙君。」萧女史喝道：「你是谁？」「无血龙魔！」答声甫

毕，又一个青衫蒙面人自半空中掠过，稳稳落向场心。就在他落地的同时，正南「看台」上也掠下几个人来，正与

他当面而立。这几个人可想而知是与萧女史一起隐居的武林耆宿——弥十八、俞伯牙、韩湘子、南郭生。「唰！」

无血龙魔抽出了他的奇门兵刃，兵刃象条金龙，龙角左右伸出，张开的龙嘴里，吐出一条碧绿色的舌头——正是「

九现神龙鬼见愁」。「各位请靠后，无血龙魔留给我罢！」正当众武林耆宿同仇敌忾，欲一起动手擒拿作恶多端的

武林大魔头时，仿如晴空起了个霹雳，一声大喝突兀响起。旋踵，「看台」上掠下一个高大身影，射向场心。

这人，披头散发，胡茬老长，一身衣服撕扯得破破烂烂，俨如一个穷汉、一个叫化，手里拿的是锈迹斑斑的铁

剑。「燕南天！」江湖群豪认出了他。

「燕南天？」无血龙魔也认出了他，猝然惊退数步，一双眸子阴晴不定，死死罩住对方，似在寻找可乘之机。

然后，他一挥手中金龙鞭，搅起一股呼呼劲风，冷冷道：「燕南天，既然来了，咱们今天就作个了断吧！」燕南天

举起手中锈剑，猛力一抖，而后踏着坚实的步履，走向无血龙魔。他知道，肩负着武林的重托和亲友的期望，今天

的生死一战绝难避免！集自己与他人的仇恨于一身，燕南天出手便是抢攻，「唰唰唰唰」，接连劈出一十二剑。那

剑，快得如电光石火，一剑未完，另一剑又起，让人眼花缭乱。

无血龙魔可不是浪得虚名，一杆金龙鞭，也抡动如风，以快对快，刹时将燕南天的一十二剑悉数化解，且趁着

对手换招的空隙，借机反攻。转眼间，金龙鞭就着刚才的守势变招，砸向燕南天脑颅，出鞭并不很快，但风声飒飒，

声威极壮。

燕南天忽见鞭影砸下，便锈剑一弹，压向金龙鞭，然后奋力上削，绞向无血龙魔的手腕。这当儿，金龙鞭忽地

走偏，那大张的龙嘴，竟狠狠阖下，咬住了燕南天手中的锈剑。无血龙魔内力骤吐，欲一举绞断锈剑；燕南天也内

力猛提，欲将金龙鞭一劈为二。内力相撞，兵器交接处，响起一阵震天价的龙吟虎啸之声。谁也没占到便宜，谁也

不想过多损耗内力，双方当即跃开，这一招算是平局。

然而，「看台」上却轰然叫好。这叫好声一半是为燕南天而发，另一半也为那把锈剑。原来，许多武林成名人

物的兵器，一被龙嘴咬住，不是蒙上撒手之羞，便是搭上一条性命。而今，一把锈剑，居然在龙嘴里丝毫无损，不

是神兵利器能办得到么？

无血龙魔赫然震怒，金龙鞭一举，登时，龙眼中发出两颗火弹，径朝燕南天射去。燕南天锈剑平举，用内力逼

出一道剑芒，长达丈许远近，扫向火弹。「轰」！火弹爆裂，烟雾弥漫。无血龙魔正是要他引爆火弹。乘着烟雾正

浓，一按机括，龙嘴里忽然射出一十三口「子午问心钉」。这钉，淬有剧毒，取子不过午之意。烟雾，迷住了燕南

天的眼睛，但掩不住他的听觉。一闻劲风「飕飕」而来，当即锈剑一挺，于是连点带劈，刹时，「叮叮当当」之声

大作，竟是剑剑命中。无血龙魔更不迟疑，金龙鞭一挥，便将鞭身的鳞片，化作一阵急雨，又射向烟雾之中。辐射

面之宽，令人乍舌，燕南天纵有三头六臂，恐怕也穷于应付。

烟雾里再度响起削金断玉声，同时，又见如潮的罡气向外扩散。一会儿工夫，烟雾散尽，燕南天傲然挺立，他

的脚前，破鳞烂钉落了一地。「看台」上又响起轰然叫好声。

怪招用尽，无血龙魔只得尽展胸中绝学，与燕南天缠斗起来。眼看着剧战几百个回合，两人仍是胜负难分，燕

南天忽生一计。他大喊一声：「看我揭开你的蒙面青巾！」锈剑登时劈面刺出，这一刺，全然没了章法，样子十分

难看。无血龙魔一愣，心道：「他怎的招数全乱，卖破绽与我？」觑准燕南天露出的破绽处，一杆金龙鞭，抡动如

飞，径朝对方洞开的胸腹，狠狠扫去。

若按常规，燕南天必须封门自保，但他却忽然变招，待金龙鞭递到时，倏然运起内劲，剑柄朝下一压，将金龙

鞭击入胯下，剑尖却借着反弹之力，正好迎向无血龙魔下颌，往上轻轻一挑，那条蒙面青巾，已被挑开，左手骈指

如刀，趁无血龙魔微一错愕时，迅即点中了他的肩井要穴。「看台」上沸腾起来。江湖群豪都是第一次见到无血龙

魔的真实面目。那是一张略显清秀的脸，并不凶神恶煞，但眉目之间，却隐然有睥睨一切的高傲和君临天下的勃勃

野心。

燕南天手持锈剑，仰天长啸，声音里充满了悲愤：「三娘，我替你报了杀父之仇了！」随后，他向几位武林耆

宿一拱手：「此地的事就交给各位，无血龙魔是杀是剐，由武林同道公决。我先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原本相约

对阵的十二星宿与十大恶人早已溜得干干净净，十几名苦大仇深的苦主从「看台」上跳下，刀剑齐施，霎那间便把

无血龙魔全身戳了几十个窟窿。牛蹄洼沸腾了，群豪有节奏地呼喊着：「燕南天，第一神剑；第一神剑，燕南天…

…」燕南天和江枫、花月奴、路仲远悄悄离开了牛蹄洼。分手在即，几兄弟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是江枫最后打

破了沉默：「燕大哥，你反正无家可回，就到我们家去住一段时日吧！」燕南天淡淡道：「也好。」于是，燕南天

随江枫和花月奴一起回了河南商丘。

斗转星移，倏忽又两月，时光悄然溜过。这日，燕南天早饭已毕，正欲出门闲逛，忽见江枫领着一个人匆匆而

入，道：「燕大哥，你看谁回来了？」燕南天瞅了那人一眼，淡淡「哦」道：「是江琴兄弟。」其实，他心中一热，

差点掉下泪来，半是为江枫主仆劫后重逢感到高兴，半是由此及彼，又想起了自己失散的朋友亲人。

江琴抢出几步，依主仆之礼，向他请安。道：「燕大侠，想死江琴了。」眼中已是泪花闪闪。江枫道：「上次

离开移花宫，他四处流浪，因生活无着，做了人家的护院镖师，天幸今日无意中遇着了我。」燕南天扶起江琴，道

：「既然江琴兄弟回来了，我也想走了。兄弟，你不必强留我，有许多事我还想去做呢。」当日下午，燕南天果然

走了。他拎着个小包袱儿，里面包着江枫送的百余两纹银和那把形影不离的锈剑。江枫、花月奴，还有江琴，一直

送他到十里长亭。

临分手时，燕南天叮嘱花月奴道：「听二弟说，弟妹有了身孕，千万要保重身子。」又转向江琴，道：「好好

照顾我的江二弟。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报讯与我，半年之内，我会在中州一带盘桓。」言讫，双手一拱，转身离去，

再未回头。

送别燕南天后，江枫一行徒步回家，蓦见家门口停着一辆华丽无比的阔篷马车。车帘一撩，跳下两个袅袅娜娜

的女人。一个女人笑道：「江郎，你还活着，害得我姐妹白白为你戴了半年孝。」另一个女人也笑道：「上车，都

上车。回移花宫去团聚团聚。」不用说，这两个女人正是邀月、怜星二位宫主。江枫心里一沉，怪道：什么团聚团

聚？这不明明是要把我夫妻劫到移花宫去摆布吗？瞧这姐妹二人脸带如花笑靥，却掩盖不了眼中妒火如炽，心中还

不知存的何种狠恶念头呢？

想到这里，江枫不觉把手伸向腰间的钢骨折扇，但旋即又停住了——以自己身手，或可侥幸脱走，可花月奴身

怀六甲，落到心狠手辣的移花宫姐妹手中，绝无善了之局。「唉，燕大哥啊燕大哥，这两个灾星早不来迟不来，怎

地你一走她们就来了呢？」他心念电闪，急忙朝一边的江琴使了个眼色，又朝燕南天离去的方向努了努嘴。

江琴到底心有灵犀，一点即通，觑得两位宫主不备，早把身子一拧，飘出三丈开外。旋即拔足电射而去，远远

丢下一句话来：「我去找燕大侠去了。」不料两位宫主连追都懒得去追，邀月宫主朝着江枫和花月奴一阵冷笑：「

死了这条心吧，你们的燕大哥是追不上的了。」那语调，直冷得让人脊背成冰。

江枫万般无奈，只得朝娇妻俯耳安慰道：「你且宽心，她姐妹毕竟是正道武林中人，不似萧咪咪般穷凶极恶。

我们且随她们去盘桓些日子，总能想办法平安归来的。」但是，江枫错了。他低估了极度的爱一旦转化成刻骨的恨，

将会演变成何等惨绝人伦的报复！他也低估了铭心的妒忌，将会把一个人的灵魂变得何等的卑鄙、肮脏、狠毒！当

然，那已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各位兄弟如有兴趣，请接着重温古龙大侠的名着《绝代双骄》。

（全文完）